

# 六四詩選

An Anthology of June Fourth Poetry

孟浪 | 主編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的民主抗議與國家鎮壓，震驚世界，影響深遠。二十五年來，無數人為  
此寫下記憶、見證、醒覺、追問和呼告。作為轉型正義、  
歷史正義的精神文本，本書精選海內外一百位詩人的傑  
作，包括多篇首度出土的珍貴文獻，從私人獨白到公共言  
說，突破封鎖和消音，傳遞反國家暴力的烽火，展現撕開  
歷史幕幔、洞穿現實高牆的詩性之光，堪稱最具時代意義  
與文學價值的經典選本。

編委會  
王丹 鴻浪  
王鴻孟

# 六四詩選

An Anthology of June Fourth Poetry

孟浪 | 主編

黑眼睛文化

006 序

### 輯一 1989

- 018 沈澤宜 ◎ 啟明星 | 見證
- 020 崔衛平 ◎ 對話
- 021 孟 浪 ◎ 時間涼了 | 軀體野蠻地向歷史衝去
- 023 阿 鐘 ◎ 牆與樂隊 | 毀滅
- 025 劉 霞 ◎ 1989年6月2日
- 026 廖亦武 ◎ 大屠殺
- 030 焦 桐 ◎ 老屋
- 031 鬼叔中 ◎ 六月
- 032 桑 克 ◎ 習作
- 033 顏艾琳 ◎ 上菜
- 034 唯 色 ◎ 六月：長滿悲哀的雙數 | 階段：獻給夢中自殺的人
- 038 簡政珍 ◎ 這一刻 | 我們的影子 | 廣場——一九八九
- 044 羅任玲 ◎ 逮捕春天
- 045 王 丹 ◎ 沒有菸抽的日子
- 046 馬 蘭 ◎ 一九八九：六號
- 047 殷龍龍 ◎ 舊鼓樓大街
- 049 馬博良 ◎ 獻給天安門的鬥士
- 052 李 劫 ◎ 致友人
- 054 馬少方 ◎ 給你
- 057 趙思運 ◎ 血色裡
- 058 劉漫流 ◎ 從火刑到復活
- 060 野 夫 ◎ 魚之屠 | 名城之死 | 某年
- 065 也 斯 ◎ 靜物
- 067 浪 子 ◎ 句子
- 070 蕭開愚 ◎ 悼亡詩 | 原則
- 075 徐敬亞 ◎ 紀元
- 084 楊小濱 ◎ 一九八九（組詩）

## 輯二 1990-2000

- 092 劉漫流 ◎ 紀念冊 | 見證 | 當獻的祭
- 101 周倫佑 ◎ 在刀鋒上完成的句法轉換 (組詩)
- 111 島 子 ◎ 春天的見證 | 春天的切片
- 117 王 丹 ◎ 沒有
- 118 沈澤宜 ◎ 陽光，在峭壁雕刻銘文
- 119 郁 郁 ◎ 一九八九年以來
- 121 孟 浪 ◎ 時間就只是解放我的那人 | 我們身體裡的……
- 123 殷龍龍 ◎ 天空和臉
- 124 貝 嶺 ◎ 紀念
- 125 家 路 ◎ 雪中迷蝶
- 126 邱正倫 ◎ 槍械 | 英雄與劍 | 面對偶像
- 130 羅 青 ◎ 世人都以為 | 天安門前一棵樹
- 133 俞心樵 ◎ 主義 | 最後的抒情
- 137 季 風 ◎ 墓碑 | 流浪者
- 140 葉 輝 ◎ 影子革命 | 老去的心情
- 142 瀟 瀟 ◎ 另一個世界的悲歌 (組詩·七首選二)
- 148 宋 琳 ◎ 當黑暗鋪天蓋地
- 150 黃 翔 ◎ 自由女神 | 祭奠
- 153 劉曉波 ◎ 給十七歲
- 156 雪 迪 ◎ 站在死者的後面
- 160 曾 宏 ◎ 今天的日子
- 165 汪建輝 ◎ 石頭
- 169 杜 力 ◎ 誕生
- 171 浪 子 ◎ 傷逝
- 173 李必豐 ◎ 在這樣的國家，我們只有冬眠 | 我們的眼睛是兩口枯井
- 175 李知行 ◎ 如果你的名字叫上帝 | 死，生 | 世紀之秋
- 178 黃燦然 ◎ 哀歌之七
- 181 蔣 浩 ◎ 紀念
- 194 寒 煙 ◎ 命名
- 195 亢 霖 ◎ 風波 (組詩·六首選三)
- 202 駱 駝 ◎ 「六四」，忘記吧，你這中式之謎
- 210 斯 平 ◎ 雨
- 211 顏 峻 ◎ 永恆讓我腿疼……
- 214 麥 芒 ◎ 六月花

### 輯三 2001-2010

- 218 廖偉棠 ◎ 寄自北京：六月四日晨歌 | 六月流人歌 | 錄鬼簿（組詩選）
- 227 東蕩子 ◎ 樹葉曾經在高處
- 228 伊 沙 ◎ 和G同看《天安門》
- 230 麥 芒 ◎ 野草
- 232 師 濤 ◎ 六月 | 晴朗的天空上（組詩）
- 237 申屠嘉 ◎ 混沌詩篇
- 240 趙思運 ◎ 木樨 | 2008年6月4日，在南京
- 243 力 虹 ◎ 悲愴四章（選二）
- 253 家 路 ◎ 異鄉人的秋日
- 255 沉 戈 ◎ 突然 | 老歌
- 257 杜 力 ◎ 人們……
- 258 楊 煉 ◎ 水薄荷叙事（一）——現實哀歌
- 265 孫 磊 ◎ 監獄 | 前傾
- 267 宋 琳 ◎ 遺忘 | 三個招魂者
- 270 余 叢 ◎ 廣場
- 271 洛 謀 ◎ 二十 | 招魂
- 275 徐敬亞 ◎ 不能說
- 276 小 招 ◎ 六四20周年祭詩並小跋（組詩·十四首選三）
- 278 余 杰 ◎ 六四是中國人的清明節
- 282 江 濤 ◎ 六四組詩（七首選四）
- 285 夢 笛 ◎ 一束獻給六月的小白花（組詩·八首選四）
- 289 風 ◎ 白色十四行
- 290 唐不遇 ◎ 歷史三章
- 293 唐丹鴻 ◎ 坦克過後
- 296 明 迪 ◎ 一首詩，二十行 | 一首短歌，二十年
- 298 李 笠 ◎ 為花園的積雪而寫
- 299 王 敖 ◎ 和諧頌
- 303 趙 卡 ◎ 八乘以八
- 305 殷龍龍 ◎ 危言危行
- 307 李景冰 ◎ 猪最聰明

#### 輯四 2011以來

- 312 袁兆昌 ◎ 最年輕的鬼
- 314 孫 磊 ◎ 盲然所失 | 廣場 | 今夜我誦讀經文
- 318 雨 田 ◎ 北京的冬日
- 319 劉 霞 ◎ 碎片8
- 320 王 藏 ◎ 沒有墓碑的墓誌銘 (長詩節選)
- 324 黃 梵 ◎ 流放者歸來 | 政治課
- 326 張 杰 ◎ 聽雨
- 328 蕭 冬 ◎ 孩子 | 復活節
- 331 風 風 ◎ 廣場
- 332 顏 峻 ◎ 6月5日
- 333 宇 向 ◎ 取義波蘭
- 334 北 明 ◎ 我是王維林 (一九八九安魂曲·第六章)
- 337 曹疏影 ◎ 血國
- 339 高曉濤 ◎ 連陰天 | 雨·北京
- 341 廖偉棠 ◎ 百鬼夜行抄
- 343 鴻 鴻 ◎ 今天菊花開遍原野 | 南京2013
- 347 逃 荒 ◎ 歷史的命運
- 349 唐 醋 ◎ 橡皮攤的鬼
- 351 陳家坪 ◎ 友愛 (或天安門之歌)
- 355 龍 青 ◎ 風, 醒自於劫餘
- 357 劉自立 ◎ 廣場
- 360 張 耳 ◎ 敏感詞 | 平庸導致的邪惡 | 事的四季歌
- 362 井 蛙 ◎ 記憶: 土色瓦片與黑樹枝
- 363 吳晨駿 ◎ 祭壇與其他
- 366 嚴 力 ◎ 悲哀也該成人了
- 367 凌 谷 ◎ 二十五年前的中國夢
- 371 哈 金 ◎ 你貧乏得只剩下國家 | 中心
- 374 作者簡介

## 序

一

「六四」是一個重大歷史事件，1989年6月4日在北京發生，以成千上百手無寸鐵的學生和民眾在國家暴力的蓄意攻擊下犧牲、受難，震撼世界，影響了20世紀人類進程。

但，無論就純粹的文學書寫，還是同樣充溢民族語言精神氣質的歷史書寫而言，「六四」又是一個未結束的事件，甚至是一個未來事件。於是，作為一次沉重的回溯，一次此在的跋涉，也作為一次希望的前瞻，我們的這部詩選誕生了。

「六四」事件的發生距今已屆四分之一世紀，這個影響20世紀人類文明進程的重大歷史事件之一，涉過新世紀以來的十多年，仍然餘響未絕、懸而未決：

——在中國，它至今仍是「國是」的嚴重「禁忌」，事件發生以來持續遭受著國家暴力（包括輿論控制、宣傳戰、審查制度、教育洗腦等語言暴力／隱性暴力）無間斷的禁制，而旨在衝破禁忌、追索正義的民間力量不懼

打壓、前仆後繼、一刻也未停止發聲；

——在台灣，它是兩岸關係、兩岸命運里程中無法繞過、必須面對的未解「魔咒」，積年累月，歷史倒帶的回放已成為一個吊詭連結的象徵：「六四」擺盪在兩岸人心、民情之間，如同似斷未斷、欲連未連的一條觸目而又脆弱的危纜，兩岸命運共同體的存在感，遊絲般地縈繞於此；

——在香港，它已然內化為這個城邦數百萬民眾、數個世代綿延不絕的「集體記憶」，一年一度「六四」當日在維園球場舉行的燭光紀念晚會儀式，二十多年來風雨無阻，成為華土之上唯一一項以人民集會年度祭典構成巨型體量規模的重要「非物質文化遺產」，每一位在場者可以身歷其境觸摸歷史、感悟當下、啟示未來。

對兩岸三地及流散海外的很多文學人——在此主要地對詩人而言，身為當年事件的親歷者、目擊者或見證者，「六四」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他（她）們當年至今四分之一世紀漫長的人生軌跡，並非不重要重要的是，「六四」的悲劇所昭示的精神向度可能始終還迎臨著他（她）們。

他（她）們或從當年第一時間、第一現場彈跳似的寫作反應起，過去的二十多年來寫下的有關這一主題命名或氛圍浸染的詩篇，無論多還是少，重還是輕，長還是短，在編者看來，都是一種難能可貴的思想 and 美學材質——這種材質有助於參與形塑現代漢語民族（現代漢語國家）迄今仍告稀缺的精神史和歷史詩學建構。二十多年來的歷程中，也有一個世代、又一個世代更年輕的後來

者加入了這一書寫的行列。

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關於「六四」的各種書籍或文字，可謂汗牛充棟。令編者和與編者持同樣關切的人士不滿的是，文學、尤其是現代詩歌，作為一個時代之良知的記憶、見證、醒覺、追問和呼告，作為轉型正義、歷史正義的精神文本之彰顯，就目前的視野所見，延展在這樣一種思想和美學構成的譜系中，其織體與觸感肌理尤其稀缺。具有文學審美品質的書寫文本之鉤沉、萃取、匯集及呈現，總的來說，於「六四」事件至今，乏善可陳。

原因何在？

一個顯明的事實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暴力對「六四」歷史和記憶的全面封殺，使任何有關「六四」的思想和言論的公共表達在境內被消聲，遑論「六四」文學和詩歌作品得以主題性、集束性地公開推出，或正常發表與出版（本次編選中編者尚欣喜地發現，在如此艱難的人文生態中，歷年來仍然有可敬的中國大陸作者頑強地在他們的出版物中以自己的獨特方式抵抗遮蔽和遺忘）。

中國、台灣和香港兩岸三地分別捲入以瘋狂攫取利潤為導向的消費資本主義邏輯黑洞，政、產、學界普遍的唯利是圖、唯強權是瞻的濁風正熾，來自民間的批判性、提升性、超越性的聲音被邊緣化，終極關切的價值標桿蒙垢不彰——如同台灣的「二二八」曾經遭遇或可能也正在繼續遭遇的命運一樣，也讓「六四」的意義向度幾近迷失乃至窒礙無息。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一方面，六十多年來國家暴力（制度性、結構性／顯性、隱性）的強蠻干預和威脅，侵入公民日常生活和生存機能，粗暴地切斷了「詩與政治」、「詩人與政治」在言說和文學場域理應有之的正常連結、傳達和修辭，作家公民的表達空間和平台遭嚴重扭曲，並形同自我閹割而致失語滔滔；另一方面，逾二十年來因狂暴的壟斷資本與集權權力的媾和、分贓及宰制，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價值認知出現解離和惡變，在1980年代曾經一度得到復甦的「詩人與社會的對話關係」，於今蕩然無存。災難性的現實是，從「政治冷感」而「娛樂至死」，一直到「邪惡的庸常性」滲入社會的各個角落，詩人、作家的公民精神、價值關懷呈萎縮與麻木狀，犬儒的、鄉愿的心性，成為習以為常的生存「本能」。

一個巨大的歷史存在，同時也是一個巨大的精神存在，「六四」被強權遮蔽、被謊言覆蓋、被愚行掩埋，趨利第一、逐利至上社會以可怕的人性深淵吞食中國，吞食中國掙扎中、抵抗中的自由思想、獨立人格和審美品性……

事件發生四分之一世紀以來的漢語文明圈，因「六四」而必得觸發的意義言說和價值捍衛，在精神性的恆久向度上，以文學場域的正常建構而論，詩的缺席，詩人的缺席，詩性正義的缺席，令人震驚，至為遺憾。

尋找和發現，詰問和糾正，彌補和追認，也許適逢其時。

本書的編選與出版是一次嘗試，它是集四分之一世紀時

間磨礪淘洗而積澱、反思、辨正、審視和承傳而成的精神創造性產物。它的推出，僅僅是一次去蔽，一次祛魅，以詩文本的朗現，試圖撕開歷史幕幔、洞穿現實高牆、探向詩性精神之光的一個開始。

## 二

開卷之際，編者認為有必要向作者對本書內容所要呈現的題旨做一個簡要的交待。

讀者把卷細閱，會發現貫穿全書出現最多的正是「六月」、「廣場」、「死亡」、「紀念」這樣幾個主題詞，不同的作者從當年的現場實景開始，直到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持續以歷史現場的目擊者、時代悲劇的見證者、詩性正義的追索者的代入身份，為「六四」痛史留下詩人書寫的別樣文本。

在文學史上歷歷可數的，諸如猶太作家對納粹大屠殺的文學記憶、蘇俄作家對斯大林肅反、勞改營罪惡的文學記憶、中國作家對毛澤東政權暴政肆虐的文學記憶、台灣作家對蔣氏政權「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歷史的文學記憶，與本書作品所揭示的文學記憶，儘管規模、體量上的比例各各不同，但究其本質無疑是一致的——對國家暴力戕害無辜生命的沉痛記憶，對國家暴力掩蓋屠殺罪行的勇敢見證，對人類文明中氾濫國家暴力的無情質疑和深刻批判，對社會公義、歷史正義的詩性謳歌與追索。而極為重要的是，這些作品的作者都以詩人的現代敏感和感受力，在文本美學的獨特性、豐富性上作出了嘗試接近典範、抵達典範的努力。編者願意向讀者推薦趙思運、殷龍龍、汪建輝、杜力、李知行、蔣浩、駱駝、顏

峻、廖偉棠、孫磊、唐不遇、陳家坪、吳晨駿等這樣一些作者，作為本書的主體作者群中的主要成員，他們在六四題材、六四主題、六四精神等範疇內堅持表現詩人獨特的審美感知、人性思考和文學言說，構成了本書所要呈現的精神張力。

歷史上任何一項重大人權災難，會給作為平和、善良民眾的受害者或當事人，甚至毫髮未傷的遙遠的旁觀者、後來者，在生命中往往都會留下難以彌合的精神創傷，「六四」悲劇也在敏感的詩人那裡形成強烈而痛切的刺激和震盪，這樣的創傷性壓力症候群的文本反應、文學反應，流瀉於本書中不少作者的筆下。從內心的沉痛或絕望，自毀自虐傾向的袒露，靈魂的質對和拷問，私人獨白與公共言說的切換，對真相的追索、對正義的籲告，一直到救贖和自我救贖意識的獲致，人性探索和超越的精神光譜藉助審美表達顯得相當多元和豐滿。

為了方便讀者對「六四」詩歌在事件發生四分之一世紀以來的流變全貌有一個鳥瞰式的把握，也方便有需要的讀者可以追往溯返進入具體的情境細讀，編者把全書入選作品分為四輯：【輯一】入選作品寫作於1989年「六四」當年；【輯二】入選作品寫作於事件後次年的1990年到20世紀結束的2000年之間；【輯三】入選作品寫作於本世紀的最初十年，即自2001年至2010年；【輯四】入選作品寫作於2011年以來若干年間。

二十多年之間礙於中國現實環境的困難，沒有發表或沒有紙本傳播的一些難得的封藏文本這次通過本書編選的徵約，也告終於「出土」（沈澤宜《見證》、徐敬亞《紀元》、野夫《魚之屠》《名城之死》《某年》、劉

漫流《當獻的祭》、曾宏《今天的日子》、夢笛《一束獻給六月的小白花》等），希望讀者多加留意。

本書篇幅雖然有限，但編者還是試圖將六四詩歌中的一些長詩、組詩盡可能完整地刊用，畢竟這是沉積二十五年的歷史性選本，一定的體量規模是必要的。蔣浩《紀念》（長詩）、駱駝《「六四」，忘記吧，你這中式之謎》（長詩）、徐敬亞《紀元》（長詩）、周倫佑《在刀鋒上完成的句法轉換》（組詩）等等的呈現都體現了編者這一意圖。

### 三

本書的編選徵稿，於2013年11月底至2014年1月上旬間進行，由編者向兩岸三地及海外各方、主要是居住在中國大陸的作者和相關文學界人士陸續發出總計兩百封以上的稿約及敬約推薦的電郵信函；同時，中港台多位詩人、批評家也幫助編者轉發稿約，聯絡作者，推薦作品，並代為確認授權。除了在獄中的劉曉波、李必豐和軟禁中的劉霞等少數幾位作者無法聯繫，及已故的四位作者由他們的友人代為授權並提供作品外，90%以上的人選作者由他們本人回應稿約，提供供編選稿件或通過推薦人委託同意選編。到稿量之多，超過本書現篇幅的三倍以上，令編者甚覺意外，也倍感鼓舞。

本書最終確定入選作者100人，分布在中國、台灣、香港、澳門及海外歐美等國家和地區，其中逾六成以上居住在中國，除台港澳作者外，居住在海外的作者絕大部分也是「六四」事件發生後離開中國移居（流散）境外。百名作者中，年齡最大者，如詩人沈澤宜（中

國)、馬博良(美國)生於1933年,已年逾八旬;最年輕的作者唐醋,生於1994年7月,「六四」事件五年後才出生;另有幾位入選作者是1980年代出生,由此可以觀察到「六四」精神貫穿的主題寫作,在代際傳承中已得到延續。主體作者群以1960年代及1970年代初中葉出生者居大多數,也正反映了在自己的青春年代經歷「六四」事件的作者,對此事件的寫作敏感和震撼性反應最強烈,多年來持續通過現代詩創作作出紀念性追憶、反思和索問也最為密集。

在本書的選題準備、資料搜集階段,編者查閱到「六四」主題(和題材)的現代詩歌合集類中文出版物,計有四種:《我的心在天安門——六四事件悼念詩選》(增訂版,1989年12月,台北:正中書局);《雖然那夜無星——心繫天安門》(1990年5月,香港:突破出版社);《六四詩集》(2007年5月,香港:博大出版社);《一般的黑夜 一樣黎明——香港六四詩選》(2011年5月,香港:水煮魚文化)。前二種詩集,出版於「六四」事件發生的當年和次年,儘管選入了不少名家詩作,但多訴諸於一時爆發的樸素情感,詩作失之粗淺直白,絕大多數缺乏詩意,時過境遷,重新閱讀發現已很難談得上文本和文學價值。第三種集子出版於七年前,由於該書編選粗疏、草率,文學性標準弱化,「民運」化色彩過強,致外界很多優秀作品沒有選入。最近的一種六四詩集出版於三年前,是研究香港六四詩歌的經典文獻,編選範圍僅限於香港一地,中國和台灣及海外作品闕如。這次由「黑眼睛文化」出版的這部《六四詩選》嘗試突破侷限,彌補缺失,呈現六四詩歌、六四文學的嶄新面向。

編選本書期間，編者注意到同時期中國詩歌界有作者在媒體上發出「中國詩歌應當回到社會現場」的聲音，也有中國詩人聚在一起公開討論「當代詩歌中的道德困境」，論及「詩人作為公民與城邦（國家）及其辯護者之間的緊張」，有詩人坦誠地指出，「當代詩的道德困境與中國的政治困境脫不了干係，並在一定程度上為後者所塑造」。在審查制度和自我審查制度的語境中，體制性的依附和「脅從」裹納日常生活，這樣的聲音、這樣的討論太少太少，值得鼓勵。也因此，作為編者的我，充分諒解我在中國的若干詩人朋友在接到我的稿約後保持的沉默，他們在他們的「道德困境」中作出了他們自己認為最合適的反應：不反應。我沒有理由不表示尊重。當然我也願意看到由於詩人和公民社會的努力，這樣的「道德困境」可以儘快被解除和突破，文學的介入性恢復正常的執定，作家的公民倫理賴以恪守，居住中國的詩人公民和所有的人們一起終可獲得真正的自由。希望下一部「六四詩選」可以在不久的將來於中國境內公開出版、無礙傳播，更希望這樣一部詩選的編者就是居住中國大陸的詩人朋友或批評家朋友。

在此感謝現居中國境內的很多詩人接到稿約後，無懼「禁忌」，高度肯定和支持本書編選計劃，熱情來稿，強有力地促成本書的完成；

感謝詩人黃梁、零雨、麥芒及在這裡不便提及姓名的幾位中國詩人幫助聯絡作者、推薦作品；

感謝王興中、潘小雪、于碩、冉雲飛、孫乃修、劉懷昭、萬之、熊山卉、柯雷（Maghiel van Crevel）、梅丹理（Denis C. Mair）等友人在本書編選過程中提供意見和建議；

感謝我的台灣友人、書法家陳世憲題寫書名為本書增

色；

感謝詩人張耳捐出她即將出版的新詩集的版稅用於資助本書出版；

感謝詩人鴻鴻和他主持的「黑眼睛文化」出版社，在兩岸三地公民社會需要團結攜手、守望相助的關鍵時刻，出版這樣一本獻給歷史、獻給當下、也獻給未來的詩選。

本書是一個私人選本，一個詩人選本，但又是一個完全開放的公共讀本，編者期待有第二部、第三部甚至更多的六四詩歌讀本在未來陸續出現，期待詩的在場、詩人的在場、詩性正義的在場，成為飽滿的、鮮活的常態，成為對每一位讀者來說迎面壁立的一項公共常識。

2014年春夏之交 香港新界

# 六日詩選

六日詩選

輯一 1989

## 啟明星

哦，領唱者，何時  
以你的一聲長嘯  
率領晨風與麥浪  
讓中箭的夜在逃跑中  
扔下所有的贓物  
還給黎明？

讓久被抹去的大地  
重又顯現輪廓

給早行者以慰藉  
讓破曉時分的天色不致太冷  
久已麻痺的皮膚  
重又感覺水的清涼的滋潤  
讓人會愛會恨

星辰的命運是點綴天空  
你的命運是儘快地消隱

1989年春

作者註：該詩曾作為詩傳單在天安門廣場散發。

## 見 證

今夜，全世界的  
詩人都應當到廣場報到！  
看黑夜怎樣一點點  
過去，黎明怎樣一點點  
到來

看石碑倒下的地方  
飛蝗怎樣與碎屑對話  
使徒怎樣與鋼鐵抗爭

看朝陽重又君臨大地時  
一個自由的巨人  
將從亞洲平原驕傲地站起，  
向全世界敘述  
黑夜裡發生的故事

1989年5月27日子夜天安門廣場，是夜，情況緊急

## 對 話

孩子：媽媽，這些小阿姨，小叔叔為甚麼不吃飯

媽媽：他們想要得到一件禮物。

甚麼禮物

自由。

誰送給他們這件美麗的禮物

自己。

媽媽，廣場上為甚麼那麼多，那麼多人

這是一個節日。

甚麼節日

亮燈的節日。

燈在哪兒

在每一個人的心裡。

媽媽媽媽，救護車裡是誰

英雄。

英雄為甚麼要躺下呢

好讓後排的孩子看見。

看見甚麼

七種顏色的花。

寫於1989年 廣場絕食期間

## 時間涼了

時間涼了，我繼續等下去的心情  
繼續倒下去  
壓倒一切的心情  
壓倒一切，我身子下的大地  
接著涼！

時間漸漸地涼了  
這些奇特的分子大聲密謀著  
與私下裡的鐘錶  
無依無靠，這些知識分子  
十個手指向十二去！

我暗中摸了摸時間  
從袖口抽出必要的工具  
袖珍字典  
飽含淚水！

時間真的涼了，我公開摸了摸武器！

1989.5.4

## 軀體野蠻地向歷史衝去

向失敗要求甚麼  
失敗就在前面  
足夠勇敢  
一雙手已經把它扶住  
充滿了放棄！

另一雙手的圍困  
形成一個核心  
我更漫不經心  
拳頭在捶打歷史上的雲！

風暴決心來臨  
火藥和水銀各執一詞  
煉丹士頓時充滿了我  
抽出假想中  
腋下的手槍  
或腋下的溫度計！

軀體野蠻地向歷史衝去！

1989.5.29

## 牆與樂隊

牆被牆圍困著。這是深沉年代的回響  
樹枝沿著樹枝的軌跡運行  
舞蹈家用著她們的語言講述一個國度裡  
和一個門洞裡的空寂感想

而這黑夜裡的蠟燭用脆弱的風  
吹熄我們的視線  
用我們聚集起來的一點活力  
打垮由靈魂堆積起來的夢想

如果你有黑夜也有白天  
就讓舞蹈家在這塊空闊的操場上  
像一堆眼淚一樣滾動  
像一個丑角模擬出高昂的氣派

而在一邊  
在一個岩石組成的樂隊裡  
我們仍在傾聽深沉年代的回響

1989.5.31

原載作者詩集《拷問靈魂》，廣州：花城出版社，2006  
年12月

## 毀 滅

森林。但是這些觀察被廢棄著  
被沉寂的陽光  
被刺激起來的魂靈  
和一種生命的跡象如同正義高舉  
但是森林中紛雜的思緒

規定了我一次次地遠離

來吧，切割我們的經驗  
而倒向自己的身軀  
這些肖像留下的種子

成為後來的森林  
後來的死亡無疑將證明  
你的榮耀

1989.6.10

原載作者詩集《拷問靈魂》，廣州：花城出版社，2006  
年12月

| 劉 霞

1989年6月2日 ——給曉波

這不是個好天氣  
我在茂盛的太陽底下  
對自己說

站在你身後  
拍了拍你的頭頂  
頭髮直刺我手心  
這種感覺有點陌生

我沒有來得及和你說上一句話  
你成了新聞人物  
和眾人一起仰視你  
使我很疲倦  
只好躲到人群外面  
抽支菸  
望著天

也可能此時正有神話誕生  
然而陽光太耀眼  
使我無法看到它

1989.6

## 大屠殺（同名的錄音磁帶製作於1989年6月4日凌晨）

謹以此詩獻給法國大革命200周年；

謹以此詩獻給中國五四運動70周年；

謹以此詩獻給六三慘案的死難者。

而另一種屠殺在烏托邦中央進行，

總理一傷風，人民必須咳嗽，戒嚴令一次次下達，

老掉牙的國家機器壓向膽敢反抗疾病的人們，

手無寸鐵的暴徒成千上萬地倒下，

職業殺手披掛鋼鐵在血海裡游泳，在緊閉的窗戶下縱  
火，

用死姑娘的裙子擦軍用皮靴，他們不會顫抖。

這些沒有心臟的機器人不會顫抖！

他們的電腦只有一個程序，一道漏洞百出的公文

代表祖國屠殺憲法！

代表憲法屠殺正義！

代表母親槍死孩子！

代表孩子雞姦父親！

代表妻子謀害丈夫！

代表市民炸毀城市！

開槍！開槍！向老人、向兒童、婦女開槍！向學生、  
工人、教師、攤販開槍！掃射！掃射！瞄準那些憤怒  
的臉、驚愕的臉、痙攣的臉、慘笑的臉、萬念俱灰和  
平靜的臉掃射！盡情地掃射！那些潮水般湧過來又轉瞬  
即逝的臉多麼美麗！那些即將上天堂和下地獄的臉多

麼美麗！美麗，把人變成怪獸的美麗！引誘人去糟蹋去  
誣衊去佔有去玷污的美麗！幹掉一切美麗！幹掉鮮花、  
森林、校園、戀愛、吉它和過於清純的空氣！幹掉那些  
想入非非的念頭！掃射！掃射！好過癮啊！就像吸一次  
大麻、上一次廁所，在兵營裡亂搞一次叫老婆的玩意！  
掃射！掃射！掃射！好過癮，好過癮啊！打穿腦殼！燒  
焦頭皮！讓漿汁迸出來。靈魂迸出來。濺向立交橋。門  
樓、欄桿！濺向大馬路！濺向天空變成星星！逃跑的星  
星！長著兩條人腿的星星！天地顛倒了。人類都戴著亮  
晶晶的帽子。亮晶晶的鋼盔。有支軍隊從月球裡殺出  
來，掃射！掃射！掃射！多好玩啊！人類和星星一起倒  
下。一起逃跑。分不出彼此。追到雲上去！追到地縫  
和皮肉裡去掃射！把靈魂再打一個洞！把星星再打一個  
洞！穿紅裙子的靈魂！繫白腰帶的靈魂！穿球鞋做廣播  
體操的靈魂！往哪裡跑！我們要把你從泥土裡挖出來，  
從肉上扯下來。從空氣和水中撈起來。掃射！掃射！好  
過癮！好過癮啊！屠殺在三個世界進行。在鳥翅，魚  
腹，微塵裡進行。在無數座生物鐘裡進行。跳吧！嚎  
吧！飛吧！跑吧！你越不過一道道火牆。游不過一灘灘  
血。好過癮！自由好過癮！掐死自由好過癮啊！權力永  
遠會勝利。永遠會一代又一代傳下去。自由也會死灰復  
燃。一代又一代死灰復燃。像黎明到來之前那一丁點光  
亮。不。沒有光亮。在烏托邦的中央永遠沒有光亮。我  
們的心一團漆黑。又黑又燙，像一座焚屍爐。一點點燒  
毀死者的幻象。我們會存在的。統治我們的政府會存在  
的，白晝快結束了。好過癮！好過癮啊！劊子手還在嚎  
叫！孩子。渾身冰涼的孩子，手握石塊的孩子，我們回  
家吧。嘴唇蒼白的姑娘，我們回家吧。肝腦塗地的兄弟  
姐妹，我們回家吧。我們無聲無息地走。在離地面三尺  
高的路上走。一直朝前、總會有安息的地方。總會有聽

不見槍炮聲的地方。我們多想躲進一根草莖。一片葉子。叔叔、阿姨、奶奶、爸爸、媽媽，家還有多遠？我們沒有家了。誰都知道，漢人沒有家了。家是一個溫柔的願望。讓我們死在願望裡！掃射吧掃射吧！讓我們死在自由、正義、平等、博愛、和平這些縹緲的願望裡！讓我們變成這樣一些願望。站在地平線，引誘更多活著的人去死！下雨了，不知是雨滴還是透明的灰燼。媽媽你快跑！兒子你快跑！哥哥你快跑！弟弟你快跑！小兔崽子，你快跑啊，咱們哥倆只能死一個。劊子手不會手軟！劊子手，仁慈的仁慈的劊子手，放過這些婦女和孩子，放過這個婦女和孩子，給漢人留下一個種，就一個種。求您啦，劊子手！你不會手軟嗎？更可怕的白晝要來了。掃射！掃射！掃射！好過癮！好過癮呵……

哭吧哭吧哭吧哭吧哭哭哭哭哭哭哭吧！

趁你還沒有被圍殲，趁你還剩下吃奶的力氣，哭哭哭吧！讓你的哭聲遺棄你，融入廣播、電視、雷達，作為一次次殺戮的見證

讓你的哭聲遺棄你，融入植物、半植物和微生物，開出串串白花，年復一年為逝者致哀，為你自己致哀讓你的哭聲被篡改，歪曲，被聖戰的叫囂淹滅。

屠夫們從城東來，從城西來，從城南和城北來

金屬頭盔閃閃發光。他們合唱著——

太陽從東方升起，太陽從西方升起，太陽從南方和北方升起……

腐臭的酷夏，人與鬼合唱著——

你不要到東方去，你不要到西方去，你不要到南方和北方去。

我們置身於光明卻人人都是瞎子

我們置身於大道卻人人都不會走路  
我們置身於喧嘩卻人人都是啞巴  
我們置身於焦渴卻人人都拒絕喝水

不識時務的人，四面楚歌的人，企圖射殺太陽的人！  
你只有哭，你還在哭，你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  
你被悶死，曬死，你渾身起火！但是你哭著  
你登台表演鬧劇，你被遊街示眾，但是你哭著  
你的眼球爆炸，燙傷了圍觀的群眾，但是你哭著  
你懸賞自己，偵破自己，陷害自己，  
你說你錯了，這個短命的時代全錯了！但是你哭著  
你被踩成肉餅，你哭著  
肉餅被踩成肉末，你哭著  
一隻狗舔光了肉末，你在狗肚子裡哭著！哭哭哭著！

在這史無前例的屠殺中只有狗崽子能夠倖存。

## 老 屋

我們呼吸與共的這一棟老屋，  
因年久失修，堆滿了歷史陳垢，  
荒蕪的庭園常有毒蛇逡巡、出沒……  
雖然壁磚新髹俗麗的外飾，  
內部的顏彩卻已斑剝掉落，  
只剩書房一扇模糊的窗玻璃，  
勉強迎進猶豫的日光。  
這棟我們記憶相連的大屋，  
輾轉誇耀過榮譽、興旺和財富，  
如今年輕的熱情都離家出走，  
老邁的厲鬼總在暗夜裡號哭，  
每天清晨都彷彿是日暮。

這棟我們記憶相連的大屋，  
輾轉誇耀過榮譽、興旺和財富，  
如今蛀蟲佔領道德般傾頹的樑柱，  
在陰暗危疑的牆角，  
蚊蠅、蟑螂和鼠輩  
組成大廳的權力結構；  
在藏污納垢的深處，  
是洗也洗不淨的惡習積弊；  
連那用來眺望遠方的閣樓也布滿  
反復結網的蜘蛛——  
啊這棟老屋像歷史悠久的違章建築，  
每天清晨都彷彿是日暮。

原載台灣《中國時報》1989年6月8日

## 六 月

六月這鬼天氣  
你惡性難改  
渾濁的精血流進河道  
你歡騰不已  
雲層呀厚厚的雲層  
閃電突如其來  
可要千萬小心  
別心懷鬼胎  
別讓這把明亮的寶劍  
把我不明真相就殺在樓梯口上

離開五穀豐熟的家園  
六月是半途的浪人  
六月正感到無處著落  
仔細想想  
父親正在農田施肥  
山頭隆起草盛豆苗稀  
大地母親她一副受孕模樣

六月還隱隱作痛  
六月還需要等待天晴

1989.6.11

## 習 作

慢慢從手勢上恢復自己  
然後從目光的落腳處

那些看不見的痕跡  
還在原地  
我以為不在了呢

雨後的新泥  
和人們夢見的那些東西  
接吻  
變得踏實了

牆上殘留的碎紙  
使我變成  
現在這副樣子

走廊或水房裡  
該唱歌的時候還唱歌

1989.6.11 於北京

## 上 菜

他們決定在天安門前設席，  
款待那些仍喜食血腥、  
胃口尚未進化的饕客。  
（二十七號廚子  
以罕見的手藝，  
做了兩道口味腥辣的絕活。）

端上來的是：  
一盤火爆燒烤的民主，  
一盤新鮮剛炸的自由；  
饕客們蠕動著興奮的腸子，  
迫不及待地叉起來  
享受這頓特製的「滿漢大餐」。  
而，廚子忙碌地上菜，  
並不時地為他們斟滿殷紅的烈酒，  
直到東方升起血紅的太陽……

天安門前，一片狼藉。

原載台灣《中國時報》1989年6月20日

編者註：二十七號廚子，指1989年「六四」事件中媒體  
報道殺入北京、參與鎮壓的主要武力——中共二十七  
軍。

## 六月：長滿悲哀的雙數

1

巧妙的季節，這處子一樣的山水  
正使孤零零的聲音一拍即合

我生性楊花  
在漩渦的中心，被突然熱烈的  
兩翼托起，像垂死的魚  
從上游漂向下游

雙宿齊飛：是否兩旁的森林  
多的是這樣的鳥兒？這至高無上的  
動作，當我一次次捧起竹籃  
又放上一朵最美的花  
轉瞬即逝：這愛情的深處  
原來如此虛幻！

2

放浪形骸：這竟是你最切膚的第幾次？  
在水裡燃燒，又在水裡凍結  
彷彿個別的兩棲動物  
哪裡都不安  
模稜兩可，或用一捧水果  
封住誰的嘴

你兩袖清風  
身體峻峭，隱藏著孩子和鬼  
眺望雪山，你傷感地說  
大氣的東西往往簡單

意料之中的泡沫，一瞬間的美麗  
我們的苦難方興未艾

1989.6 達折多（康定）

## 階段：獻給夢中自殺的人

找一句話，或一個單詞  
一針見血，百花齊放  
我終於死在這一種武器之下

應該是嬰兒就死去！這一次發生  
這一個時刻，物是人非  
倒下的樣子，像是瓜熟蒂落

最後一次痛哭，說停就停  
爆炸，也只是在內心爆炸  
我見過的好女子都是這樣

自殺的現場，被怎樣的景物環繞？  
春夏秋冬，選擇哪一個？

我要讓我的墓地盛開我寫下的字！

我要讓鮮血有墨一樣的顏色  
像水一樣流淌，有人路過  
但願拾起我常用的筆，蘸一蘸它吧

我要合上在這裡快瞎的眼睛  
我要頭髮不再白，牙齒不再鬆  
獨自一人，長眠於青山綠水之間

請給我沐浴身體，修剪指甲  
請給我換上從未穿過的衣裳  
在另一個地方，我要冰清玉潔！

至愛親朋，這是我和人間唯一的過錯  
但往後，他們還可能如此沉慟嗎？  
再往後，他們想起我如同一張紙輕輕拂過

該怎樣的，依然會怎樣  
誰聽說過一個名字被擦掉了  
天不再亮，男歡女愛不再進行

但在不是夢的日子，肉體不是肉體  
在不是夢的日子，心靈不是心靈  
在不是夢的日子，我們不是我們

背後的，多少次的死，才可能真相大白？  
一些姐妹也在夢遊，哪一天  
被誰的聲音喚醒，就得救？

另一些姊妹，熱衷於生活  
看一是一，很少走眼  
這使她們兒孫滿堂，壽終正寢

啊，那乾淨的墓地將盛開我寫的詩歌  
過往的行人，請用我的筆飽蘸我的血  
總有一天，我會欣然地死在自己的口下！

1989.7.21 達折多（康定）

## 這一刻

正在屠殺梅樹上面的金龜子  
空氣中傳來  
天安門的槍聲  
金龜子一一碎裂落地  
滿地的綠光  
閃耀著我額頭滴下的冷汗  
我急著找水洗手

喊渴的回聲  
流成腳下的血  
槍口爆發的是  
片片忘記身份的花瓣  
我們一步步  
棄守汗水澆灌的日子  
無法想像歷史人物的  
最後一刻  
但我們將目睹  
自己胸膛  
一朵朵盛開的  
梅 花

原載台灣《自立晚報》副刊1989年6月15日，收入作者詩集《歷史的騷味》1990年版

## 我們的影子

我們站在時間的斷崖  
尋找影子的去處

我們被放在一個色彩過重的山河裡  
歷史在戰車的履帶下成形  
我們用血水  
醬泡老人癡呆症的時代  
在揮揚的旗幟下  
質問身世

我們  
是被摺疊的一頁  
我們的臉孔  
遺失了封面  
而一度我們在油印機裡  
留下  
風的遺言

歷史被洗刷得  
已無青苔  
修補過的階梯上  
那一幅遺像的口水  
將我們淹滅  
為了一場無所謂的風雨

日子沒入鹹濕的潮汐  
從斷崖墜落  
我們沒有留下影子  
我們只是  
一團上帝懷疑的  
存在

——寫於1989年 六四天安門事件

原載台灣《聯合報》副刊1989年7月10日，收入作者詩集  
《歷史的騷味》1990年版

## 廣場——一九八九

今年的夏日  
我們在廣場上招魂  
一束束白花已不再凋萎  
這一幅已無色彩的照片  
看穿我們黑白的心境  
旌旗紅影下的步子  
曾經滑倒，曾經  
為了筆直的姿勢絆倒  
以三縷糾纏的青煙  
祭禱你的行徑  
和你我的不甘心

而煙為你我的沙啞講話  
聲音不僅安撫

已成耳聾的遺像  
所有的訴求也非膿汁的傾洩  
為了一個痼疾的陣痛  
我們要承受更大的創傷  
為了歷史的川流  
我們必須放血  
我們在喧嘩中  
聽到自我冷肅的清音  
在堆積垃圾的廣場上  
製造燥熱的回聲

我們把胃的欲望  
交給大腦沉思  
使年輕肉體的需求  
不再形而下  
絕食後，我們  
為自己的前途把脈，倒數  
可能延續的時日  
一波波熱浪洶湧，淹沒了  
歷代的海市蜃樓  
這不真實的城市  
國事升騰之際  
是否有涼意的星空？

我們要在水泥的廣場上  
種幾株花，因此  
我們被說成異類  
無視這片季節無以改變的大地  
我們以園丁自居  
我們從祖先的遺言裡  
探尋水聲

而不遠處，黃河  
正斟酌如何以淤積的泥沙  
填塞廣場  
我們祈求的  
豈是它不定的心情？

於是我們在你的槍管上  
插一朵花  
讓草綠色提供  
田園景致，讓口舌  
掀捲微風  
吹走殺氣  
你我對峙猶如  
已成僵局的棋語  
師出無名  
我們的老將  
潛伏在棋譜外  
為了這一場不該有的危機  
吟泣

我們以這面灼痛的旗子  
翻舞夕陽中的微塵  
這時擴音機盡在播放  
倒錯的說辭  
黃昏剝落的金粉  
可以塗抹  
你我黝暗的心事  
這面旗幟已善盡職責  
我們相繼脫水的身軀  
找到殘破的

## 蔽蔭

已不是幻覺  
當你看到我從牆上墜落  
去扶持那面斷折的旗子  
我以麥克風製造聲勢  
而你們且以眼神  
縱容我的塗裝  
碎裂的時空  
已變成廣場上腐臭的遺物  
大軍壓境  
是為了清除異味  
還是為了  
蒼蠅揮之不去

我們以各種輓歌彈唱命運  
我們看盡富於韻律的五官  
拼湊成各種嘴臉  
那人被宣判要在暗處消失  
而我們的歸處  
有古戰場亡魂的合聲  
歷史在這塊土地  
已找不到妥適的藥劑  
我們看到的  
是團團細菌的  
交媾

原載台灣《自由青年》1989年7月總第719期、《創世紀詩刊》1989年8月總第76期，收入作者詩集《歷史的騷味》1990年版

## 逮捕春天

他們說，要逮捕春天  
滴淚的清晨  
讓所有的花朵枯萎死去  
他們說，要處決春天  
淌血的深夜  
讓所有的聲音停止吶喊  
他們說，要埋葬春天  
嗜毒的炮口  
讓所有的憤怒含冤而終  
但他們，他們竟不知道啊  
如何逮捕如何埋葬？  
更多更多醒來的  
十一萬萬個小小春天——

原載台灣《聯合報》1989年7月19日

## 沒有菸抽的日子

沒有菸抽的日子  
我總不在你身旁  
而我的心裡  
一直以你為我的唯一的  
唯一的一份希望

天黑了路無法延續到黎明  
我的思念一條條鋪在  
那個灰色小鎮的街頭  
你們似乎不太喜歡  
沒有藍色的鴿子飛翔

手裡沒有菸那就劃一根火柴吧  
去抽你的無奈  
去抽那永遠不會再來的一縷雨絲

在你想起了我以後  
又沒有菸抽的日子

1989

## 一九八九：六號

這些呼號的頭顱不僅要穿越地獄之火  
這些焚鳥的烈焰不過是漂浮的皺紋  
鳥來自天堂，靈魂來自頭顱

我們自救於魔掌之下，兄弟，  
血淋淋的手語征服人為名詞的日子  
以無遮無掩的身體、赤手空拳的時間  
背對夕陽，驅趕今天  
讓不生不死轉為生和死  
這男人的節日女人的汛期  
多麼浪漫優美的山水風景  
可是歷史的傷口情不自禁舊病復發  
雨露消滅了花朵，沒有水了

一些人走失在這個夜晚，另外一些人  
在毒日下開始逃亡的舞蹈  
記憶的真實如同生活不能避免  
宿命的我們那能選擇一意孤行的命運  
天空在上下搖曳這百年褻瀆後的  
百年孤獨

寫於1989年

## 舊鼓樓大街

北京的雨捉摸不透  
隱在具體的觀念中  
叫人不敢出門  
下得小一些  
水就順著你的心思流

水把你一分為二  
它能準確地劃定界線  
不帶偏見

黑暗糾纏著你  
彷彿六月的雨  
取悅於自由  
掩蓋更多的東西，無可奈何  
你在屋裡走動  
你想：等會兒可能有朋友來

打開屋門，雨就大了  
它發出手腕的聲音  
你可以聽到街道在耳朵裡的叫喊  
你在天空的一角停下  
手持鮮花  
把歌曲製成長篇巨著  
每頁的下面

都有夏季汛期的消息

你看見房屋如船  
在暴雨裡停泊，不能行走  
另一些房屋和船從遠處搖搖晃晃  
向北方駛來  
攜著男人和女人

由於一些人的真實故事  
建築流成河  
河水隔年都要上漲  
造成危害  
美好的季節自此結束  
像一群靜坐的石頭

1989

原載作者詩集《舊鼓樓大街》，北京：長征出版社，  
2006

## 獻給天安門的鬥士

正視：天安門，  
像排山倒海似的，千千萬萬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從囚籠裡  
掙脫他們的鎖鏈，  
會集一起，  
千萬顆心，千萬隻拳頭，  
齊聲吶喊，  
這是一個新的革命，  
一個勇敢而和平的鬥爭。  
在坦克的鐵輪下，  
在機槍的彈雨中，  
在催淚彈的毒氣裡，  
沒有武器，沒有盾牌，  
用旗幟，用火炬，用飢餓，  
用年輕的身軀，  
要求自由，  
要求人的權利，  
要求一個真的解放，  
要求一個美麗而平等的國度。

不要恐懼，不要退縮，不要屈服，  
民主的力量是無限量的，  
坦克碾過，槍彈穿過，毒氣薰過，

矇騙人的，霸佔人的，壓制人的，虐待人的，  
再一次舉起了魔鬼的屠刀。  
站著的都要鏟平，抗議的必須閉口，  
白色的女神像必須粉碎。  
但是，這些殘暴腐朽的，  
瘋狂貪婪的，  
已經面臨滅亡的邊緣了，  
他們不能永遠殺戮下去，  
歷史上沒有一個強權可以長存，  
張牙舞爪的會噬咬自己，殘殺自己，  
槍口會掉轉，陷阱會反套。

沒有一輛坦克可以輾碎希望，  
沒有一把刺刀可以穿透信念，  
也沒有一點毒氣可以籠罩夢想。  
因為，千千萬萬更多的旗幟  
已經在全世界每一個地方舉起來了，  
鐘響了，音樂響了，  
勝利的號角已經吹起來了，  
英雄的血流在祖國的大地上，  
洗清了汙穢，洗清了醜惡，  
AOJ燃燒了，老朽的將要死了，  
立刻都要匍伏下來了。  
明天，明天的中國醒來，快樂的城門已經開啟了。

敬禮：天安門

敬禮，一切在天安門外反奴役的人們。

後記：三十年前，我在香港《文藝新潮》發表過〈獻給  
中國的戰鬥者〉兩章詩，包括〈焚琴的浪子〉和〈國殤

祭>，後來又為匈牙利革命寫過宣言詩。今天，焚琴的浪子又出發了，我們的預言也應驗了，所以我和紀弦、葉維廉相約，再寫詩致意。

1989年在舊金山紅木渚

編者註：AOJ, 英文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執法，司法，司法行政）的縮寫。在這裡泛指正義和公義的追索。

## 致友人

你總想走進叢林  
 腳踏切·格瓦拉的泥漿  
 於是你出現在廣場  
 身披黑色星期五的斗篷  
 你扯下雪白的手套扔向天空  
 即便沒有羅西南特  
 也照樣比劃那柄鏽跡斑斑的青銅劍  
 春天的風雨如此瀟灑  
 有素白的少女走過  
 人們潸然淚下  
 你一次又一次地點亮  
 繆塞的靈魂  
 聽憑它四處飄蕩  
 讓人們想起秉燭而行的年代  
 那年代沒有自我  
 人們不得不苦苦尋覓  
 為了獲得完整  
 你把紙牌撕成碎片  
 在山谷紛揚  
 在江面撒落  
 在世紀末倖存  
 你所見的歸宿不是高山  
 而是一片金色的池塘  
 也許有鴿群飛翔

也許有高原之虹氣吞山河  
也許你會發現  
劇場裡觀眾全體起立  
你將疲勞過度  
拒絕謝幕

1989年9月寫於被囚時日

1991年元月憑記憶重抄

原載香港《明報月刊》1991年3月號

## 給 你

1.

背依落日，你的細語  
流成黑色的河  
月光正伏在夜的肩上  
默寫星星的語言

不去窺視你眸子裡的深淵  
深處的潛流  
依舊沉澱朦朧的帆影

你聽天河裡水的流淌  
你聽霧的港灣裡無痕的起航

現在，你輕聲說起再見  
那太久太久站立的位置  
屬於你，矗立成永恆

2.

折一支寂靜的光束  
給你。沉重沾滿了  
你腳下的土地  
從此，你到處帶上這個陰影

你留下懸崖上的思索  
那條路通向哪裡  
穿過森林、沼澤地  
風把你送上一條小徑  
走過去，正是夏日  
理想被烤成這片焦枯的荒漠  
渴望的綠洲  
永遠在前面，消失  
只有前方的視域  
給你！臨行時的信念

### 3.

現在，我們重新交談  
從我的眼睛裡  
你可以拿走你的辛酸

也可以從我的額頭  
拿走你的思索  
或許這樣一來，你的眼睛裡  
才會有我尋找的憂傷

但是，這崩潰的天空  
也屬於你  
正如你忘記的村莊  
有一個聲音在說  
你走了，我們卻永遠看見你

4.

餘下來的，你坐在燈光下  
你是否注意  
走進陰影的時刻  
路正在死亡

你還能留下甚麼  
除了懸崖的那雙腳印  
被當作神話

翻閱、改編、演義  
你不必提問，結尾  
給你一縷悠閒的煙

1989.9

## 血色裡

血色裡  
漂滿銅錢般的盾牌  
揮灑出空洞的癡笑

高空之上一頭太陽噴吐著夏日情緒  
十億顆頭顱仰盼芬芳的雨  
陰暗角落裡爬出一隻醜陋的蜘蛛  
織成天衣無縫  
每顆頭顱都是一個死結

逼近黃昏時  
田野的阡陌縱橫成現實舞台  
模糊的燈光下木偶林立  
雜亂了行人的目標

是否會有清晰的畫外音重新響起

1989年9月前後，於曲阜師範大學

首次發表於《六十四首（1989-2009）：趙思運詩集》，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11月版

## 從火刑到復活

那被詆毀的、中了咒語的落葉喬木  
周身洋溢的生命氣息  
正在燃燒的書籍和橄欖枝條  
並非是在蓄意渲染的舞台效果  
悲劇的布景和道具

那被錯認為白晝的夜晚的正午  
天空的顏色不再是虹膜的顏色

我的手指最先觸摸到世界各地的火堆  
臻於完美的幾何構圖敦促我勞作  
營求同樣的建築  
深入粘土，還有空氣和水  
品嚐與粘土接近的血族祭品

如此持久的燠熱和旱季  
舔破了乾渴的嘴唇  
始終面對一角晴天  
整個中國祈雨的失敗  
以流汗的、流血的給予回報  
使我懂得甚麼叫多姿多采的犧牲

這種人類詞彙難以盡述的劇痛  
所以雨會夾雪

雪中也會燃起一堆神奇的火焰

我們就是在這種白熾的平靜中受孕  
追隨它的音樂，成為殺害自己的凶手

深深地讚美火！總是太多的火  
帶來了災難，每一次火災都成就了一名殉道者  
做火的主人，也嘗試做火的奴僕  
它還使我最終觸及大地的本質

那是我們跟飛鳥一起享有的  
與這種熱力結合，我們也分享了殘酷

1989.11.24

## 魚之屠

一夜之間 水之皮膚剝蝕  
蒼老的湖床裸露 風吹不皺  
陽光如血雨 空氣氾濫一種腥味  
絕倫的屠殺總是在  
最美麗的早晨開始

大群大群的食雨鷗翔集  
充血之眸動人如火 那些翅膀  
如此年輕的潔白 在秋水盈盈時  
他們單純如一幅水彩  
而此刻 其啼鳴如瘋子的浪笑  
嗜殺亦可成為習慣 使之  
被淤泥染上永難褪色的漆黑

你們——眾魚之魚  
被水所嬌寵的一代  
天地間最完美的造型 當  
獵漁者的天空也降落在頭頂時  
最善良的願望像被剝走的衣服  
詩一般的軀體 在劫難逃

自由作愛的歲月隨水而逝  
卵化之初 即被定刑的死  
在整個成長的年代都不被確認

迷醉於溫和的世界表象 而  
突然要直面這種宿命時  
驚愕失措 難以置信的嘴  
大張如臨難者不瞑的眼睛  
你們的抗議 卻變為無聲的哀樂

網羅密布 湖之傷口——  
最後滲水的塘窪 竟成了  
全部生命唯一的高地  
被集體驅趕向死 一條  
由惶恐到從容的結局旅行  
你們漂亮地扭動如舞  
青春的鱗衣在泥沙磨礪下  
如火如荼 如熬過漫長苦難的  
聖徒 在望見神的眼光時  
唇邊升起的最後一抹微笑

你們註定衝不出那些鐵堤  
不是每一種曲線都如母乳  
曾經依賴賜予的水而生存  
也必將以失去水而被謀殺

確難承認 優雅的漁歌  
在此時 竟作為喪鐘敲響  
而最缺少攻擊性的柔弱之群  
卻要作為犧牲奉上祭壇  
在毀滅的早上 太陽依舊升起  
這叫著甚麼 誰能夠回答？

你們——魚 無辜的亡靈

一切美好都已失去 因死亡驟臨  
而突然成熟的一群 留下的遺囑  
只是把純白的軀體翻向天空  
向一切存在者質詢 把苦難  
和恥辱的符號 公布在曙光之下

1989

## 名城之死

就這樣 曙光擱淺 群鴉裹挾  
永不復現的日蝕而來 大地痙攣  
於血肉橫飛的噩夢中 無數人  
浪跡街頭 尋找失去的器官

像大群大群墜毀的風箏  
被流火所曝曬 被履帶  
掀起的蟬翼的渴望 布滿街頭  
再也無人認領的房屋 在此夜  
大張如沒有聲音的喉嚨

琉璃瓦一片一片地震落  
由艱難歲月醃熟的皮膚  
成長的最後象徵 被揭去  
大地最險惡的胴體 一覽無餘  
那些風鈴 最後的轟鳴  
顛然而去 一如幼稚的心

突變為爛熟的果實 無風而墮  
亂滾而成失重的人頭

河水凝重 無冰板結  
世紀的傷口自此而為鴻溝  
不暝之眸 永難彌合

創造是如此艱難 而  
摧毀竟這般容易 名城  
若干年的燈火輝煌  
一夜之間 化作歷史的沙盤  
就這樣 死在最不忍睹的  
定型裡

1989

## 某 年

隔著時間巨大的斷層 我依舊  
清晰如對鏡 依然怵目心驚於  
那突然蒼老的額頭一般凸現  
在和平歲月中的 某年

洪荒時代 長河改道之缺口  
一望無際皸裂的崖岸 在  
秋風落葉間片片崩潰的祈禱  
被十萬雙手所掩埋

仍然茁生出沉痛的火焰  
某年 集全部不祥的意象  
在永難改順的史書上嶄現

一段無法跨越的地溝  
全部翅膀重新年青的一閃  
十二個月被剪斷為兩個世紀  
漫長的準備 命定的受創  
東方最後一次愚蠢的蒙難

某年 天文學家秉燭而書——  
全年日蝕 史無前例的奇觀

1989

## 靜 物

本來有人坐在椅上  
本來有人坐在桌旁  
本來有人給一盆花澆水  
本來有人從書本中抬起頭來

現在他們到哪兒去了？

那個隨著音樂起舞的人  
那個喜歡吃麵條的人  
那個喜歡喝白開水的人  
那個戴頂帽子擋陽光的人

現在他們到哪兒去了？

變成一個分水給陌生人喝的人  
變成一個為信仰而停止進食的人  
變成一個含著眼淚勸告武警的人  
變成一個為朋友擋去子彈的人

現在他們到哪兒去了？

輾成了碎片  
撞成了彈孔  
吹成了風砂

撒成了灰塵

現在他們到哪兒去了？

變成了你我身畔永遠的影子

變成了我們每日的陽光和空氣

變成了生活裡的盆花和桌椅

變成了我們總在讀著的那本書

1989年

## 句 子

1

我晃動於你的水中  
目光漲滿你，夢中的都市  
我和你和水升向夜空  
我觸摸到一種真實  
寂寞而幽遠  
我抬起頭，以你為桌  
默默寫下最初的句子

2

夜的對面，有魚唱歌  
有句子原始的步伐踐踏  
無字荒碑，你靜倚而坐  
如同夢燈，醒著經年的光芒

3

你會在夜裡，向夜跪下  
我會一邊喝酒，一邊  
舉一隻倒空的杯子  
敲擊夜和凍傷的句子  
你會覺得愉快

4

自遠古汨汨而游，句子  
入無帆之海，你的水  
在西，陽關在西  
無所謂故人  
只有句子，不知所措

5

遺忘開始，舊畫面跌盪  
我把句子移到畫外  
關閉所有器官  
獨坐扁舟與野渡間  
等待，錯過一場陳舊的劫

6

正午。句子小心地傷害我  
太陽很好，我坐在陽光下  
直視自己的影子  
向遠處浮退，無休無止  
我無意盤問，秋色漸近

7

你的雙眼篩落，句子  
折射的光芒，驚醒  
不寒而慄的今天  
無從逃避，深心許諾  
層層遞減的溫柔，或者深淵

8

句子順著開不敗的陽光款款走來  
羅織今天的謊言和蛛網  
晚鐘，為明日的寓言作證

而我走了過去。沼澤之後  
我不知道還有甚麼  
比落葉更令我感動

有關落葉  
其實我一無所知  
如同面對未來  
我一無所知

9

我決定回到房間，並計算所用的時間  
成為房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面對你  
於悲哀之後，想像一種真實  
別人的房間也在漏雨  
我跨開腿，以圈子為桌  
低喊著寫上最後的句子

1989

原載作者自印詩集《回首已遠》，1993

## 悼亡詩

我要求這樣一位主，他比血腥  
來得早，就像一架廢棄的收割機  
阻塞在路口上。他少於說話。  
開口就給人們帶來新的方向。

答應善良的請求，密爾頓  
呼籲過：「主啊，復仇吧！」  
我要求他像燒焦的青年那樣  
受難的人能夠請求到力量。

他突然出現在持刀者身上  
我不會驚訝，把黎明的光亮  
還給早晨，是他的本分。

已經到了主拯救自己的時候了，  
讓虔敬的東方人回到家園  
在個人思想裡記起無上的所在。

1989

## 原 則

絕不讓白晝的光芒在詩歌中消失  
或減弱。詩歌中的黑暗  
是黎明前的黑暗，是黑暗的剎那。  
它嚴密，窒息人，接著就是黎明。

讀者將黑暗的印象長久地  
保存下去，不是詩歌的錯誤。  
他們易於感動，聯想到生活。  
而老人的淚花，並不是發現了天堂。

他們接近於死亡，恐懼和  
生命的激情鼓起蒼老的雙手，  
抓住友誼，舊事物，一切。  
甚麼能夠挽救他？歲月滾滾駛來。

他仇恨！他殺氣騰騰！  
這樣的老年讀者，無法聽到  
處處燃燒的火焰未說出的啟示，  
詩和鄉村石砌的電站一樣樸實。

更多的老人內心安靜，  
回想昔日的風暴，深深地驕傲。  
孩子像樹一樣在森林裡  
挺立，他想，現在可以死了。

埃茲拉·龐德那樣的詩人  
並不追求清澈。而但丁  
同時擁有太陽和月亮的光亮。  
而龐德被但丁的完美擊倒。

詩歌把颶風帶給少年  
給天真的個性第一次打擊，  
可能否定他的善良的計劃  
甚至他的光榮，他的一生。

青春是青年貢獻的主題。  
詩歌熱愛革命性的主題。  
藉此，詩歌發生著蛻變，  
變得凶猛了，變成了另外的東西。

在鬥爭中詩歌向著光明  
面龐和雙肩掙脫自我的  
陰暗的密室，那潮濕腐臭的  
制度中的欲望和道德的糟粕。

機器，瓦礫，荒山，  
詩歌變成了野蠻的圖畫。  
高壓電線和流行歌曲  
使它們成為早晨的風景。

詩人的責任至今沒有終止。  
給一些人勇氣，給一些人，  
永久的安魂曲，這樣的  
詩歌，符合人們的境遇。

無視這些詩人，無視這些  
悲憫的心靈，他們把全人類的  
傷口集合到自己身上，  
多麼可恥！哦，可恥！

原料，元素和技巧，  
都是為某些詩人準備的，  
他們抗拒死亡和時間，  
越過了重重空洞的房間。

他或許不是自己思想上的主人，  
或許是，年過三十，  
他就剩下這副骨架了，  
古老圖畫還是閃現在天穹。

他的形體躲進偽裝，  
雷轟，電擊，雨蝕，雪埋，  
和大海的咆哮，給世界  
增添了多少合適的形象！

一個人會多於一群人。  
一首詩會告別許多夢。  
這時，石頭透明，  
並像鳥兒一樣飛翔啼唱。

自然，石頭還是石頭，  
骯髒身體還是骯髒身體，  
是重量，是牢固的不可知，  
但詩使它有了魔法和解釋。

這是白晝的光芒改變了  
事物的形狀。這是早晨  
展示了方向。閱讀的快樂  
就是黎明降臨，傾斜，熱烈。

1989

原載作者詩集《動物園的狂喜》，北京：改革出版社，  
1997

## 紀元

—

早晨

一個早晨

所有的大學變成了旗上的布

布上的字

一個早晨

整整一個國家的課桌都飄上了天空

整整一個國家的眼睛都紅腫著

一本正經的國家忽然

目光懸蕩

盯緊了大地上

匍匐的學生

石頭的廣場，翕動著

乾燥的嘴唇

每棵樹上吊著一隻隻

空洞的胃

一個國家，一動不動

僵在那裡

家長沒有表情

家長沒有震怒

這些孩子，一個個從家裡走出

走進識字的地方  
走進講道理的地方  
然後走進這裡  
然後坐下  
然後跪下  
然後躺下  
然後和道理一起僵在這裡

事情很簡單  
一個老人死了  
這個人曾解開過無數罪人的手  
最後他自己  
成了罪人  
那個夜晚，老人斃足了最後一口氣  
他不知道，有時  
就這麼一刻也能成為里程碑

為甚麼這個國家的花圈裡  
總是滲出鮮血  
為甚麼這些腳不能自由走動  
為甚麼總是孩子們  
一輩輩走上街頭，為甚麼  
大人躲在後面偷偷觀察

誰也沒有想到  
事情變得這樣亢奮  
誰也沒有想到  
亢奮變得這樣糟糕  
一隻船，喘息著  
擱淺在無數人的聰明中

人們各自向著相反的方向划槳

這是難堪的時刻  
這是較力的紀元  
黃色的額頭，沁出一層黑色的汗  
遠方，五月的廣場上  
漢字無聲地飄蕩在空中

二

他躺在五月的廣場上  
像一隻死狗  
骯髒地蜷伏著

他曾無數次來過這裡  
節日喬裝成方磚  
色彩喬裝成歡樂  
軍警林立  
他突然出列，傾斜著跑向遠方

慢動作般地，他  
走到石碑下  
把一條殉難者的布條  
橫貼在種族的前額上  
他的雙腿，癱倒地跪下去  
膝蓋和石頭發出了暗藍色的火苗

乞求者的姿式  
使高大的石頭驟然變矮  
他的兩隻手，緩緩舉過頭頂

呈上一張  
無人接納的白紙

他的眼淚，終於流出  
滾熱滾熱的、昂貴的液體  
連眼睛也無權制止的液體  
形成了無數條  
向下的河流  
他來到這裡，是為了完成  
這非法的分泌

正是他媽喊他回家吃飯的時刻  
他伸出手，推開了食物  
把牙齒咬向憤怒  
把食管朝向死

像一堆被遺棄的衣服  
他躺在五月廣場上  
微弱地一起一伏  
生命的鳥  
正一隻隻飛走

箭無處可射時  
就射向自己的心臟  
嘴唇，不能自由地張合  
就讓它永遠關閉

這是揮霍生命的時刻  
這是以血求血的紀元  
無助者們

渴望自己變成一把劍  
要麼刺穿自己  
要麼把一切刺穿

### 三

他，和無數隻腳一起  
躺在骯髒的廣場上  
石頭廣場髒得像一張蟾蜍皮

一本厚書，代表  
全部過去的事物，硃著他的腰  
他一動不動地望著天  
整整六天  
體型巨大的動物拒絕進食

年輕的胃  
飄浮在一平方公里的開闊地  
一隻隻空曠汽球  
一個時辰又一個時辰地  
把肉體拉向天空  
凝在指紋中的風暴  
一圈圈鬆懈

蠱惑之蟲，從北方爬向南方  
從一個城市向另一個城市  
這是乞求的哭泣  
這是以命相抵的脅迫  
所有人，所有看的人都放下碗  
隔著螢幕，盯著

古老的竹筷停在半空

半空中是一隻手  
古廟，荒草，骨瘦如柴的乞丐  
空蕩蕩的碗  
黑壓壓的餓殍，呼嘯著  
布滿了廣場

水和食物開始發臭  
牙齒和嘴開始發臭  
表情開始發臭  
忍耐開始發臭  
時間一秒一秒地開始發臭  
拒絕生命的人  
要求自己成為前所未見的頑石

第七天時，他睜開眼睛  
一個老人的臉孔  
和旗幟的一角  
無比巨大地俯落下來  
他再次仰面倒了下去，倒下的時候  
目光變成石頭  
呼吸變成石頭  
吹過廣場的風，一瞬間變成石頭

這是一步就可以跌入白雲的  
萬丈懸崖  
這是英雄豪傑出場的最好節拍  
該有表情的臉，全部  
面無表情  
政客手裡的念珠一顆一顆溜走

憂傷的絲綢  
像巨大的舌頭，一起一伏  
舔著發炎的傷口

這是最難熬的時候  
這是水滴石穿的紀元  
力量，正通過兩隻手腕  
摧殘著無奈的孩子  
所有人都明白  
答案就在手邊一寸遠的地方  
解開那隻鈕扣  
只需要一秒鐘，然而  
鈕扣後面便露出所有繫扣子的人

#### 四

早晨，由所有昨天組成的早晨  
壓得所有的人  
透不過氣  
自虐者  
以自虐的方式，鞭打太陽  
馬頭高聳  
特洛伊戰爭，繫在海倫  
一根顫抖的頭髮上

無數遲到的船長  
同時到達舵位  
與一條船，一起喘息著  
如果這隻船  
不能飄揚過海

那麼，就讓它粉身碎骨  
越過一次山脈

這個五月，上帝把他巨大的辦公檯  
遷到了這座城市的上空

他說  
既然所有的人  
都執意朝著一個方向  
那就只好走吧

他說  
罪惡，註定要遭受十倍的賠償  
你們中間有人  
仍想偷偷說出一個句子時  
所有的動詞  
都已悄悄溜走

他說  
一塊石頭錯誤的姿式  
遲早要跌落下來  
當豆芽哭泣著分泌出眼淚  
執拗的農夫  
也會放下鞭子

他說  
郵差已經上路，得意的人  
還沒有收到  
那封可怕的電報

一九八九年。五月  
食指和中指  
俊峭而殘酷地  
升上天空，那是決鬥年代  
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  
傾斜站立

未成年的上帝  
將自己塑於沒有基座的石碑上  
這一次  
前面沒有摩西  
把血管擰成一根根繃繩  
他們自己牽引東方

這，不是戰爭  
這是靠眼淚與死亡取勝的紀元  
雄獅已跳入想像  
庶民第一次湧起意願  
神聖，眾可企及

這，也不是開始  
這是罪惡與痛苦的  
另一種方式

1989.5.23-26

2014.2.19改

作者註：本詩作原定1989年5月28日《深圳商報》發表；製版後，被撤版。2014年首次公開。

## 一九八九（組詩）

### 侏儒的節日

這個侏儒攤下紙牌。

他說：殺吧。

血從大陸滲出。

他點了一支菸，嗅了嗅漿狀的屍體。

他說：好。

侏儒品嚐完屍體的盛宴

墳墓般的臉頰比胎兒更紅潤

吐出一口腥氣。

他說：不多。

他重新拈開紙牌，看見人像上

眼珠和血管依舊新鮮。以及

撕落的嘴唇咧笑出午夜恐怖。

在侏儒鋒利的手指下，我們的骷髏

如氣球和鴿子一樣懸掛。

裝飾屠戮之城的光榮。

侏儒在夢裡開槍，血

從大陸噴湧！

（在侏儒背後他的子嗣  
更矮，更陰冷。）

## 饑餓照耀中國

裸露這些乾枯的腹部！

撕開它們，撕開  
像破布一樣的，專制和欺騙的填塞物  
被血所焚燒  
流完最後一滴絕望的、純潔的胃液

胃液在清洗著整個大陸！

你們被吸乾了的骨頭依舊生長  
構築廣場上的堡壘，皮膚  
被敲得發響，空洞的聲音滲透死亡

但你們是新鮮的！是花朵！  
你們面對腐爛的老人，只有憤怒，沒有眼淚！

當你們的嘴升起：中國基地上的繁星  
吮吸著腥味的寒冷  
七個晝夜因此而痙攣  
嘴覆蓋住貧瘠的土地，沉默  
比音樂更刺痛，饑餓  
就是無形的火在頭顱之間傳遞

老得像嬰兒的人還在中國的乳房上啃齧！  
於是你們贈送饑餓如紙的屍體  
冰涼，顫慄  
於是你們把胃扔出去，供他們咀嚼

這些餓得發硬的、揉碎的胃！  
這些餓得發亮的、歌唱的胃！

讓饑餓流遍中國，照耀中國  
你們！唯一的死亡！掏空中國的有毒生命！

## 慶典

憤怒的、真實的步履！第一次  
跨越夢境之外  
無數身影如森林聳起，覆蓋城市

第一次！咬住用權杖支撐的頭  
所有牙齒在同一瞬間迸發，爆炸  
吐出閃電般的字，在一夜間繁殖  
成為浩蕩無邊的舞蹈

步履的火焰！踏著詩一般的節奏  
使竹制的宮殿破裂，足跡綻開於街巷  
逼近空氣，逼近活的自己

踩痛那些失血的手掌！這種節奏

比武器更熱，捅穿被禁閉的空間  
空間裡流出膿，正如皇座潰爛  
一百萬個詛咒者挖出一個墓穴  
讓被口號殺死的屍體呼吸最後的無聲  
最終的腐臭和黑色！

森林般的步履生長著！  
從高地到平原  
用根莖攬住人類深處  
每一個人是一首歌，每一首歌  
是燭光照耀這個慶典的隊伍

這個從扼死的邊緣呼嘯而來的節日！

## 輓 歌

我聽見無數頭骨在鋼輪下輾碎的聲音  
從北方傳來！還有淒厲叫喊的影子  
在子彈下慘痛仆倒

我看見無數晶瑩的眼睛濺落，帶著  
最後一滴淚水，化為腥味的空氣

我觸摸到新鮮的血燒成灰土！

從謊言到屠刀，只有一夜之隔！

被掏空了內臟的廣場，恐怖，死寂  
煙縷如鬼魂飄泊  
屍體的氣味！凝凍著  
如石碑，冰冷，成為記憶

當暴君的手指撕裂你們搏動的心臟  
這些張開的心臟繼續歌唱以至永恆  
噴湧青春！在  
歷史與未來的旗幟間回響

一個麻木的國度被質問：甚麼  
是肉體的芳香？那是在廣場上  
被焚為焦土的人們散發的！  
（你們成為泥土  
預示了繁殖儀式的最終到來）

無數人在火焰中消失  
無數人在火焰中誕生！

1989



六日詩選

上海人民日報 輯二 1990-2000

## 紀念冊

扉頁——如同我誕生之前的白晝、隧道一端的光線  
從一隻失明的臍眼裡、我發現了對白色的恐懼

一個在黑暗中呆慣的嬰兒  
對光明的第一次印象是深刻的

讚美黑暗、歌唱黑暗  
是我在大海深處母體黑暗中養成的習慣

我如一隻海膽那樣神秘、不可接近如魚  
又如鮫人那樣哭泣

滴落的眼淚有一枚扇貝那麼大

造化最新的堆積物、我灰白色的左前額葉  
色彩的不斷交織和換喻  
同時也記錄了大海的震顫

一部詩集的縮微術

我也沒有忘記留下姓名和日期

第一頁——處於小小的黑暗的宇宙中心

我是溫暖而又安全的  
四周圍繞記憶的羊膜

一個蚌內的宇宙  
閉合不過是出於暫時的需要  
我吮吸蚌中的黑暗  
黑暗的珠胎肉味鮮美

一種歷史、正被我用雙手輕輕地掰開

最大的惡就是其中的一顆珍珠  
最蒼白的核心是一粒鹽  
最衰朽的是一種統治

收縮不過是出於暫時的需要

從第一頁到第二頁——不僅僅是一個動作、翻動冊頁的動作  
其源頭來自海洋、我在看  
在我大腦深處、始終存在著另外一隻睜開的眼睛

面對鐵  
我終於讀懂了你的語言

在最深海底我經受了最重一擊  
致命一擊使我懂得了生命

坐在宇宙的電椅上，收縮變得更加劇烈  
一個人類的宇宙與人為敵

有一種苦難與生俱來  
有一塊胎記永不磨滅

在第三頁與第四頁之間——大海也沖刷不掉的圖案  
就是你熟悉的那種語言

起飛的時刻你說要有光，於是光便照在你的身上  
於是便有了一個高大模糊的神明，被一圈光環圍繞

由此產生宗教，護士們成為天使

所有的天使都是白色的矮星  
所有的烏鴉都是天使的墮落

猶如恒星和它的伴星，黑夜是白晝的坍塌

一次一次地迫使自己相信  
千年的黑暗會換來千年的至福

在第X頁——收縮使我忘記了性別、最白的一頁  
罪惡的一頁、突然打開的燈光又突然熄滅  
被灼傷的又被撫慰

我翻到這一頁忘記給它編碼  
不是我故意塗黑的

睜開你的眼睛  
經歷了光明之後、再經歷一次失明

是時候了，發出你們有生以來第一次咩咩的呼喊吧！  
使用一種全世界都能夠聽懂的語言

不要讓這個X變成一個已  
不要在歌唱之前就被判決

我唯一關心的是這種語言的磁性

不該終止的結尾——如同我誕生之前的夜晚如同  
一隻尺蠖從白色變成黑色  
一次舞蹈或一種突變

突然我長成一個歌唱的青年  
寫下的第一首歌是獻給某個夜晚

所有的生者和死者，最初也是最後的夜晚  
大海震顫的圖案，以及在圖案中淹沒的一個青年

正是他教會我應該怎樣呼喊、怎樣在呼喊中向著光  
飲日或者飲血

要在黑暗中飲日在光中飲血  
要從黑暗中看見光在光中辨認我的字跡

時間和地點

1989-1990

## 見 證

我們面對的已經不是古代的河了  
見證者不在岸上

讓所有的青蔥在我的吃水線上祈禱吧

掉在乾涸的河道裡的一滴雨  
拯救不了整個嗷嗷待哺的魚群

這是海洋向水族發布的通緝令  
連漁民和他的船也算在其內

彈力以及它所確定的秩序  
明晃晃的鹽

人類繼承的唯一量具

你如何指著青天盟誓說要稱量我  
用一粒鹽稱量海

並且囁嚅著紫色的嘴唇  
讀出那個使你發抖的數字

按照均衡對稱和循環的法則  
被你準確預言的災難

地球儀上的每一道刻痕  
河水沖瀉的風景圖片

我們仍然在暗中作樂在午後瞌睡  
早晨醒來收聽金融行情和外匯牌價

女播音員總不會忘記道一聲再見  
再見吧！我就要成為問候的推銷員了

我所能見證的只是一件不公平的買賣

一點一滴那在流通之中已經黯然失色的沙子  
那被生生不息的沙漏吸乾了的時間

流過你的身邊與你卻毫不相關

我只是簡單地演繹了一種數學

比如我說天氣很冷正下著大雪  
我說這是夏天大約是在六月

但確確實實你出門不可能不帶雨具  
因為雪已經淹到了膝蓋

尤其是在某年某月的某個夜晚  
我說下雪不過是發生在最近的一個事實

積雪必須派一支野戰部隊清除

不要問我究竟發生了甚麼

作為見證者我並不在場

我只是模擬我的一位楚國的同行  
坐在乾涸的河道邊

這些含冤的石頭就是我的語言  
冬雷鳴六月雪

我所能見證的只是一個預言

只有上帝在場  
上帝是唯一的

我寫詩留下一些文字  
說我想說的話

我是唯一的

不要對我說死亡是最近的一個事實  
事實是我有我在我生我死

1989-1990

## 當獻的祭

不僅在清晨也在黃昏

獻上我們的晨祭和晚祭<sup>1</sup>  
獻上洗淨了的靜默的犧牲

按手於我們的頭  
吟誦著悲悼的咒  
    懇求你蒙你的笑納和垂顧  
投身於火作為燔祭<sup>2</sup>

獻給你作為馨香的火祭<sup>3</sup>

歌唱你失火的城牆  
    一切全燒在壇上  
    火光映紅了城牆和一些臉  
在大地的爐中<sup>4</sup> 在英雄的鐵鑿上<sup>5</sup> 在廣場的煎盤裡<sup>6</sup>

作為初熟的供物要把其中作為紀念的  
    就是一些軋爛的禾穗和一些血<sup>7</sup>  
作為初熟之物的素祭<sup>8</sup>

歌唱被輾碎的矢車菊

在畫像的面前在會堂的門口在城門之外

你們世世代代都配鹽而獻<sup>9</sup>

神立約的鹽<sup>10</sup>

我要在那裡與你們相會  
和你們說話

1989-1990

作者註：1-10參《舊約全書利未記》第一、第二、第三章等

## 在刀鋒上完成的句法轉換（組詩）

### 想像大鳥

鳥是一種會飛的東西  
不是青鳥和藍鳥，是大鳥  
重如泰山的羽毛  
在想像中清晰地逼近  
這是我虛構出來的  
另一種性質的翅膀  
另一種性質的水和天空

大鳥就這樣想起來了  
很溫柔的行動使人一陣心跳  
大鳥根深蒂固，還讓我想到蓮花  
想到更古老的某種水銀  
在眾多物象之外尖銳的存在  
三百年過了，大鳥依然不鳴不飛

大鳥有時是鳥，有時是魚，  
有時是莊周式的蝴蝶和處子  
有時甚麼也不是  
只知道大鳥以火焰為食  
所以很美，很燦爛  
其實所謂的火焰也是想像的  
大鳥無翅，根本沒有鳥的影子

鳥是一種比喻，大鳥是大的比喻  
飛與不飛都同樣佔據著天空

從鳥到大鳥是一種變化  
從語言到語言只是一種聲音  
大鳥鋪天蓋地，但無從把握  
突如其來的光芒使意識空虛  
用手指敲擊天空，很藍的寧靜  
任無中生有的琴鍵落滿蜻蜓  
直接了當地深入或者退出  
離開中心越遠和大鳥更為接近

想像大鳥就是呼吸大鳥  
使事物遠大的有時只是一種氣息  
生命被某種晶體所充滿或壯大  
推動青銅與時間背道而馳  
大鳥碩大如同海天之間包孕的珍珠  
我們包含於其中  
成為光明的核心部分  
躍躍之心先於肉體鼓動起來

現在大鳥已在我的想像之外了  
我觸摸不到，也不知它的去向  
但我確實被擊中過，那種掃蕩的意義  
使我銘心刻骨的疼痛，並且冥想  
大鳥翱翔或靜止在別一個天空裡  
那是與我們息息相關的天空  
只要我們偶爾想到它  
便有某種感覺使我們廣大無邊

當有一天大鳥突然朝我們飛來  
我們所有的眼睛都會變成瞎子

1989年12月17日 於西昌仙人洞

### 看一支蠟燭點燃

再沒有比這更殘酷的事了  
看一支蠟燭點燃，然後熄滅  
小小的過程使人驚心動魄  
燭光中食指與中指分開，舉起來  
構成V型的圖案，比木刻更深  
沒看見蠟燭是怎樣點燃的  
只記得一句話，一個手勢  
燭火便從這隻眼跳到那隻眼裡  
更多的手在燭光中舉起來  
光的中心是青年的膏脂和血  
光芒向四面八方  
一隻鴿子的臉佔據了整個天空  
再沒有比這更殘酷的事了  
眼看著蠟燭要熄滅，但無能為力  
燭光中密集的影子圍攏過來  
看不清他們的臉和牙齒  
黃皮膚上走過細細的雷聲  
沒有看見燭火是怎麼熄滅的  
只感到那些手臂優美的折斷  
更多手臂優美的折斷  
燭淚滴滿台階

死亡使夏天成為最冷的風景  
瞬間燦爛之後蠟燭已成灰了  
被燭光穿透的事物堅定地黑暗下去

看一支蠟燭點燃，然後熄滅  
體會著這人世間最殘酷的事  
黑暗中，我只能沉默的冒煙

1990年4月12日 於西昌仙人洞

## 厭鐵的心情

總是害怕回到那個夜晚  
那個火焰的時刻，置身其中  
讓奔突的熱血再一次燃遍全身  
詞語的力量喚起謙卑的生命  
在火焰中，廣場突然變得很小  
被巨大的熱情舉起來  
又從很高的地方跌落  
光芒的碎片把目擊者變成瞎子

只能沉默  
只能遠遠的，悄悄的自責和流淚  
履帶壓過頭頂的重量  
是無法體會的，沒有人能夠說出  
骨頭碎裂的聲音是不是悅耳  
還有更殘忍的鋼鐵  
從母親的乳房上輾過

豐盈的奶汁把天空染成很痛的白色

（我不願重複那種感覺  
讓更多的人和我一起，從死亡中  
撿回各自的臉，痛苦的再活一次）

從此，被鋼鐵浸透的那個夜晚  
成為我的疾病  
厭鐵的心情不可以言火  
只想採點桔梗之類  
在沒有英雄與蝴蝶的時候  
煮水論懦夫。想起來了  
便在郊外的某一所學校裡  
當一天鐘，撞一天和尚

我們就這樣活著，就這樣  
一個勁的不想  
一個勁的顯得若無其事  
彷彿甚麼也沒有發生過  
但是傷口在深處不可阻擋的發炎  
使我們的笑聲突然中斷  
我們就這樣難過得不是東西

就這樣作為沒有魚的那種水  
沒有鳥的那種天空  
沒有含義的結構。敲與不敲  
都是鐘；響與不響，都是和尚  
隔著玻璃的視覺飛機輕輕嘔吐  
就像一次不成功的流產手術  
把你掏空之後

使你全身空洞得乏味

那個夜晚之前我活得輕如鴻毛

那個夜晚以後我醒來心如死灰

1990年10月19日 於峨山打鑼坪

### 在刀鋒上完成的句法轉換

皮膚在臆想中被利刃剖破  
血流了一地，很濃的血  
使你的呼吸充滿腥味  
冷冷的玩味傷口的經過  
手指在刀鋒上拭了又拭  
終於沒有勇氣讓自己更深刻一些

現在還不是談論死的時候  
死很簡單，活著需要更多的糧食  
空氣和水，女人的性感部位  
肉欲的精神把你攪得更渾  
但活得耿直是另一回事  
以生命做抵押，使暴力失去耐心

讓刀更深一些。從看他人流血  
到自己流血，體驗轉換的過程  
施暴的手並不比受難的手輕鬆  
在尖銳的意念中打開你的皮膚  
看刀鋒契入，一點紅色

激發眾多的感想

這是你的第一滴血  
遵循句法轉換的原則  
不再有觀眾。用主觀的肉體  
與鋼鐵對抗，或被鋼鐵推倒  
一片天空壓過頭頂  
廣大的傷痛消失  
世界在你之後繼續冷得乾淨

刀鋒在流血。從左手到右手  
你體會犧牲時嘗試了屠殺  
臆想的死使你的兩眼充滿殺機

1991年1月6日 於峨山打鑼坪

## 讀書人的手

讀書人的手，握筆寫文章的手  
有時支撐著頭顱作思考狀  
自詡為治國平天下的手  
無縛雞之力的手。在強權面前  
堅持不抵抗主義，並且身體力行  
很認真地在逮捕證上簽字  
主動伸出手，讓手銬咔嚓戴上  
（整個過程缺少一點悲壯感  
想起某部電影你便啞然失笑）  
隨後的程序也是這樣完成的

接受搜身，自己解下皮帶、鞋帶  
用手提著褲子，大聲喊「報告」  
十條監規早晚背誦，條條記牢  
逐漸習慣枕邊的便桶，按時大小便

讀書人的手，紙上談兵的手  
秀才沒有造反卻以造反論罪  
但懶於寫申訴的手。既然不能  
斬釘截鐵，便只有欣然承受  
以空手奪白刃的功夫，制動，制怒  
制一切哲學和文學脾氣，制所有可能  
傷筋挫骨的驕傲、個性與自尊  
意守丹田，守住最後一點根據  
在鞭長莫及的深度，進入冥想  
克制住色欲、食欲以及自由的欲望  
一座青山保留的樹木包含著火  
斧子錚亮，置之死地而後生

讀書人的手，品評詩文的手  
只想寫出好文章千古流芳  
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手  
溫良恭儉讓的手。在暴力的鐵腕下  
開始產生變化，從骨頭到心情  
有過這樣的經歷之後處變不驚  
手伸出來，指尖泛著藍光——  
一張鴿子臉上長出一對鷹的爪子

1992年11月12日 於西昌

## 青銅之鏡

他總忘不了那場戰爭  
穿過肉體的廢墟，一支鋼鐵的大軍  
在勝利推進。硝煙，潰散的人群  
火光中，他看見一個青年  
手裡捧著一隻鴿子  
站在一輛坦克前面  
站  
著  
迫使戰爭在全世界面前停頓了三分鐘

戰爭的喧囂平息了  
那個青年和他的鴿子  
總在黎明或薄暮時分  
出現在這座城市的某一條街道  
這時候，便有熊熊大火  
在城市上空燃起……

這座城市後來又經歷了許多變化  
很多年以後的一個早晨  
那個青年和他的鴿子  
以青銅的確定形式  
落成在這座城市的廣場中央  
從此，人們的佇望中  
便多了一個不朽的亮點

而那位設計師沒等看到他的構圖

變成青銅，便死了——  
死於十年前的一次車禍

1993年12月15日 於西昌

以上六首詩首次刊登於《非非》雜誌1992年復刊號、  
《非非》雜誌1993／1994年合刊號；收入《周倫佑詩  
選》，廣州：花城出版社，2006年

## 春天的見證

預言中被犧牲允諾的步伐轟響了蠅群  
血的粘附

一千滴松脂的黃色淚水  
使歷史的琥珀絢麗多姿

一個深入晨霧的廢鐵收購者高喊  
「綠呵，比春天的鬼魂更黑的  
綠呵……」

霧是火焰的梯子和虛無  
岸邊的漁夫圍攏餘燼  
從灰堆取出斷齒

沿著重返的曲度，沒有一隻鳥  
能使白雲逗留，一片羽毛  
足以摧毀一片天空

天空的稗史  
設置了大地上同一的課業  
上帝的口試和心算  
「上帝現在，在哪裡？」  
「相信就意味著看見。」

曾經是我們牧師的老鼠  
率先剪斷臍帶，沖進牆洞  
恐怖來臨

恐怖已經來臨，隨著  
廢鐵摩擦廢鐵的減緩  
而擴大：草、墨水，嘴角的微弱光線

沿著重返的曲度，精蟲的赤衛隊  
吟唱肉的暴行，動詞與賓語  
狹路相逢

形容詞武裝到腔腸和子宮  
集權的子宮  
集權的節育環

哦，介入命運  
就是介入億人一面的苟活  
日漸和蒜泥，醬油味的標準音  
和口號混為一談

沿著重返的曲度  
水晶們繁殖的贗品更加玻璃  
以致，帷幕落下之前  
面具就遮住你皮下的丑角

以致無以區分，你／我自身  
在春光（這盜墓賊）掘深的隧道裡  
既是春的殉物，又是全部的見證

又有誰能否認：良知是個連體嬰兒  
內和外，循環與咳嗽，誠如  
沙漏、苦菜，補丁縫綴補丁

如此獨獨拍遍地圖

懷想絕育的天鵝  
把祖國（像一瓶安眠藥）  
咽進胃裡

從零開始，把玫瑰煉成血磚  
從零開始，直到孩子將零畫圓  
他頭顱過大，蒙面的證人殺雞取卵  
翻遍辭海，一教室的父親默寫1÷1

黑夜與黑夜充替，如兩個盲人推背  
掌心上星雲變幻，然而遊戲的紙牌  
僅此一幅

上蒼！  
世界偌大，我只憑租金活在自己肺裡  
監刑人緊繃笑肌說——  
這是奢侈！

一個捕風人為風所拘  
兩個蝴蝶專家製作蒙翳的標本  
三個綠衣人驗收我的紅心  
四堵白牆，瞪著死魚的夢眼

我知道，再有一刻  
秘密的距離，就要縮短  
我就要趕在零點劊子手之前  
說出豐收的廢鐵，巨冰的詩篇  
拒不供認礁石中的琴，我的  
風快少女：在另一個世界  
她看見我們的姨母，鼻血滿面  
指點豹子強壯的睪丸

沿著重返的曲度，鴉群  
迫降著從地獄飛臨的噩耗  
來到我們可見的餘生

唯一的水在江水中澇死  
江水磨銅，一生的銅鏡  
寒徹失敗的心靈

哦，心靈的失敗  
從春分一直凍裂赤道  
要重新忍受，重新生存  
只有隨時身揣毒藥

世界在世界著：生存，既免於死亡的緩刑  
春天在春天著：她預付了人類死後的恥辱  
我在我著：一條廢鐵的蛀蟲使語言顯靈

讓悲傷的礦苗燃燒吧  
讓滿目的鐵渣，流吧、掩蓋吧

你的盲區遼闊，你的暴虐  
在大地的斑痕裡  
鮮豔得多麼酷似一張軍事地圖

從□□的□□遁入■ ■的  
從□□的■ ■遁入□□的  
從■ ■的□□遁入□□的

灰  
燼

這是從末日逆泳而來的這是  
這是血液中蛆蟲的腳步聲  
這是蜘蛛的綠涎和鸚鵡舌尖上  
共生的春天

僅只一滴鮮血，斂驟了火焰的品德  
僅只一寸別的綠茵，都是背井離鄉  
僅只一次的春日呵，對愛戀已是太多

1990年3-4月

原載台灣《創世紀》詩刊1992年冬季號

## 春天的切片

春天：從未謀面的兇手。  
春天：精瘦的狼群，穿過雪的鏡子。  
春天：一個喊：賣！  
另一個在哄抬。

春天：愛戀的人站滿了峭壁，金質的喉嚨嘹亮。  
音樂堅持著。一直蒼老的手  
簽名潦草。從黑夜流出的血  
都是黑的。

春天：恥辱是她的糧倉。  
春天：在囚牆內，臉被抹去了。  
白色的臀，扭動著她的性。

春天：窺視和竊聽。  
春天：那預言中被犧牲允諾的步伐，  
再次驚飛暮鴉與旌旗。

春天：贗品的市場。  
春天：犬儒的原則。  
春天：熱量與運動。丁香花的奢望。  
光，是形而上的老虎，下山喝水。

春天：□□□□□□□□人質，□□。  
春天：□□！□□□□□□□□。  
春天：骯髒的刀。憤怒和鞋子，  
向誰去借？□□□□□□缺席。

春天：蓓蕾的線索，馬眼裡的隱秘。  
陰影在沙漠格鬥，畏蕙在病歷上書寫。

春天：你磨磚為鏡，照見我  
一個以耳鳴吟唱的石匠。  
春天：你又積雪成糧，賑濟那些應許的允諾：

在饑饉的赤道  
在蘋果樹下的裁決  
在誓言和慟哭  
在花朵簇擁著棺槨和婚床的

春天

1990年3-4月

原載《今天》文學雜誌1991年第3-4期合刊

## 沒 有

折斷的桅桿下  
沒有水手的歌聲  
失去了的年代  
沒有重複的記錄  
走過來的天橋上  
沒有回顧

一切帶有紅色的畫面  
沒有跌落的時刻  
一切曾潤色了許久的風景  
沒有變形的框架  
沒有任何一塊岩石  
在執著的凝視下  
不會化為泥土

1990年 於秦城監獄

## 陽光，在峭壁雕刻銘文

緩慢而笨拙，陽光  
在峭壁雕刻銘文  
一大群金色的蜜蜂，以巨鷹之翅  
肢體橫陳。峽谷  
整夜整夜呼嘯著  
風

黃金中的黃金  
這樣的陽光你一生守望  
它不是奧斯特里茲的天空  
此刻在峭壁，在人的仰望中  
緩緩移動

我們用它計數日子  
像擦亮一根火柴那樣  
讓消失在黑暗中的  
恢復人形，洞見不幸

1990年1月，山中

## 一九八九年以來

南方，四月  
一九八九年以來  
這種使人釋然之後又窒息的雨  
像一次告別愛情的沉思  
流動在追憶和血夜之外  
那一雙閉合的眼睛  
和它仰望的星河裡

這是一枚無關於時間的琥珀  
在我眼前的黑漆漆裡  
左右、平衡、晃動  
就像那一隻寧靜的秒擺  
用陽光的手指  
細長地叩響胸膛

黎明、黃昏  
這一蓬蓬燦爛也輝煌的長髮  
像燃燒在臉頰的紅暈  
熄滅，是一片哭泣的夜晚  
聲音由近而遠  
死亡的步履在頭頂的上空響亮

那於無聲處的光明  
就像盲人眼中的無數雙眼睛

一遍又一遍

感受神經顫慄的刺激

麻木，原本是失去了痛苦和歡樂

一種不治之症的真實寫照

南方，四月

一九八九年以來

這種使人釋然之後又窒息的雨

像一個追悼愛情的紀念

終止在土壤和氛圍之中

那一座天上人間的墳墓

和它正反兩面的碑文

1990年4月清明

## 時間就只是解放我的那人

時間就是解放我們的那人！

他向著我們奔來

分給我們一些金錶

一些，腕上的禁錮

一些，懷中秘密的秩序

我們是否接受了時間？

我回答了：是的

但我不接受那隻金錶

掉在地上的金錶，碎了

像一團小小的泥塊

金錶，滴答滴答地走著

全不是時間！

你們懷著被解放的興奮

在金錶上目送時間的離去

我是否接受了時間？

我回答了：是的

他一直奔進了我的心裡

我和他一齊，向解放奔去

時間已把金錶散盡！

你們指著我的背影：那人

揮金如土，那人

已把我們拋棄

我回答了：是的  
時間就只是解放我的那人！

1990.4.10

## 我們身體裡的……

歷史在我們的身體裡旅行  
那就是我們的生命。

生命在我們的身體裡旅行  
那就是我們的光榮。

光榮在我們的身體裡旅行  
那就是我們的鮮血。

鮮血在我們的身體裡旅行  
那就是我們的道路。

道路在我們的身體裡旅行  
旅行就在我們的身體裡結束。

在我們身體裡的  
只是（他們潔白的骨頭）不屈  
只是（他們圓睜的眼睛）希冀。

1990.6.4

## 天空和臉

六月的雲，溫柔可觸。  
一個少女從花朵移到岩石上，  
我聽見她的雙手剝開自己的身軀，  
一大堆子彈掉出來。

少女與別的石頭，  
同樣受到讚美。

讚美聲進入傘狀的天空，  
裡面閃閃發光。  
一隻碗，盛滿雨水。

只要掬起來，亮光和陰影，  
不過是人們在這裡或那裡的形式。

1990

原載作者詩集《舊鼓樓大街》，北京：長征出版社，  
2006年版

## 紀 念 ——為「六四」受難者而作

我目睹的暴力過去了  
它滋生的果實  
被恨的潮水洗劫著  
一個預言再度呈現

苦難，完整而安詳  
連同我的疼痛  
它們僵立在時間的鐘擺下  
整整一支隊伍的葬儀  
祭奠著記憶

而過去是無辜的  
衰老，那年輪的不幸  
迫使青春懺悔  
青春，竟也烙下了死亡那永恆的印

冬天是自由的  
在赤裸的空曠下  
夢，佔有著妄想  
如同想像的理性  
在堅忍的兀立中  
展示記憶疲倦的力量

一個進程  
符咒般凝聚的  
壯烈終結的力量

1990

## 雪中迷蝶

我為何來此？  
背鄉離井，朝  
更死亡的方向逼近  
別了吧，暖春啊，暖春

何以如此殘暴，凶狠？  
持續向下的伏擊，將  
我的羽翼散亂，撲騰  
狂醉的氣流激起浪漫

誰的夢將我喚醒？  
戴面具的影子懸空，赤裸  
揮動旌旗，拍擊渾圓的日鼓  
那鼓聲令我顫慄，耳葉紛墜

多麼想跳一曲更刺骨的花舞哦  
百合花瓣瓣赴死的捲揚，旋滑  
令這撕裂的愛情更淒美  
我柔軟的翼啊，會斑斕在下個春日？

1990

## 槍 械

那是在夜間  
我把槍械放在桌上準備拆卸  
風沒有驚動這裡的一切  
槍保持了最平庸的姿態

槍只有和歷史一起保持沉默  
才不會驚醒燦爛的穀粒  
驚醒人民的夢想，才不會喧嘩  
才不會讓果實離開樹枝

歷史是悠久而漫長的傷口  
只有子彈才能穿越  
所以，歷史走不出槍支的距離  
子彈要麼熟睡，像搖籃中的嬰兒  
要麼噴發，像燃燒著的火焰  
要麼生根發芽，但決不會開出鮮豔的花朵

當青煙纏住槍口，面對旗幟覆蓋的燦爛臉龐  
槍口便失去了平靜  
吐出了殘酷的秋天，那不是果實  
而是槍口的威嚴  
是英雄正步穿行舞台的一次揮手  
下面則是潮水般的人群  
煙霧般的歷史

1990.6.4

## 英雄與劍

一位英雄動身到千里之外  
去峽谷尋找他過去的那柄劍  
折斷的劍躺在地上  
使他想起鮮紅的血液  
想起許多頭顱堆在同一柄劍口下面  
表情各不相同，向度各不一致  
組成一朵紅色的花

一位詩人經過峽口，說這裡  
是通向城市的窗口  
英雄不以為然，峽口  
是流血的彈孔，回意當年的情境  
有頭顱落下馬來猶如花蕾落在地上  
是一種勝利的享受  
鮮血溢滿谷口，鮮花戴在胸前  
英雄讚美戰爭一如詩人讚美女人

戰爭結束之後，峽谷歸於平靜  
玫瑰花照常開放  
英雄卻只有守望寂寞的路口  
等候戰爭的第二次消息

戰爭已經死了，英雄卻還活著  
聽到最後一滴血在草葉上流動  
英雄開始悲哀

他想像臉上的皺紋  
是一條鮮血的河流  
淹沒了和平的花朵  
英雄主張用劍來割裂歷史  
所以，歷史總呈現紅色

死了，戰爭和英雄  
但玫瑰依然開在谷口  
像紅色的燈籠  
掛在夜空

1990.6.4

## 面對偶像

我有一種深刻的經驗  
用刀劍割開廣場中心的偶像  
沒有鮮紅的血溢出來  
但石頭本身卻具有精氣  
無論安放在哪一個句子裡  
要麼叮噠作響  
要麼沉默不語

但廣場需要一種崇高的裝飾  
需要人們虔誠祈禱  
即使有風經歷廣場，一些花朵  
隨風舞蹈，人們依然保持靜觀的神色

如果你在廣場中心講話  
會引起一些人的懷疑  
像品嚐水果和鹽  
過濃過淡都會有人反感  
不如乾脆飲泉，想像天空的清涼  
想像在自己的掌紋中布道  
或種植清晰可見的汗珠  
讓自己體驗生命的短暫和悠遠

所以，切開偶像  
又能在其中看出一條血的河流  
且有諸子百家在其中游泳在其中嬉戲  
而你我只能選擇一棟極端的窗口靜觀  
不可參與，不可輕舉妄動  
最好守住黃昏的河岸  
觀賞天邊不斷消逝的狼群

1990.6.4

## 世人都以為

世人都以為  
因嫌棄腳下泥土太黑太髒  
因盲目追求理想不切實際  
才背井離鄉  
自我放逐  
放逐到遙遠的天邊

大家哪裡知道  
幻化成純白雲霧的我  
是為了在  
昏暗無比的夜空裡  
摘採包裹  
最明最亮的星星

然後回頭  
向故鄉最荒蕪最低窪的角落  
用力潑灑出去  
灑落漫天  
夾雜無數種子的  
溫潤細雨

1990年6月4日

## 天安門前一棵樹

大家都以為我是一棵樹  
一棵站在天安門前的樹

一站就站了四十個春秋  
忍受了四十個狂風雪雨

洗盡了身上所有的顏色  
站成一棵黑白斑剝的樹

直到那一天的早上  
一個陽光普照的早上

一個渾身是血的學生  
依靠在我的身上

一個面目全非的老人  
躺在我的腳下

使得再也無法隱忍的我  
扯下了身上插滿的樹葉

從膽怯偽裝的自我中  
衝了出來

衝到長安大街的正中央  
擋住了一長列疾駛而來的戰車

1992年6月4日

作者註：1989年6月，在北京大屠殺期間，王維林以血肉之軀，阻止一排戰車前進，電視畫面傳出，震驚全世界，成為大陸民主運動的精神象徵。

## 主 義

亂草中的歌 飛起來的童貞  
早已遠離閨房  
時間抽打著脊背  
風中的人刀片一樣單薄  
為甚麼我又是山的兄弟  
水的丈夫  
為甚麼這麼多樹枝  
不能留住你的花 你的葉子  
也不能留住我輝煌的果實

回憶人類 我以痛苦為花園  
以真理為家 以政治和經濟為左鄰右舍  
回憶中世紀的祖國  
月光像一大群美女壓下來  
我飛馬揚鞭  
以英雄主義為一生的路途

回憶你楚楚展開的音容  
我深愛的仇人的女兒  
現在天就要下雨了 我就要大哭一場  
在詩歌旁邊 叫一叫你的名字  
為了多愛一次 我可以葉落千丈  
可以讓一千個人緊緊追殺

1990年春 清華園

## 最後的抒情

我就要離開你  
就要轉移到一個更安全的地方去愛你  
在那裡我會健康如初 淡泊 透明  
我會參加勞動 對生活懷著一種感恩的心情  
如果陽光很好 我會展露微笑  
會對自己說 除了你 我甚麼都沒有  
除了美麗 我甚麼都不知道  
我還會說 一遍又一遍 我說  
你是春天的心肝 天空的祈禱  
海洋潮漲潮落畢生的追求

現在我就要喪失說話的任何技巧了  
不惜一切代價  
僅僅讚美你的一根頭髮  
我就要用去一千種沉默的聲音  
一萬隻寧靜的歌  
現在我是一萬零一次看到  
在三月的桃林前面  
你滿頭飄飄揚揚的黑色的光芒

你是在愛情比金子更少 比曇花更短暫  
比鐵樹開花更艱難的日子來到我的身旁的  
你是冰天雪地裡僅有的一點火種  
僅有的一點心意 一點愛情的標誌

你是藍天下的大雪 陽光中的暴風雨  
火山深處的一汪清泉  
是秀麗甲天下的神女峰  
是下一代少女的方向  
我的病根和詩歌的源頭  
當土地要糧 天空要翅膀  
百始要當家作主 我 只要你  
你是唐詩宋詞的獨生女  
住在桃花和陽光的五好家庭 行雲流水的優秀寢室  
你是真善美大學的校歌  
校史上最珍愛的一頁  
我還要再說 再說一遍  
除了你的名字 沒有甚麼漢字不是糟粕  
除了我為你寫下的詩  
沒有甚麼詩句能夠讓我再唱一遍

正是你今天的芳齡 我的母親從水上回到桃林  
她是為了讓她的孩子能夠愛上你她才回到桃林  
她要讓我在桃林生 在桃林死 在桃林愛上你  
在我沒有出生之前 我的母親就先替她的孩子愛上你了  
在你沒有出生之前 你 就已經存在

愛你的水上的外祖母 外祖父  
愛你的雲朵裡的父親 爺爺 仗劍江湖的列祖列宗  
為了讓我愛上你  
她們在水上生 在雲朵裡死  
他們一生鬥爭 風雨無阻 卻從來沒有擁有過你  
他們是有妻子的單身漢 有丈夫的處女  
只要擁有你 他們可以放棄愛情和命  
可以不生下我

但 但是 但是啊 我不生誰生  
那麼多人都死去了 只有我不怕活著  
不怕苦難 不怕詩歌和光榮  
我只是怕死 我是個死後仍然怕死的人  
我要活著 做永生的人 做一個好人  
我是天才 正冒險來到人間  
現在我就要離開你 很遠很遠  
我對你的愛將更深更遼闊  
我就要轉移到一個更安全的地方去愛你  
在那裡道路通向我的血脈  
在那裡我和天空平等相處

1990年春 浙師大

## 墓 碑

六月，又一個  
沒有月亮的夜晚  
美麗的寓言  
可愛的童話  
真誠的諾言  
都在瞬息間  
化作遺憾

你只好繼續流浪

山石裸露  
山風麻木  
山野的腳步  
如泥濘的雕塑  
你的目光如月光  
照成黑夜的路燈

沒有月亮的晚上  
你為明天的太陽  
捏了一把汗  
衝不破厚厚的雲層  
也不失為一種悲壯

你只好繼續流浪

在你走過的路旁  
你淚流滿面地  
埋葬了無數屍體  
一直埋到  
你被別人埋葬

許多年過去了  
你的墳頭  
長出一株無名小草  
那便是你的墓碑

1990年7月18日 夜於省看守所

## 流浪者

閃電過處  
你用五指屏障  
擋住視線  
雷聲 依然  
不絕於耳

沒有雨傘  
路人的目光  
聚成雨點  
你濕漉漉地  
穿過鬧市

暴雨過後  
陰影漸漸消褪  
城市之外  
你的背影  
成為一尊雕塑

庚午中元 夜於省看

## 影子革命

影子總是在他人之夢鬧自己的情緒

幻想自己有一天變成奶白色的石像  
靜靜地坐在廣場一角  
用左手或右手托著腮沉思

沉思著來來往往的影子們忙些甚麼  
沉思著名稱和身份，階級和階級鬥爭

沉思著要是十萬支火把  
便有十萬個團結的變身

沉思著要是他人躲避驟來的雨  
沉思著浪漫的起義，激情的革命

心裡草擬著向歷史交代的獨立宣言

其中一個給雨淋濕的影子想站起來  
想說：「我們是不是可以坐下來談談……」

話語還沒說完就倒在泥濘，消失了

1990年8月

## 老去的心情

廣場上一頂軍帽的正中央  
閃動著一顆明亮的金屬星星  
剛巧閃動著三十年後的華表  
與我們路過遺留的側影交疊

這是古都二零二九年的夏天  
再次走過就想起年輕的浪遊  
參觀陵墓兩側廊道褪色的壁畫  
參觀興盛然後衰微的唐代風景

三十年後我們都老眼昏花了  
幻覺散去的人群如重聚的浮萍  
遙想究竟是哪一年下了場雨  
沖洗掉血肉模糊的赤色清明

老去的心情像燒一尾糖醋魚  
血早流乾了，有色有香倒不腥

1993初稿

2000修訂

## 另一個世界的悲歌（組詩·七首選二）

### 一、摹擬春天

這一年春天，流言與厄運滄沓  
一場噴出傷痕的雨季  
濕潤的火焰四處擴散  
穿過每一個人的皮肉，走進三月  
走進1990，這個破碎與懷舊的靈堂

流出綠光，摹擬的春夜  
子彈在記憶裡彎曲地飛，這個老手  
在半路上停步，似是而非  
瞄準星辰  
打開一盞盞零零星星的燈

透過黑鐵條的窗戶  
一小塊，一小塊的天空抱著桃樹枝  
在光線的每一根脊背上微微發抖  
日子煎熬一天又一天  
月色桃花散發清香的死訊

對於劫數，最敏感的事物洩露了  
異樣的表情，觸動花園  
那棵成年已久的黃桃樹  
皮開肉綻，為眼紅的祖國滾出淚珠

明察秋毫的流言和苦難  
堅定地，在一潭死水中徹夜閃爍

它豐滿成熟的刀子  
挖走我的心肝  
沒有聲息，沒有一絲聲息  
猶如遠方霧中的牢房  
給每一張黃臉烙下斑駁的印痕

一夜之間  
一顆心朝憎惡炸裂  
一粒粒垂落的肉松子  
一屋書頁上消失的文字  
向所有的黑夜飛去

一片片花瓣，模樣各異  
逃離了枝葉  
而逃離黑暗的人  
像動亂被風波撈出來  
投進井然秩序的高牆

這些攫取惡名，被定罪的肉體  
這些活生生的——  
變成石頭的靈魂啊  
使分離和判決在鐵屋子裡  
擁抱雪亮的空氣

被玷污的一群，臉青面黑  
行屍走肉，隨便幾個詞語落在紙上  
就能讓你們終生結冰

在勞改的世界  
修飾一片青春的廢墟

而你，承擔悲劇和輕浮的角色  
不過是某個夏日，別人犧牲的對象  
如一陣火焰的嗚咽  
墜入了更遠的遠方

一些陰影飛來  
你的面孔破碎  
反動的罐頭被撬開  
隨著走漏的空氣變質  
關節中煽動的風濕  
在遠東，宣傳反革命的酸痛

如此的暈眩，正如一場流產的革命

頃刻間，廣場水火不容  
草皮尖叫，松針逃進溫暖的彈殼  
精通暴力的手腕  
帶著話筒、公章和火藥的味道  
用高壓開口，萬物喊痛

人類又一次用死亡練習急轉彎  
我渾身的毛孔垂掛憤怒  
面向半個祖國下跪  
——六月嚎啕大哭

明天，日子和歲月  
將在哪一道閃電上喘息，拖著

這座城市被蒸乾的軀體  
一轉身，比死亡更迅速更徹底

那裡，緊鎖的城堡！過分的光明摧毀了晝夜  
那裡，顛倒的頭顱！渴望夜晚、廚房、女人  
那裡，骨肉的減法！黑夜是最大的奢侈  
那裡，模範的牢獄！人類最智慧的古跡

## 七、世紀末，一個唯心的初夏

山城，爬坡上坎的房舍  
街道、拐角，在世紀末患了偏頭痛  
一張發鏽早衰的臉  
沾滿灰垢，召喚死亡  
小洞天火鍋夜夜火爆  
毛肚、黃喉、鴨腸  
冒著青煙左傾，風捲殘雲  
這個唯心的初夏，主義出逃海外  
我一個人長途搬運悲苦，通向獄堡  
企圖在發燒的城市償還死神的債務  
妄想，危情加速

背著隆起的祭祀和六月莽撞的山河  
我提前兩個小時，爬過饑餓  
爬上下石板坡  
記憶從水泥地面揭起，舊痛隱隱發作  
石縫擠出幾棵荒草，頭頂藏匿  
費九牛二虎之力，我擠進

一扇鐵門

偏西的小屋，看守，警察叔叔

像室內古怪的音樂

用枯燥，不耐煩的降f小調

呼叫著如捲心菜，蔥頭，青菜疙瘩

一樣混亂冷漠

嘀嘀咕咕的犯人家屬

瞧，我一身飄雪的衣裙

素白的蕾絲，用盡了力氣純潔

使幾顆穿制服的頭顱，坐在椅子上有些內疚

一束向外張望的茉莉花握緊疼痛

握緊劃破掌心的憤怒

在看守所的接待室釋放出寂靜的光

這不是兒戲，芬芳的花朵

值得浪費，為了

幾盒香菸和抄寫幾個晝夜的

《杜英諾的悲歌》能夠送到

那雙被貧血凝固的手裡

看守的眼珠在書籍上掃蕩，亂象叢生

我在心中為你朗讀

這個一錯再錯，凶兆流淌的年代

深夜，我一個人

把苦難壓縮，放進抽屜

詩歌是我的口糧，等候是我青黃不接的稻穀

「嘿嘿！茉莉花？這是甚麼地方？」

「這是蹲獄」他們權力的話語

讓滿屋塵埃冒出虛汗，我屏住氣

這裡，一扇鐵門主宰斜坡上的命運

戒備森嚴的獄堡擠滿了  
標著數碼的身軀  
青春被塞進門角  
意志捲入任意一捆拖布  
在被剝奪，被管制的地面  
掃來掃去  
這些打著數碼的肉體  
只有一個名字：囚徒

我再一次刨出語言的糖衣  
裹著良心的血滴，像一枚閑棋冷子  
對弈他們，山核桃一般堅硬的心  
而這一次  
一個被嘲笑的天使  
飛翔的嗅覺  
夾滿了悲傷與感動的翅膀  
越過兩層樓高的空氣  
聞到了你禿頭的氣息

如果你渺小彎曲的靈魂  
註定要撞入秋天的虎口  
在夏日的深處  
誰的命運將越來越殘酷  
誰的憂傷？誰的眼淚  
將落得更輕，更遠，更遼闊

1989年-1992年  
寫於成都、重慶、北京  
2012年 修改於北京

## 當黑暗鋪天蓋地

當黑暗鋪天蓋地  
我們的節日也已到來  
光明正在酒窖裡釀造  
我祖國的酒窖天才的腦袋  
像悲愴的麥子被成片收割

心啊，銘記著罪惡  
守護一爐脆弱的炭火，冬天  
流放者的冬天攀上了高高的城堡

有甚麼寶藏不能廢棄？  
有甚麼黑黢黢的刀不能被眼淚洗亮？

看那人群中最軟弱的走在了最前頭  
並向宿敵擲出了話語  
看那無知的，來到我們中間  
帶來了英雄復活的最新消息  
原先急於走出愛情門檻的人  
終於被說服，轉而  
用堅貞的嗓門把愛人歌唱

從流放地重返家園  
向饑餓的母親懺悔的兒子  
一貧如洗而萬分富有

我們，這些深諳咒語的幽靈  
似乎在前進，其實在徘徊  
剛走出襁褓，就嚐盡了失敗

而那紙上烏托邦的病人  
開始流淚了，焦慮的兄弟們  
在盛夏的山頭飛行集會  
奢侈的言辭從心裡腐爛下去，自由的奴隸  
如同太陽的幻影，憂傷，顫抖  
我們移挪進石頭的居室  
看見黑暗像黃金的倉庫被打開

兄弟們，快建造一座活火山  
一匹慷慨的戰馬，聖徒的手杖  
再準備好一副來世的棺柩  
這偉大的盛典和業績不要錯過

當黑暗鋪天蓋地  
我們的節日也已到來

1991

## 自由女神

當它注視人群的時候  
它就不再是水泥是石塊甚至  
是它自己  
冰雪敞亮的沁涼的指峰  
翻越怨恨和狼爪的  
火光  
俯瞰擱淺腳下的  
喧囂

密集的血脈紋割黑暗  
溯人體而上  
蔚藍的呼吸撞碎臉殼  
鍍金的深空  
期待總是不期而至  
時間輻射柔軟的空間  
陽光沉澱彈性的肌肉  
積聚豐滿的  
虛無

當它朝向它自己的時候  
它就不再是它自己 不再是  
冷冰冰的塑像的衣褶和  
唾液  
它只是一種永不兩次重複

同一軌跡的螺旋形升騰  
一種電波微顫的方式  
火炬的指針循環不息  
星球碰撞的天體位移  
水汪汪的騷動完美凝脂  
寧靜的影子搖響  
清脆的啞鈴

重濁的雙翼波浪合攏

自由從逃離它自身中重獲自己

夢境邊緣的焦灼衝擊中心

平靜的一瞬恣肆

永恆

1989年1月8日 初稿於獄中

1991年5月24日 重寫

編者註：八九「六四」爆發前，作者因1987年底於北京五所高校舉行的「中國詩歌天體星團」詩歌大爆炸的活動被當局以「擾亂社會秩序」罪名判刑三年，此詩初稿寫於1989年「六四」前夕的勞改隊獄中，為避免搜身查到，當時命名為《青銅女神》。八九學潮開始初期，作者夫人秋瀟雨蘭探監時悄悄將此詩稿帶出時被搜身查到，幸而她機智地說此詩是獄中丈夫獻給她的詩，女看守警惕地讀了半天沒發現甚麼「政治情報」，只好還給她放行。

祭 奠 —— 懷念偉大的1989年6月4日

這個日子  
是刺刀尖上  
沒有收斂的  
記憶——  
是帶血的翅膀  
滴下的  
呼喊——  
是死者眼睛裡  
沒有闔上  
的天空——  
是大牆後面  
鏗鏘  
撞響的  
寂寞——  
是1989年  
6月4日  
天安門  
廣場——

作者註：1996年6月4日夜淚記於聽美國之音廣播之後，時秋瀟雨蘭正播放《大悲咒》磁帶以示沉痛祭奠

## 給十七歲 ——「六四」二周年祭

題記：你不聽父母的勸阻，從家中廁所的小窗跳出；你擎著旗幟倒下時，僅十七歲。我卻活下來，已經三十六歲。面對你的亡靈，活下來就是犯罪，給你寫詩更是一種恥辱。活人必須閉嘴，聽墳墓訴說。給你寫詩，我不配。你的十七歲超越所有的語言和人工的造物。

我活著  
還有個不大不小的臭名  
我沒有勇氣和資格  
捧著一束鮮花和一首詩  
走到十七歲的微笑前  
儘管我知道  
十七歲沒有任何抱怨

十七歲的年齡告訴我  
生命樸素無華  
如同一望無際的沙漠  
不需要樹不需要水  
不需要花的點綴  
就能承受太陽的肆虐

十七歲倒在道路上  
道路從此消失

泥土中長眠的十七歲  
像書一樣安詳  
十七歲來到世界上  
甚麼也不依戀  
除了潔白無瑕的年齡

十七歲停止呼吸時  
奇跡般地沒有絕望  
子彈射穿了山脈  
痙攣逼瘋了海水  
當所有的花，只有  
一種顏色的時刻  
十七歲沒有絕望  
不會絕望  
你把未完成的愛  
交給滿頭白髮的母親

那位曾經把你  
反鎖在家中的母親  
那位在五星紅旗下  
割斷了家族的  
高貴血緣的母親  
被你臨終的眼神喚醒  
她帶著你的遺囑  
走遍所有的墳墓  
每一次她就要倒下時  
你都會用亡靈的氣息  
把她扶住  
送她上路

超越了年齡

超越了死亡

十七歲

已經永恆

1991年6月1日 深夜於北京

## 站在死者的後面

我們看見結局，太陽升起。那個太陽在你們眼中，是甚麼樣子的？

我站在死者的後面  
注視你們。我問：我們  
為甚麼在今天死去  
子彈穿過活動的人  
你們說出我要說的話  
你們活。看見一個民族  
他的黃臉  
像原野上兀立的墳墓

黑暗；兄弟，姐妹  
和你們在一起  
時間離開你們  
時間一剎那  
停留在我們這裡  
我們的肉，瞬間  
成為泥土；椎骨、腦漿  
殺人者把它們製造成  
你們舉著的花朵的形狀

停止重複無用的話  
哀悼的歌曲  
停止：相互攻訐的語言  
你們活著，每一天  
使我們在死亡中  
更加消沉。我們  
在黑暗中生長  
我們的重量聚集  
壓在制度的根上  
學會活動的手  
從空中突然伸出  
在一個國家的臉上抓

不是為了復仇，或者  
那一剎那太年輕  
我們死去；你們活下來  
你們說些甚麼  
背對我們消逝的方向  
詩歌作證——  
我們的肉體展開  
我們躺著，感受  
夢想一剎那離開時  
肉體的壓迫  
時間從上面滾過去  
你們喊叫；你們  
承擔叫喊和沉默  
雙重重量。詩歌作證  
我們繼續看著  
你們，不是讓你們  
在絕望、陰謀中運用語言

為了孩子。我們  
仍有肉體，他們就是  
我們的孩子；我們  
在一個剎那站在你們前面  
站在中國前面  
無數的名字碎裂  
變成泥土、苦難  
與冰冷在一起  
我們推開親人  
他們伸出手，想拽住我們  
想讓我們發出  
和他們一模一樣的聲音  
看見無數的蠟燭  
孩子跑著，閃耀著光亮

請保存那些花朵  
那是亡魂們在聚集  
記住詩人與你們自己  
孤立無援時發出的聲音  
那是中國的聲音  
是死者在對活人講話  
是泥土、石頭、野草  
血淋淋的太陽  
揮動尖尖的爪子  
在活人的身體上爬

我們看見中國  
筆直地看見結局  
太陽的嘴角上掛著血  
太陽剛剛喝完中國的血

正在東方徐徐升起  
我們看見那些  
我們從黑暗的裡面  
推出去的孩子們

1991年6月3日

## 今天的日子

### (一)

今天的日子，產生於兩年前的  
今天，今天的日子  
已延續了億萬年，後來有人  
命名了它；一個數字，一個  
榮耀和卑微的時辰，後來  
人們習慣了它，並從這個日子裡  
孕育了孩子和許多美好與醜惡的事物  
世世代代，黃金的馬蹄踩過  
鮮花獻出它的童真  
一個個夏季，從中揀拾它的玫瑰  
接受了它的清泉；但是  
今天的日子，始終沒有發生甚麼  
令人難忘的悲喜劇；也許  
正是這種平凡  
也許正是這種簡單的重複  
才使得今天的日子  
得以神聖和不息地繁衍

### (二)

「那麼就從現在開始吧。」

一個聲音，一道思想的光線  
在黑暗的甬道裡  
擰得越來越緊，讓絞出的  
水，淌向屋以外的大地

空蕩蕩的四壁，懸掛著  
經典的頭骨，蝙蝠似鼠非鼠  
似鳥非鳥的造型  
倒掛在昏暗的朽木上  
歌唱：「我們是皇帝的僕從  
我們的價值超過奴隸。」

那麼開始吧，那麼  
用我們已用得順手的鋤頭  
為腦中的蛆蟲  
挖一個墳墓，那麼就從現在開始  
為我們創造一個  
新的日子，讓這個日子  
成為人們治病的藥物  
成為每家每戶的掛鐘  
成為我們所喜歡的鮮豔明麗的服飾

就這樣，人們默默工作  
並不知道，或者  
並未完全意識到  
他們正在創造一種  
全新的生活，而這種生活  
是用血、骨頭和筋肉來構築

### (三)

今天的日子像種子一樣在抽芽  
今天的日子像孕腹一樣在膨脹  
今天的日子像鮮血一樣在流淌  
今天的日子像子彈一樣在尖嘯

反正，今天的日子正在發生  
在兩年前的今天  
它還未出現之前，已經  
蓄滿了形而上的火藥，一個深坑  
越挖越深，一個深淵  
讓願望和奢求墜入

僅僅是期待的錯誤  
毀壞了春天的眠床  
整座城市進水了，整個心靈  
進水了，突如其來的氣候  
把劇變鑄成一枚鐵釘

釘在歷史的恥骨間  
不能走動，使向前的姿勢  
固定在一座雕塑中，不能走動  
把今天的日子，變成  
一刻風景，從曝光的鏡頭裡撕碎

### (四)

僅僅遲疑了一步，讓愛戀的人

流淚，僅僅錯過了一次約會  
便永遠不能互通；今天的日子  
邁著疲憊的心願  
穿過今天，而把肉體  
那支離破碎的骨頭和肉  
拋在街頭，等待明天去收拾

那麼就這樣承認  
死是一件偉大的事，那麼  
生作為兄弟能永遠  
躲在幽暗的深處，而不露出它的頭  
而不把它的堅強，分送給  
廣大的胞弟胞妹嗎？那麼  
死亡作為最後的手段  
誕生作為最初的掙扎  
能彼此沉默於靈魂的劇痛嗎

就這樣，用生和死來醫治  
就這樣，用歡笑和哭泣的言辭作藥  
讓今天的日子啜飲他自己  
的苦汁；在獨處時  
回憶榮光的創傷，來自哪一個時辰的報復  
哪一個時辰的刀嵌入皮肉

## （五）

今天的日子作為衣飾、掛鐘或  
別的甚麼，如今已成為現象一種  
它作為一個象徵，躺在日曆中

做著無盡的惡夢，它的美夢  
僅僅在翻開時，露出  
光輝的一角

僅僅是這麼小小的一角，也足以  
令人頭暈目眩，僅僅是  
一頁便翻過了落日的長河  
讓今後的日子，延續它

呵今天的日子，死難的高城裡  
飄滿旗幟，一座空城池  
被傳頌千古；呵夏天信仰的大樹  
倒下來，把轟鳴的響聲  
將這一世紀遍地震動；呵被鋸斷  
的大樹竄出嫩芽和根鬚，無聲地  
形同今天的日子；生命不朽

1991完稿

## 石頭

### (之一)

這世界太大，失去了便永遠無法復得  
一種白色的虛無  
在文字的後面站起。有人呼籲「不要」就是最大的富有  
我若無其事，讓所有的時間從指間飛逝  
時值秋天  
指縫外面天空亮得如此純淨；我看見未來的路還長

沒有顏色的陽光照射出我的影子  
在地下。我知道那是自我  
爬蟲一樣在地上爬行  
溫文的唇無法觸及他的額頭而未來攜帶著炫目的過去永  
不褪色

正如回想往昔，她的眼睛偶爾站在窗前  
這就是美麗的風景  
窗內投射出一塊石頭的形狀  
擊碎了她的瞳仁  
蒼天如洗大地如染。於是我摸索著拉上窗簾  
變為石頭

## (之二)

任何超越都是對現實的逃避  
窗上的影子是我還是影子，影子在玻璃內還是在玻璃外  
或者是在玻璃之中  
一個人對著窗子朗讀他的詩歌  
「讓生活淹沒我的足跡  
尋找的後面是丟失  
……  
我們停下吧！就在這間老房子裡。守著！」

看不見窗上有無玻璃  
聽不見詩歌是否飛出了窗外

時間之中  
洪水淹沒了一些石頭，一隻手臂伸進水裡  
（河水渾濁）  
摸著石頭  
拾起石頭  
扔出石頭

天空便有一隻受傷的鳥  
天空中掙扎的鳥至今還在掙扎……  
又一顆石頭在向它靠近。暮色遮掩著悲劇

## (之三)

我思考著身邊的每一件事物  
比如這一夜找不到月亮，而日曆又丟失

如同離開一個地方接近你而又看不見你。月亮是塊大石頭  
在夜晚的寂靜中傾洩一種永遠也找不到的東西  
我走近了她們不動我走開了她們不動  
那夜我徘徊了很久，無法進入睡夢中  
那夜找不到一種親近她的方法

地球淹沒了月亮。地球是塊更大的石頭。  
有一個故事在球體上旋轉  
「搬起石頭砸自己腳」。於是石頭藏起了石頭

我們看不見太陽我們看不見月亮

#### (之四)

一幕悲劇在舞台上演  
台上的人在動，台下的人不動。人們流著淚  
感到：悲劇永遠在故事之中  
悲劇走不出故事

「他們忘掉了自己」

選擇一個時刻走出劇場，四周很靜，空無一物  
關於人，關於歷史，能說些甚麼呢  
心靈深處的羔羊向天邊滾移。在它們遠去的時候  
選擇一塊石頭，坐在上面。看著羊群，看著羊群洪水般穿  
過柵欄

洪水沖塌了堤壩，淹沒著石頭  
我們

或是岸上的石頭或是水中的石頭或是手裡的石頭或是正  
在飛向石頭的石頭……

閉緊雙眼：

石頭瞬時藏起了石頭

1992年6月

## 誕 生

我是一名祖國的青年  
穿著白屍布的鐘擺下的小丑  
基督的骨架彈奏鋼琴  
雙眉緊扣仇恨的眼睛  
面對越來越放肆的隕石坑  
腳下擺著一劍  
蒼涼的淚水不斷地比較  
不能再無知地立即跑到大街上痛隨理想  
我去向無限流動的肉欲的黑布偶劇  
點燃骷髏的柔軟的肉體  
沖洗我哭喊的童年階梯  
一個更純潔的劈開我的心肉  
愛情即將閃光  
我的胃哽著時代的菸頭  
無力的抓住媽媽的手  
我們的礦山有一個共同的悲愴的靈魂  
市中心越來越像一場巨大的惡夢  
死神的殘骨在每人臉上最後的飄揚  
白紗的圍牆將要湧起  
白天一到肉體晃動著走出來  
表妹胸前戴了一朵黑玫瑰  
我舔著她軟軟的胸膛  
恥骨興奮地走向終點  
肉體最乳房地掙脫了鋼絲

從小就是一個善良的學生  
如果此時我是女的一定是白衣天使  
我一大群女孩子抱著哭  
我應該死他們不該死  
內心抽搐著任其毀滅的昏迷  
憤怒地摔碎生命的杯子  
把嘹亮的小號留給明天

1993.4.23北京

原載《人行道》第1期，成都，2001年

## 傷 逝

### I

六月 傷口在竊竊偷笑  
從裂開處 鮮豔的肉色橫露  
是你突然發現的一雙黑眼睛

天空 不斷放棄一貫的表情  
回憶拒絕所有的邀請  
在一首舊詩的中心  
跳動  
死亡 比生存更完整

六月 我握住一雙手  
一隻手冰涼 另一隻手越來越冰涼

### II

四面的楚歌都回到你自身  
更多的影子將你重重包圍  
黑暗 黑暗 黑暗  
黑暗像一柄鋒利的斧頭  
逼進 逼進 進——

繩子被割斷  
掌斧的手被繩子一斷再斷

倖存者逃入紅塵 把柄旁觀  
你在黑暗中不言不語  
剩下的一段日子是你所有的日子

1993

原載作者詩集《途中的根》，福州：海風出版社，2001

## 在這樣的國家，我們只有冬眠

但冬季過早地來臨  
我們的樹木開始乾枯  
我們再也沒有養分去供奉  
於是我們的黑髮被歲月的雪  
染得漸漸斑白  
我們的皮膚像龜裂的田野  
冬季來了  
我們都愛冬眠  
心臟累了  
血液累了  
我們在雪底下冬眠  
在這樣的國家  
我們只有冬眠

1995

## 我們的眼睛是兩口枯井

眼睛這兩口枯井  
散亂的目光深處是肥沃的淤泥  
曾有愛情的禾苗被淚水的火焰燒盡  
我們住在悲傷的另一端  
隔著高牆看遠處的太陽遠處的山  
夜裡夢見遠處的人  
用思念的網打撈零散的往事  
然後讓骨頭裡長滿骨頭

1995

## 如果你的名字叫上帝

我似乎聽到了你的聲音。  
風吹著，吹透了潮濕的樓板，  
這場景好像在一本書中。  
多年來，我被一盞黃光照著，  
在書中做夢……  
你麼？如果你的名字叫「上帝」，  
從我裂開的血中，這名字  
有些陌生：我認不清自己……  
我沒有生活，沒有過去，沒有空間，  
像一個影子在世間漂浮。

我曾懷著一個秘密的願望，帶上  
秘密的刑具，到北方去。  
在清冽的空氣中，我幾乎死了。  
赤楊，煤球，銀杏，一排紅色的樹，  
在河邊，當我乘車駛過時。  
玻璃，大廈，反光，深夜的街上  
輪胎軋出的響聲……  
在北方，我尋找的東西被一層薄冰蓋著，  
但我離開了，帶著腦際的雪和落葉。

回到家鄉。在江南的霧中，  
我看不清自己。  
南風偶爾把水面吹出裂紋，

回到過去使我感到痛苦……

血，響著。深而黑的夜，我聽到了。  
書頁軋軋作響，這傾聽的姿態  
好似一幢建築的結構，  
而衣服，是張開的腳手架。  
從這房間，我生存的刺向世界伸出。

我似乎聽到了……這歷史……

1995年

## 死，生

死，你是生的另一個名字。  
我在沙中漂  
我在水中漂  
我在越來越薄的空氣中沉淪

你的名字那樣輕  
就像你的身體  
我能感到  
你的熱和冷  
你的刺  
已卡在我青春的血中

但你顯然更像一隻藍老虎

從天空躍下，  
那樣透明  
那樣弱小  
像一個凶暴的嬰兒

1995年

## 世紀之秋

男孩，當世紀之光快速轉移  
而我們趕上肅殺的秋季  
你說我們快成熟了而我說不

我憎惡這懶洋洋的成熟的果園  
我要繼續狂怒的哭泣暴跳的  
速度哦盛夏的熱！我要午後的雨  
繼續一廂情願的愛繼續此刻我仍在  
街上走著呢但我是在遊行而不是購物

而我們擁有太多智慧我說這是謊言  
我情願留在未知中這沉穩深不可測的藍  
是青春之敵

而我們擁有太多死亡我說這是謊言  
不是死亡是死亡的智慧催我們年老

1995年

## 哀歌之七

### 1

祖國像一粒小米被一枚子彈擊中。  
橡樹把它的金冠讓給黑夜之王，自己連根拔起  
任風暴的大合唱洗劫家園，搶奪籬笆、石桌和篩。  
蟋蟀部落的遷徙開始了，蟻群爬過牆腳的枯葉：  
如果有人把它揭開，定能看見整個秋天的腐敗。  
如果有人把這記憶的手掌攤開，定能看到河山的沉落。  
馬蹄踏過青瓦，草兒驚呼。流星雨濺出留仙座，夜空耀眼。  
如果兒時的小洋蔥就是營養，遠離土地也就能忘卻父親。  
遠離土地的人不能不忘卻土地，唯母親的形象撞擊內心。  
誰可以狠下心把珍貴的體驗化為糞土。  
以糧食為根的必將歸於塵土，以漢語為水的  
必將漂泊。這是黑暗的命運，這之中必有秘密。  
而揭開它竟是我們的命運。這血還能分出  
更稠的血，猶如這水——濃得叫我們流淚。  
而祖國像一粒小米被步槍抵住喉嚨。五月的群山，  
六月的群眾，都在清醒地注視那個後退的方向。  
當一隻眼睛掉在地面、一隻手臂掛在空中，  
有人利用這個機會，把詩歌和政治混為一談。  
而秋天靜靜升起，猶如失去的橡樹，  
它的氣息充滿復活的力量。那就復活吧，  
記憶，如果耳中的風暴可以擊暈頭腦，  
腦中的死水又何嘗不能驚醒靈魂。

## 2

站在黎明的碼頭，我是黑夜的孤獨者。  
站在白天的故鄉，我把出發的影子拉得比歸來還長。  
站在晨光中我理解到傍晚之所以被黑夜吞沒的緣由。  
我永遠在從這裡離開，又永遠在從別處歸來。  
在大海的耳畔我把山風的歎息連給波濤。  
在商業的中心我把祖國的神秘花朵藏於耳中。  
在巴士上、火車上，在緩慢而平穩的輪船上  
我把奇異的目光投給玻璃山水、撲克面孔  
和同樣冷漠的城鎮和城鎮。在黎明的山崗，  
在曙光的航空站，我是夜以繼日的抒情詩人。  
在高速公路把生殖器插向鄉村和鄉村的地方  
我讓縮小的影子退回到母親子宮的黑暗之畔。  
在科技的俯視下，在影像的風暴摧殘心靈的都市，  
我已無所謂我更小的心靈遭受更大的摧殘：  
我已無所謂星空的布袋口收得更窄更緊，  
同樣不在乎知識的皮膚萎縮或者光鮮，生出棱角  
或者淡出烏來。在城市神經滲出血絲的交通網，  
我乘坐無愛無恨的巴士、電車和詭秘的地鐵，  
像水泥一樣安穩地生活，像枯葉一樣散步。  
在鴻福大樓和國華大廈的出入口，我每天出出入入，  
有所思，有所夢，有所得，有所失——  
反正無所謂。

## 3

這不是虛無，朋友。這是動物的現實，  
而我們是動物中的動物，處於

現實中的現實：你盡可以管它叫做夢  
或夢的現實。我說過我無所謂。唯一的尊嚴是詩歌的尊嚴。  
唯一的幸福是詞語的呢喃。我在「夢」這個字的草頭上飛翔，  
歡樂的陰影掠過故鄉。故鄉就是我認識並寫下的第一個字。  
我在後期殖民地的陽光中如魚得水，我也有我的生活方式。  
我能學習的我已經學習並予以包容，我在社會的洪水中  
拾得一葉扁舟，要有多危險就有多危險。  
前面還有時代的猛獸，  
陽光中的毒草，高科技的私刑，自由的逼供。  
而我像枯葉一樣散步，在黃昏的入海口回憶日出。  
耳中藏著詩歌的韻腳，視野所及全是生輝的文字。  
在政治的光譜中，在太平洋的歌喉裡，唯一的尊嚴  
仍然是詩歌的尊嚴。是撕下「為了生活」這個面具的時候了，  
哪怕已經沒有了真面目。自己才是地獄。  
恰恰是在沒有英雄的時代詩人才要粉身碎骨，借詩還魂。  
而這是輕而易舉的事，秘密就掌握在我們手中。  
當我寫下一首新詩的第一個字，  
我就又回到了語言的故鄉，看見  
女人把她們鮮花的命運  
撒在天堂的街道上。

1995

## 紀 念

### 1、昨 夜

只有昨夜：一個人突然躺在我瘦弱的雙臂上  
她太純潔，以至於不可阻擋。「如果夜晚只能拯救」  
「我們首先忘掉自身。」細風向窗縫移動黑暗  
這麼多人不被注意地衰老。事情剛剛開始  
人必需有兩次死去，至少要兩個人才能完成一個人的命運  
最後肯定不是我們能有幸在黎明前看到仆倒的人群

而夜晚並不需要你捂著發燙的額頭到處尋找星辰  
「睡吧，罪惡在黑夜到達，同時用兩個肉體加以傳遞」  
如果抽去旅館塗白的四壁，我們將被同類目睹  
是的，儘管我再次推遲夢想，不斷改動雙臂的位置  
習慣在萎縮的房間猥瑣地擁抱，踐踏身體周圍的黑暗  
人類仍然恐懼言說，甚至拒絕動物弄出聲響

「那麼，我們愛吧，用做愛代替歌誦和憤怒」  
我認識所有席夢思上的女人，她們同樣的睡姿  
同樣抗拒生活，在輾轉中消除身體的繁榮  
你也許想到了我，僅僅需要的是這樣一個夜晚  
讓生活翻轉過來，甚至還來不及驗證事物的另一面  
我們的力量就足以毀掉我們中的任何一個

「只有軟弱才能征服強大的生活。」當我的嘴移向你的頸脖  
一個舊制度在崩潰，一個上升的島嶼在封堵你的雙唇  
一小段黑暗在燭光周圍飛翔，你細長的睫毛碰斷了她們的翅膀  
「我又能說些甚麼？」巨大、無言的夜晚，泥土在你的胸脯堆積  
我改變了雙臂的位置，所有時代的夜晚都被同樣埋葬

## 2、第二日

「你的身體在一生中佔據了多長的時光和黑暗？」  
第二日不可阻擋。她只接納懺悔，讓一個人仍然相信  
奇跡。第二日停留在旋轉的街心花園和上升的噴泉旁邊  
她被無家可歸的人夢見、繞過，並拒絕我們為她  
承擔。「時間並非紀念，僅僅是在聚集力量  
要讓我們再次看到：她究竟是甚麼？」

第二日在尋找適當的廣場和墓地，那些墓誌銘在退縮  
有些靈魂註定要醒來，並為我們的城市帶來他的選民  
在將至的夜晚，有那麼多人不得不租賃四肢混跡於散步的人群  
「去這個夜晚遙遠另一端。」啤酒館的空瓶在等待慶祝和捍衛  
如果你來不及摸到火柴，「瞧這些燈泡，風和火焰都不需要它」  
這個時代的心臟病人燒著處方簽摸上高樓，像個幽靈在仰望

「第二日會去何處？」任何一條街道的清洗都是失敗、犯罪  
都需要同樣骯髒的手聚起火焰。你不可能阻擋，使用頭幣的  
計程車被瘋狂的乘客吆喝著循環往返。「哦，請從背後取出詩篇，  
把雙手也放回大地。」第二日驅動灑水車修改我們落在樓群中的  
陰影，以及在陰影中燃燒的信箋，讓一個人和他的靈魂  
達成諒解，撤退到沒有屋簷的大廈邊

你記不記得？昨晚他被裝上假牙，換好衣飾，隔著四塊木板

向世界告別。第二日必將從它們中脫穎而出，你永遠被留在路上，就像一朵努力掙扎的雲，最終卻成了另一朵雲的部分。而第二日卻倦於成為她的目的，她在不斷的放棄中被讚美：「我見過你，你精湛的技藝征服了所有的刀劍。」  
「哦，我卻在黑暗中被刀劍旁邊你眩目的肉體絆倒。」

### 3、正 午

正午不能組織祈禱和演出。許多事物都需要經歷短暫的死亡，把陰影盡可能埋在懷裡，把光芒鍍上額頭  
一個盲童仰著頭，他被自己的影子托起、羈絆  
被光鑲嵌，卻並不被它挪動。他接過發燙的竹桿  
敲打著腳下退縮的陰影。「是否有必要也戳瞎你的雙眼？」  
或者用兩顆彩色玻璃球阻擋陽光進入眼眶

但眼睛沒有陰影。正如側臥床頭、雙眸緊閉的少女  
她透明、簡單，當我也閉上雙眼，仍然無法靠近和瞭解  
那隻停在她耳墜上的蜜蜂卻固執地把光燭向她的胸膛  
它要讓她飛起來，但這一切太晚了。少女提前醒來  
正午駛入黑暗，小汽車繞著樹蔭打轉、尖叫，我慌亂中  
咬住了你的舌頭，「哦，對不起，有些頭暈。」

「你這混蛋，去死吧！」正午的死亡恰恰是一天中最明亮的事物。我躺下，其它的人睡得多麼像我  
以致於他們忽略了我手中剛剛封好的信札。浩大的正午  
少女走向街頭，遠處樓頂上的錦旗像一些酒鬼在狂舞  
她的鞋面有點灰，剛剛打開的手掌顯得濕潤、緋紅  
她拐向巷口，一輛救護車正從裡面倒退著沖出來

郵遞員在喊她，少女轉過頭來

一個正午突然間結束了。我們不可能更多地知道她的姓名  
寂靜和死亡都不需要溫度，一個正午只在十二點輕輕一晃  
太陽向西，陰影東移。這個城市有三分之一被留在上午  
有三分之一在街上急匆匆往回走。「在你啞默的消失中  
我的手指碰到了正在醒來的指環。」

#### 4、散 步

「你將在散步中驚醒更多的死者，不知不覺從另一條路回到大地」  
哦，打擊我吧！時間早已數清了步伐和懷揣的骨頭  
道路也厭倦了衰老的模樣。打擊我吧，一個散步者的黃昏  
叼在嘴角的大前門香煙，像個有錢的老處女，在街頭若隱若現  
夾在兩腿間的落日努力把你拉向潮濕的水泥地面。你傾向於沉淪  
在逐漸的消失中碰到正在呈現、上升的人

與你擦肩而過的是誰？他是不是也在消失，把碰到的變成自身？  
而肉體的意義在於把眼、耳、腳、手統治成一個可以同時腐爛的國家  
它們最終與國家無關，正如你減速的散步跟這個時代的進步無關  
相反，一個人的散步往往會導致偏激和混亂  
他倒背雙手的背影像一面無法衰老的旗幟散漫移動著  
從夜晚的嘔吐中拯救出多少瀕臨絕跡的惡夢？

一個人的散步跟另一個人的電視演說同樣孤獨。這座城市  
已習慣於蹲著旁聽和訓斥，習慣於在櫥窗猩紅的反光中  
用西裝換下制服，舉著路燈倒退著前進。而他顯得多麼幸福  
不可能有另外的人在同一天的晨昏兩次經歷命運  
如果他停下來，還有誰敢在和平環境像一個逃犯憂心忡忡地徘徊？  
讓一座只有正午的城市最終從手術台上睡去又醒來

哦，打擊我吧。從一隻腳到一條小巷，一個背影到一片廣場

都是寂靜的。春天生長腐朽，老鼠在夜裡搬運你的背影  
磨亮牙齒。你滑下四樓，汽車的前燈突然打開  
你前後擺動的手臂浮上燈光，像要重新飛翔  
但這座城市總有人留下來散步，「地上原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  
便成了路。」這條街道卻從不通向生活

## 5、醒 來

醒來，顱內還殘留著魚紋和陷在黃金中的三隻蜥蜴  
他浮腫的腦袋屬於舊禮帽，趕得上一天的收縮、壓迫  
和正被餐刀劃開的日報，但趕不上另一批空心身體的出現  
對於張家巷住下的可疑的詩人，一個夜晚太短  
他隨手翻開《陣地》，在其中的某一行詩上醒來又睡去  
像一件被剝奪了肉體的襯衣，又被風颳上五樓的晾衣繩

有些人至今仍未醒來，或者從來就不曾睡去。包括公園門口打盹的  
老人，玩具旁昏厥的孩子，肯定又會錯過一天的新生活。他身體的  
各站在沒有毛衣的早晨漂浮、坍塌，套在頸脖上的呼吸越來越細  
在凌亂的房間裡閃著綠光，停留在門縫邊的指頭被塞進的信笺劃傷  
「幸福多麼庸俗。」一個暫時不會醒來的人沒有回聲  
他在抗拒啟明星的火焰，從碎鏡片中拼湊著母親

窗外的旗幟捲緊舌頭。城市天天向上。對於理想國的虛構  
可憐的詩人，他仍未醒來。一個被真理使用過的身體  
以及那正在消失的書籍、郵車，承擔後難以到達。他這樣睡著  
用不著背對他交換手淫。從夜晚遺留出來的血的光線  
在四周織出龐大的衣衫，把夢囁護送到逐漸變冷的胸膛  
它有多響的聲音，就將停留多久

而唯一可以相互廢除的是白花圈住的新聞。他翻過身

壓在背下的影子，劇烈地疼痛，但他終於沒有醒來  
這滿臉陰險的詩人，堅持著，不朽的睡眠成為他孜孜以求的疾病  
他還會不會醒來？對於睡眠嚴重不足的張家巷是不是一個奇跡？  
哦，打擊他吧，給他裝上假眼、假耳，讓他提前醒來打開大門  
在他身體的天堂裡，允許另一個人進進出出、醒來又睡去

## 6、重慶

她在逐漸移向另外的土地，連同你詩歌中的陰影也被挪動  
清潔工人發現了這樣的早晨，她們在晨光中反躬自問  
為即將經過的事物清洗道路，為一天的再現作必要的修改  
哦，誰加入她們的行列？遠處船隻降下國旗和倦於前進的旅客  
朝天門始終敞開著，踩著痰跡的人們手執繩索、木棒在碼頭浮動  
你的面孔擋住一些光，懸在頭頂的暴雨遲遲不敢傾瀉下來

找不到一雙仰望的眼睛。一座幾乎沒有詩人的城市多麼可怕  
如果有人想自殺，肯定無法從生活中提煉出刀鋒和證據  
明天離去的人，將獨個被遺棄在火車站，儘管他也在憎恨自己  
而你仍然在逃避，穿過吐納暖氣的玻璃拱門，進入玫瑰的大海  
把奔湧而至的彩光隨便塗滿全身，像個獨裁者，我加倍想念你  
期望廣場上的相遇。那些裹在風衣裡的幻影，卡在人群中的

汽車，隨時都可能爆炸，讓城市保持暫時的暈眩和混亂  
「而血，彼此蔑視的鮮血，鋼筋與磚塊相互殺戮的城市。」你  
天天等待晚報和新聞聯播，在制度的鏡子前喬裝打扮  
然後，你坐111路參加解放碑的朗誦會，手中的詩稿再次淪為  
腐朽生活的偽證，遲到的憤怒也先於今天成為犧牲品  
當黎明開始，萬物都要矮小，此時需要的不是星辰

而是聲音。「我們可以喃喃自語，在兩座不可相遇的城市」

現在，詩歌在拷問生活，肉體也在抵抗語詞的揮霍  
有些事物肯定經過了我們。七星崗有鬼，你住在長江之北  
天天忙著把情書扔入火爐。潮水一次次抹去沙上的宮殿  
而誰也不能輕易把這座城市從地圖上抹去，像倒掉一頓晚餐  
肯定有另外的人圍在桌前舉杯相慶：在自己的身體上找到了故鄉

## 7、死 者

哦，你要傾聽？要毀滅？要在芸芸死者中找到一個回聲  
你要死去的劊子手認出你，要他們看著你在六月的喧響裡  
與另一隻豺狼相遇。這裡的每一個人都想殺人，包括那些死者  
仍然在天堂不知疲倦地流血。有那麼多過剩的肉體，浮腫的  
祖國。「黑夜來臨，將讓你死無見證。」你把自身當作暴力的目的  
在酒杯、眼鏡、花盆、書架中追殺著生活的仇敵

死者奢望著我們的呼吸、黑髮，更多地夢想著大片的土地  
不像那些消失在走廊中的白衣人，她們把鋼針刺進血管  
想取走你的性欲和激情，讓你現在就有一個永遠下流的過去，因此  
「業餘除了革命，幾乎無從謀生。」但是，「我們的生命不合規矩，我們  
必須離開。」交叉的十月，你的腦袋剛剛成熟，雙臂開始枯黃  
大地上鐵鏟揮舞，天空正好容納一個人的痛哭

「死亡是必須的，但並非無緣無故。」你在蘇醒，在詛咒  
在我們的庸俗中敞開自己的胸口。「給死者以書本，來  
抵抗腐朽和虛無。」你的手搖動著水泥中的鋼筋  
腳尖在樓梯上瘋狂旋轉。「我的骨頭、血，都是搶劫來的  
我要把它還給你們。」只有你的眼睛，一雙綠色的  
不再轉動的眼睛，永遠嵌進了眾人的刀柄

而甚麼樣的廣場才能重新聚攏你的聲音？甚麼樣的大地

才能埋下一座宮殿和一個陰影？一個死者停留的地方  
必將有火焰飛翔。這樣一個敢於蔑視眾生的死者  
又會在我們中忙忙碌碌：把武器和肉體留下  
把姓氏和衣冠帶走。……哦，你剛從那空寂的園中回來  
身上醒來的幽靈，還趕得上黎明前的隊伍

## 8、祖 國

留一個人讚美就已經足夠。母親，在你清晨的陽台上  
晾衣繩升起了旗幟，水龍頭也高唱著進行曲，喇叭裡伸出  
的手，割掉聽眾的耳朵。這是六月，正午輕易地隔開  
兩代人。一位母親在等她的孩子，她以手加額  
但她甚麼也看不見了，她用衰老抗拒著時間，她的手  
「表達了一個民族的悲哀」。而我們中留一個人讚美

就已足夠，其它的人必須離開。去城市的中心，用寵物  
舔你的傷口，用口號按摩心臟，把一條捷徑隨便扔下你的  
病床。一個孩子和一位母親是否會因相同的疾病在這裡相遇？  
他們被兩種制度驅趕，尋找各自生活的叛徒，把照片和  
書信交出來，作一個時代的偽證。「他們帶著淚水來  
必將流著血去。」我們中應該有人留下來，用肉體

減輕空虛。是否該輪到你？跟隨穿著軍裝的樹林  
扛著六月的暴雨在大地上奔跑。他們不需要祖國  
只要空氣、水分、土壤和自由，對於我衰老的母親  
祖國就像她頸上虛假的項鍊，僅僅裝飾了清晨的容顏  
對於一個為國捐軀的死者，他的靈魂守住故鄉，他的手  
碰見臨產的母親，還在祈禱，她的祖國尚未誕生

她的一生剛剛完成一半，六月就把一年分成兩個時代

可憐的母親，出走的孩子，一個只知愛，一個深藏恨  
但一個也沒回來。而六月一過，天空又將藏起風暴和雷霆  
秋風依次把每個胸膛掏空、搖響，一個時代早已投降了  
另一個時代，我們的腳手也換成了別人。母親還在  
等待，而淚水又把他們在同一個地方隔開

## 9、投 降

讓我向死者投降，並交出他渴慕已久的詩篇和鮮花  
他通過黑暗開口，驅動肉體來索求。當我想到這一切  
我就變成你：用火焰移開臉上的星辰，往冰涼的嘴裡  
塞滿烏雲。公正的死亡讓我有幸目睹一個人的榮光，和  
一個時代的暗淡。只是，她來得太快，一代人提前醒來  
成為暴力和衰敗的觀眾。而我是有罪的，這可怕的現實

讓我來不及投降，我的血就背叛我，流向那早年的  
胸膛。剩下的骨頭、眼睛，像大地中沉睡的兩枚彈殼  
和幾截斷刃。亡靈們陰魂不散，在另一個身體中反復  
出現。一個人能活到今天，就是革命，至少可讓仇恨  
得以延續，悲憤得以生長；至少可以為亡靈擺下糧食  
和酒，把躲雨的暴君領進低矮的草房，遺下他造反的

孩子，讓所有的王朝都向這個草寇投降。而生活需要  
失敗，心靈需要流放。一個相信奇跡的人，一年便是  
一天，那短短的十二個月，像十二個依次走向刑場的死囚  
他們不想永生，只需頌揚。有人選擇了真理，不該發生的  
很快就會發生。當十二個死者同時在地裡舉起拳頭  
天空就會落下刀槍。我們在抵抗，時代在投降

我把一個國家看成一個人，他的軀體已腐爛，器官鍍滿

黃金。他指揮著城市佔領農村，並鋸掉我樓上的陽台，用旌旗封住窗口，用勝利把死者和我們分開一個死者，讓我忘掉肉體，畏懼魂魄；讓我穿過倒塌的樓群看到人類的醜惡，大地的力量。讓我向他投降，他生前也許是個暴君，但我已原諒他，為他埋下同樣的詩篇和鮮花

## 10、詩 篇

僅僅是開始，這不幸的言辭，避開了流亡，在同一首詩中歌唱。一首詩的誕生自然就終止了一個時代的朗誦和喧嘩，像一座眾鳥環繞的紀念碑，讓我們在仰望中，聽到死者的訓誡和召喚，卻無法看清那烏雲囚禁的頭顱。這座慣於旁聽的城市像一隻腐爛的耳朵，那郊外剛剛鋪好的鋼軌

在等待、延伸，為即將經過的列車放聲吶喊。把我們從昏睡中喚醒，忘掉青春、書本、愛情，加入這寒光閃爍的詩行，向前！向前！流落異鄉，囚於憤怒，放棄悲傷今夜，你房中的酒杯、菸盒、拖鞋、襯衣，包括藉以活著的肉體，都不是你的，可以扔下，用一個暴君換掉一個國家而你仍然愛著這首詩，把一生看作一次頭暈

從死魚般的生活中逃出來，像經歷一次屠殺最終看清了自己血液的顏色。一個生者只是一個死者的回聲，他修改了我們的詞語，用仇恨表達過去

「藝術絕非賣弄和炫耀，它讓你的生活得以保存地經歷審判，逼迫你從修辭的後花園退入過於寬闊的廣場。」昨夜。今天。在兩個完整的黑暗中間，是一條小巷

一首詩窮盡了裡面的燈光，留下更大的黑暗

需要更多的夜晚才能包容、承擔。而心靈因為眺望  
倦於成為它自己的主人；沉默的雙唇也因懷疑  
喪失了真誠。只要我們堅持下去，一個詞就會選擇  
右手，一群死者就會在今夜夢見我：已經寫下，或  
將要寫下的紀念。而它僅僅是所有詩章的開篇

## 11、反 對

「是的，接下來的工作不是讚頌，而是如何把死者  
安排到我們中，讓他們成為新生活的反對者？」

「但他們獲得了靈魂，可以蔑視歲月的圈套，在  
人群中找到那些執迷不悟的人，直到他被另一個  
死者代替。」你仍然躲在別人的城裡過冬，一個字  
一個字地寬恕著生活，死者卻從你身上找到了活著的

轉機。「他用死亡原諒我們，雖然他不曾帶來  
幸福，卻讓憤怒成為命運，讓一個人與他的同類  
呆在一起，並在中間卑躬屈膝。」當雪停下來，你  
開始寫信，「我活得還好，也能掙些錢。」而郵差總在  
落日後出發，讓一封信永遠停在深夜。你的母親  
一個不識字的天使，她的翅膀獻給了你平庸的

理想。今夜，她在遠方，透過周圍的寒冷，把樸素的  
衰老裹在你的身上。你像一個卡在喉嚨的單詞，等待  
一場嘔吐的拯救。「我是否努力過想說出它是甚麼，並  
從死者那裡找到證據？」但死者背叛了從前的生活  
讓我們永不安寧，在深夜閉著眼睛，害怕敲門  
即使積雪融化雙唇，我仍願把一個人保存在秘密裡。」

這樣，一個人就承擔了兩種命運：他對自己的反對

就是對世界的反對。如果風雪把一個死者領進房裡  
請給他一盆火，一張照片，讓他用失眠來踐踏  
夜晚。「我也在踐踏自己，用接二連三的計劃來  
掩飾不安，像一幅早年的插圖，至今仍在不斷塗改。」  
「唉，狗日的生活！如果沒有你，我又反對甚麼？」

## 12、最 後

……最後仍然是一個毫無意義的詞，磨損著死者的  
嘴唇；仍然是一場持續的暴雨，在他的前額升起  
仍然是一個成熟的絕望，把他推上每天的餐桌  
「每一個人都可能是最後一個。那從未出現的，將來  
也不會發生。事物正是依靠自身的缺席來隱瞞真相  
最後仍然是一個人，和有關他的記憶。」但記憶

也要萎縮，像一把衰老的匕首，也會消失在一場  
屠殺中。留下的劊子手，上升的星群又為他重新  
安排了出路，他的光腦袋掛滿露珠，卻被月亮  
劈開，讓一個早起的囚犯，對著太陽，畫下他的  
生殖器。而那個死於記憶的人，也將在記憶中醒來  
踢著我們的脊背，蔑視所有心靈，隔著

一個夜晚的黑暗，替你數著日子，用刀片刮去  
臉上的陰影，用拳頭推遲著青春，並反復唱道  
「瞬間啊，你停一停吧，你是多麼美啊！」而一隻  
蠟燭卻阻擋了黎明，一場惡夢讓一個死者丟掉靈魂  
決定重新做人。「瞬間能持續多久？」那最後到來的  
不是一個人的信仰，就是一代人的瘋狂

「停留一會兒吧，你有足夠的時間為自己思考。」

一個死者無所謂過去還是未來，他的死沒有完成  
其中必定有偉大的原因。而最後是誰的嘴唇，在  
磨損著一個毫無意義的詞？誰的前額，期待著  
暴雨上升？誰擺上每天的早餐，讓不斷成熟的絕望  
得以保存？直到死者從我們中認出你……

1996年，成都

原載民刊《知識分子》第1期，成都，1997年4月

## 命 名

這家園上空的星星又大又密  
詞語一般清晰，有力

媽媽，指給我看最遠的那顆星星  
它是這世界的邊緣  
多年來，不是它一次次把我帶走？

我會背誦今夜的星空  
但我知道，它不屬於記憶  
它是我永遠無法說出的——  
星，人，命運……  
因不說而更加洶湧

「媽媽……」  
我咽喉中這悲愴的氣流來自海上——  
它早已把我們分隔

這世界上有了海  
便有了「流亡」的詞根

1998

## 風 波（組詩·六首選三）

### 一·人

日暮時分是有神采的一刻  
和你並肩的不是我，  
是一隻花瓶  
（他們要匯集一支饑餓的隊伍）  
從粗淺脖子裡，  
伸出淡淡的絕望

這個下午，或者這支透明的歌  
烏鴉還會在城市盤旋  
所有的抽屜一起拉開  
沒有鏡子破碎  
沒有馬，在夢中極端地奔馳  
成長的惱怒在太陽下彌漫  
讓城市驚奇的 是人

沸騰，抑或死寂  
（多年以後，這主題仍被個別心靈迷戀）  
有來自南方的消息  
有來自西部的回音  
小雨中，不確定的緊張  
需要空曠的青春對稱  
「青春是美麗的」

「名動神州」，一個年輕的幻想  
月亮的反面也是國家的反面  
額頭的思想 要用布條纏緊  
為了公開遙遠的個性  
首先要統一思想，眾口一辭  
行動是一個中心

一名自戕的寫作者開始了這一切  
他熱愛鄉村，並與此事無關  
「雷鋒是個大好人」，他寫道  
當然還有一位陰影中的老人

幾千年了，  
勞作的意義誘惑了幾千年  
有寧靜的時候  
有簫聲四溢的時候  
寫作者和老人  
被夜間的瀑布沖刷千年

愛情，抑或友誼  
在行進中飄揚的小提琴曲  
混亂，抑或狂熱  
從春季到夏季的奇特體溫  
寫滿了紅色的絲巾

陌生人，你無言地指出  
城市是一個亮點  
使女孩子邁不出輕柔的步子  
把掠奪變為爭奪  
這一步，需要一場慘烈的大雪

集體的淚水要在上空飛旋  
你們聽著，  
幼稚會是我們的武器  
這一次我們又將不顧軀體和前程  
直到擊中你們胸中柔軟的部分  
當然，事件中會包含很多黑暗

有叫賣的聲音  
有腳步紛紛的聲音  
救護車呼嘯的聲音大聲講話的聲音  
或者只是虛妄的一筆  
責難吧，我們以任性  
保持了奇怪的風度

每一次，  
正劇未及上演便被扼殺  
歷史的秘密在於沒有秘密  
詩歌的秘密  
在於人們忘記了自己的語言

### 三·地

坦克是一隻美麗的花鹿  
自行車是另一隻  
日常之外，  
夢境微微喘息

傾心於夜幕的人招人迷戀  
誰能搞清楚

這種訴說裡包含了多少  
神秘和無奈  
誰知道狂亂之後的風景代代繁衍

自然和反抗分別佔據法則  
每個村子裡，  
都有自言自語的老人  
單元樓和待業者攜手而行  
藏起被標語羞辱的記憶

你要我相信鬼魂，我信  
上學的女兒有似曾相識的表情  
正面是驚慌，  
背面卻是默契  
你要我屈從於來世，我不能  
其實一次就可以經歷輪回

過去的日子裡最感人的  
是那些植物，  
有女人在黑暗裡傾訴坎坷  
手中的農具緩緩化作繁星  
過去的日子裡還有嘩嘩響的房屋  
埋在沙丘裡的笑臉和雄心

「事件只是一個表象，  
事件本身隱藏巨大的悲哀」  
（此處無法被琴聲打斷）  
「時間只是一個幻覺，  
時間封閉所有改變的可能」

他們是沉默的，像一片片的烏雲  
孩子們只做戰爭的遊戲  
在垃圾堆裡尋找香菸盒  
「世代如落葉，」  
每個人都用鐮刀在季節裡比劃不已  
他們是沉默的

今天我們知道，  
豐收已在循環中化作濃煙  
女人為甚麼成批的憂鬱  
中學生為甚麼在教室後排走神  
意志正在題材中淪喪  
只有我和你，  
在堅持那個謊言

和音樂一樣，  
交談只會帶來更大的虛無  
殉難的真正動機在於羞澀和逃避  
要在喧鬧中重新得到身體  
緊緊回味狼孩的命定  
在激情背後逝去的都逝去了  
酷暑卻讓信心依然分裂閃耀  
這很像長城上兩隻大雕

但死去的人們並不懂得安息  
死去的人們將比活著的人們  
更能左右活著的世界，  
模糊的廟宇在為時光顫抖  
時光呵，請抽走紀念碑  
抽走這所有的一切

只剩下我們，所有的我們  
在這裡公開相戀的樣子

但角落裡和陰影裡還有更多的蒼白  
最後喜劇才成為本質  
悲劇只是一種技巧的結果  
（忍無可忍後會進行一次上訪）  
丑角們是真正的主角  
多年背對世界

## 六·祭

年長的人，  
風從你的後面來  
火在你的前方燃燒

想起了孩子蹦跳的眼神  
想了想舊日子裡羞澀的煙囪  
他們的呼喊  
讓你幻想著年代，面頰發涼

年長的人，  
你讓白髮在街道兩旁傾倒  
你對著攝像機伸出兩個指頭

從戴紅領巾的孩子  
到不吃飯的孩子  
透過淚水，  
你看見廣場上開滿了鮮花

只有愛情可以殺死愛情  
只有希望可以淹沒希望  
只有不屈能讓不屈屈服

年長的人  
你並不因為年長  
而首先死去

1998年10-11月

## 「六四」，忘記吧，你這中式之謎

沒有忘記的是不能忘記的，十年如昨日，泡影般  
波光粼粼，閃爍於蒼穹  
刻寫在思想深處，芒刺在背  
一樣

諱莫如深  
的事

小小兩個大寫數字  
沉重不堪

最無法容忍文學不沾政治的陳詞  
「文學不是政治  
「詩歌不是政治  
「不是政治不是政治~~~」

一隻吸食後的鸚鵡螺  
鳴叫中還攜帶著顫慄

摹仿著他人  
未覺察那一  
苟且已發展  
到蠅營狗苟

以為貼上伊壁鳩魯價簽  
就能賣出比這群太平犬

更為得意的金額

奴役的虛假的終結，和對  
未來社會正義的渺渺希望

造就了這批將被馬克思鄙夷的  
文壇「俗物」，念念不忘唯美

口角中氾濫著現代後現代的蒼白口沫

擯棄政治在這一現實  
之下，無非是異化的另一轉換；是  
人性的喪失；是種瓜得豆；  
是祭獻之物事  
面目全非的感傷表情

廟堂之旅無功而返的  
朝聖者

你們是我的病因癥結真實所在  
你們浮華孱弱搔首弄姿的一代

你們就是  
第歐根尼夜居桶內，在白晝裡

打起燈籠尋找的「正人君子」

你們自認的犬儒主義就是太平犬  
的主義，其中除卻那不顧廉恥的  
積習相仿，別無他求

（為避紛爭，我要承認  
我是，也是你們之一嗎）

這紛爭彷彿「美學的錯覺」  
將我「夜鶯的婉轉」置於死地，是我的煉獄

是叫我始亂終棄的「贖罪券」  
我不再找見的救贖的  
蛛絲馬跡

茫茫黑夜，你遮擋在眼前  
正如十年磨劍  
這副布滿劃痕污垢的鏡片加重著我的勞苦

這一工匠式的哀愁  
迫使我否認我無罪

無辜

悲哀！你的春天雖已等待於天際，鋪裝青草的

大地卻還覆蓋著密集的  
垃圾

你像一位淺薄的人文主義追隨者  
夢想文藝復興的畫卷在「老大哥」  
給小康人民安裝的大螢幕上展示

-----  
-----

「衰草枯楊  
曾為歌舞場」

這就是  
那景象，

以一塊指北針設定方位，找尋失去的  
世界  
迷離的、可以稱為「目的性顫抖」的  
勞作

掌心潮熱，血流激蕩

排列在雲端，思緒的  
粗製品

有香花，也有芳草；有愛情，也有肉欲；  
有抽搐之痛哭；詭計破滅；尋求酒精的  
庇護，通往惟一的泥土般爛醉的一條路；

然後是只有那一串細碎的黑點兒能詳盡、  
反復，描述的悲情；缺歡少樂，這皮囊  
渴望著的可憐雜碎；不能無欲則剛；不！

這些，已被死亡浸染，毀滅的，並且又  
再次毀滅的靈與肉！寫一些挽詞，像那  
來自悉尼的死詩人，K. 斯萊瑟，追悼吧，  
用你嫻熟的技法擠出他們冰冷的淚水吧  
我在你身邊，在路上，茅草纏繞著頸項  
的水中，將要中止的呼吸。不！不！不！

這些已被死亡浸染毀滅的並且又再次毀滅的靈與肉  
……

我要追趕那腳步，彌補失去的時間，不捨晝夜；  
雖然已經不能重溫——那些幾乎沒有讀過的書  
——，我要愛上——那些幾乎沒有愛過的女人  
——；如果無從納入加繆的思想方式，就去想  
至少一次荒唐透頂的抉擇，激怒最少一位尊貴  
的大人，苦打一頓，三兩個衣冠禽獸尚且不如  
的惡畜，裝進麻袋，放置在街角夏天骯髒的垃  
圾桶內；這簡單嗎？既然不能做到形而上，那  
就，——等而下之，使用武力，發揮你骨子裡  
充盈著的暴力傾向，一蹴而就；…一個怨恨的  
孩子不會總是得到補償，縱情使性作為「大型  
動物的特權」不會超越這個社會作為一個階級  
竭力剷除的特權的特權，不會的。所以，孩子，  
盡情胡鬧，插科打諢吧！鞭子抽不疼你的屁股、

別以為將收到受虐的效果，他們寧可發放十枚  
獎章，也絕不肯一朝失誤，殃及你嬌嫩滑膩的  
纖纖肌膚；他們是人民公僕，你乃，大眾情人——  
相差無幾的相鄰範疇。你所以同意了賤價販賣  
因為你這小可憐兒並未確知他們是保證收購的；  
……

藝減色衰？不必掛念。——你不就是那剛烈的，  
賣藝不賣身的，——那個嗎？！  
「德高望重吧——

「——汝今滿意否？」

曾幾何時，我們像那墮入情網的婦人  
既幸福又愚蠢，  
花枝招展、玉樹臨風、憨態可掬  
一段叫人避之猶恐不及的  
歲月

曾經認為可以豁免的，早已打入冷宮  
我像一頭重返家園的麋鹿，圈禁在此  
不能抹去烙印於心靈的憂傷

像莎士比亞安排，不能洗淨手中血污  
那幻象，那把他人的罪，羅織在自己  
名下的，抑制不住的衝動！

在詩裡我窮盡了可以想見的「大詞」，自尋煩惱  
——「苦找驚人之語」

我也曾  
將博爾赫斯之輩列為偶像膜拜，用那神秘  
掩蓋空乏

也曾認定那不是我們，不是我，表現了  
醜惡，

急於挽回的  
不貞的妄想

罪與錯遮蔽著我這一角色流光溢彩的表演  
使其作為生活本身存在，使虛構作為真實  
存在

假使人人忠實生活於一個角色的妝扮之下  
我敢說他將和安坐王位的卡洛斯同感滿足

因為以逃避填補尷尬遠非明智之舉  
工於心計也不等於計算精到

凡夫俗子——  
你不會不停地  
用最拿手的殘忍  
折磨有幸陪伴著你的人們吧

有一天，有一個沉默寡言的人，終於，迷上了  
一位遠道而來的不明不白的  
年輕姑娘，在奔赴情場的  
一瞬間，他想起這樣一句話——

「古拉格的生活也是  
一種生活，——去愛它吧！」

——  
這是索爾仁尼琴  
當年  
的，——  
回答——。

節選自長詩《敘事 V：抑鬱症，我，1998》，寫於1998  
年12月-1999年2月，原載《手稿》第1期，北京，1999年  
4月

## 雨

閃電以快捷方式顯示龐大的隊伍  
舉旗的小蝌蚪們率領成群的雷聲  
落戶在山坳的東北角  
堆起被烤焦了的紅土  
像是托起一輪紅太陽  
沿著被山脈發展的小徑拋灑種子  
那些受感動的小鳥啄來溫暖的稻草  
以不同的方式築巢，並且等待伴侶  
可能是因為天空的廣大  
那些受影響的樹林搖起多姿的舞蹈  
一場隆重的儀式為雨的顏面增添了漣漪

1999.6.4

原載福建民刊《放棄》1999年卷

## 永恆讓我腿疼……

永恆讓我腿疼  
臉頰發藍 血變輕  
在這截由大海和理想主義者構成的過道裡  
自行車堆成了山

我夢見社會主義  
我偽裝成紀念碑 呼吸急促  
悄悄地靠近女士 砂子 錄像帶 手電和杭州  
草原全部爛了  
可流氓還睡著  
他們穿牛仔褲 她們勾引我  
他們有罪

沒有吃的 同志 我餓！

沒有九陰真經和葡萄糖  
社會在出汗  
計算機系的仙人掌喝水死了  
一萬個破滅的窗戶  
裝下我最後的錢包和避孕藥  
我奔走在電話裡  
向虛空說：「操你媽！」  
我偽裝成大西洋底來的人  
被科學陷害

我腿疼啊

有沒有人想過早死的青春  
短髮 無知 偏瘦  
死得很難看

像外地的傻逼  
住在泥裡 吃菜 看病  
他們是我的同學  
童年被飛碟帶往另一個首都  
他們早都暈了 他們是我的兄弟

把我賣給了舌頭——  
哪裡有生意 哪裡就有死亡  
早期的電子遊戲被專家掌握  
我被我們報社掌握：  
「我愛你  
就像鋼鐵愛黃昏  
就像出現在長安街上的馬車  
愛著會飛的豬」

有沒有人給我揉揉  
山谷中破碎的膝蓋安慰了多少野草  
而長春藤從南方偷渡歸來  
撕破了我的偽裝——  
給我鋼砂槍  
給我板磚  
老舍先生  
你說我是不是先把虎妞辦了？！

這卑鄙的一代

去死吧 抽菸！ 散步！ 發芽！  
讓綠的變成紅的  
秋天的脊背上蓋滿圖章  
有圓的 可是 為甚麼還有方的？

我要舉報！

可憐的 去死吧  
天南地北雙飛客 老翅幾回寒暑  
萬里層雲 千山暮雪  
我捏著歷史 用另一瓶啤酒暖胃  
我心中充滿了委屈

「我已經老了」 永恆命令我倒下  
人民在天空舞蹈  
我親愛的老婆 現在是幾點？  
如果地球還在曠課  
年輕人是扁的  
如果你忘不了——聽，我的嗓子啞了——  
我們就再來一次吧

這些驕傲的死鬼

來吧

1999.6.9 蘭州

## 六月花

在一個不需要人注目的地方  
比如一片荒澤  
或是一個孤島  
我願袒露感情

向一片天空  
一汪碧灣  
有如一隻孤燕  
躍起在無垠之中

我願袒露那樣的  
情感，就像  
我有時越過夢的鐵窗  
向你傾吐的枕語

好似一泓清水  
或是一腔熱血  
彷彿心  
澎湃的跳動

但從未被任何別人聽見  
我從不願只  
作為普通的戀人  
長存於世

我更願作為自由的  
微笑，年輕的臉  
我更願作為  
（啊，如果你不反對）

一束六月清晨  
在母親紀念  
夭折幼子時出現的  
抒解痛苦的潔白的花

2000

# 六日詩選

六日詩選

編輯三 2001-2010

## 寄自北京：六月四日晨歌

1

鳥鳴寂靜迎來這一天的早晨。  
熱風已經開始；一些人騎著自行車  
如常上班，突然被巨大的道路轉折。

熱風在剝挖，很快我的黑衣下將空無一物，  
很快我將用生鏽的刀子，撐起我的肩膀  
然後被空氣疾速洞穿。熱——

冷。鮮血流濺猶如長河盤轉，  
我站在光華奪目的長安街口，伸出頭  
像一隻飛越漠漠冰川的大鳥。

一些人的輪輻攪轉我的心臟：但他們  
不能取代它們——那些堅硬的鬼魂  
在熱風中劈啪作響——從容地爆裂。

我啣起這些散落在廣場每一個角落的  
風箏的影子，像啣起一粒粒種子。  
它們熾燙著，將妊娠一個浩大的黑夜。

旋即把這一天飄起，插入風和幡  
廣闊的切面之間。我側著翅膀滑翔

衝撞——一個少年仰起頭承受的藍天，紅

從他胸前的白布、我攥緊的爪中迸發。

## 2

除了羽毛，還有甚麼從我胸前剝落？  
熊熊烈火分裂，震動正午大街上的鼓，  
鼓手們以陽光為衣，目光如鷹隼。

時間呼啦著掃過，利刃破開了，  
巨石羈絆那纏繞的鐘鏈。走在王府井、  
後海、地安門大街上，齒輪輾磨著一個迷宮，

道路森然。可供我刺瞎了雙眼  
筆直跌落。請問你——在門檻旁沉睡的老人，  
在大門後面，拿著冰棍凝視我突然失蹤的人！

是甚麼捲進了我轟鳴著的空腹？  
伸手向熱風中扯出一塊紅布包裹，混同了  
那一絲沿著脈絡刺入了骨骼的血——

彈奏著像一根弦，彎曲了束緊。

## 3

如果我是早晨，我需要進入黑夜。

如果我是熱風，捲起碎石，我將砸破自己的頭骨。

如果我是死者，我的骨灰將在水泥深處飛揚、閃爍。

2001.6.4.

## 六月流人歌

六月三夜已有野蠻雨  
痛毆我的記憶。  
謝謝，我並未忘記。  
碎鏡般街道，彎刀般鐵軌，  
蒙面解差押我，替你罪。

六月四日雨傾城  
墨猶黑，層疊渾濁歷史  
在我臉上刺字。  
叫一聲解差，我們無店投——  
馬腹下的黎明一片荒蕪。

六月五日，烈日嚴，遊人醉。  
只剩我坐火車上京，  
美景中執行自己的刑罰。  
你卻愛上了十二道金牌，  
汴京路上道道催。

我們赴同一場宴會  
——隨一聲喝彩，熱血迸飛。  
且唱故人歌一首：

「不是丁令威，不做王子喬。  
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2005年6月4日 九龍至北京火車上

## 錄鬼簿（組詩選）

### 錄鬼簿·海子

（詩人，死於1989年3月26日）

我死於死亡之前，洪水  
提前分開了我，列車  
只經過我的血跡，只帶走  
我的饑餓，推向燦爛的湖面。

如今我就是大湖上栽種幻像的那人，  
我就是把鐵軌一一引入水面的野花中  
的那人。我滿目都是生命  
像把臉埋入野花中的山羊。

洪水從山海關流漫到龍家營，  
那是子夜一點。哦，黑夜  
請原諒我的詩一點也不晦澀，  
請原諒這身衣服，比黎明更藍。

如今我聽見七十天後的槍聲只是寂靜，

我看見二十年後的塗鴉只是潔淨。  
那些攜帶我的死亡到處行走的人  
他們是一隊蜻蜓。

那路上的青草盡枯！紅鏽  
混入了泥土！我手捧一堆漢字：  
一堆「生存」的同義詞，  
在黎明的微寒中燒掉了紙做的衣服。

洪水從苜蓿地流漫到汐止門，  
那是凌晨三點。哦，黑夜  
請原諒我的詩一點也不悲傷，  
請原諒這身衣服，比黎明更貴重。

2009.3.21

## 錄鬼簿·尚小木

死於1989，生於1989，  
當年，他14歲，逃亡之路盡封，  
今年，我20歲，網路之路也盡封，  
歧路上亡羊，也盡瘋。

死於1989，生於1989，  
當年，我14歲，市政府廣場上  
傳閱一張虛構三八路軍的捷報，  
歸途把褪色橫幅扔進洪水滔滔。

但這聲色俱厲之夏，暴雨也無法洗刷！

今年，我34歲，滿抽屜也找不到  
一件白襯衫！原來我是長安街上一輛公車  
早已自焚——

於是死去，死去，就是在薄暮中飲風，  
剩下來發黃的飄帶挹一地輕塵；  
於是活著，活著，就是清潔血污的廚房，  
和豬打架、演習死亡的團體操。

我的怨靈馴領群鴉，佔據了板樟山，  
山下，就是逃亡澳門的地道，  
我點數蛾子的數目，水中鼠的數目，  
我給所有生者夢送去滿山火！

生於1989，死於1989，  
如海棠花，如一首絕句——深歌。  
清明世界雪紛紛，路上有人未招魂。  
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夕燒雲。

2009.4.19

## 錄鬼簿·駱一禾

（詩人，1989年5月13日因參與絕食在廣場暈倒，昏迷18  
天，5月31日於天壇醫院去世，可能是「六四」運動的第一  
一個死者）

熱風剎那抱緊我的頭顱，親愛的  
我仍記得，這腥甜屬於海，

不屬於廣場上金色塵土。然後  
我便在二十年黑河中擺渡亡靈。

十八天昏睡中升起我的渴，親愛的  
我仍記得，熱風穿上了你的連衣裙，  
裏面是裸體燙滾。然後船舷下  
酒醉的泳者，為我卯緊了星星的柳釘。

是我從他胃裏撿起那兩個橘子，  
從他的動脈裏撈起一株向日葵。  
是我向廣場投下日晷般長影，  
為你們、還有他們，最後一次校準時間。

請叫喚我的名字：卡戎。黑夜裏  
是誰血流披面？我情願這染紅的  
是我的白衫——請原諒這一身衣服  
比原諒更輕，比死更晶瑩。

親愛的，我愛上了這最後的鐘聲，  
它在每一個死者的血管裏繼續轟鳴。  
今夜是詩歌最後一次獲得光榮！  
而我們將第二次穿過同一個深淵。

隨後是磬擊四記。軋軋的鐵履不是一次筆誤！  
不是和我無關！魚們眼窩裏的青銅  
不再夢見地安門。請叫喚我的名字——  
我不是你的愛人，我是水中折斷的旗桿。

2009.5.2

## 錄鬼簿·老木

(詩人，天安門廣場學生組織宣傳部長，六四後流亡法國，傳說他一度瘋了，在巴黎行乞、睡地鐵車站，如今情況不明。)

巴黎，你瘋了，我還活著。  
在中國找不到中國，  
就像在巴黎找不到巴黎，  
但是在1989年我找到了1789年的雨。

巴黎今天的陽光無罪，  
魍魎們也游泳在燃燒的粒子海。  
我也是藍色的，但不再追求忘記，  
痛飲著這微醺世界，如瓶中魚。

二十年後，在巴黎我只認識八大山人  
不是杜布菲。我曾經是杜布菲，  
全身是灰色堆就的塊壘，再刻出一個鬼臉；  
但現在我就是老木，長出了雷點般蘑菇。

我在月台上吃我自己，  
目睹二十個、二十個中國人成團過去，  
他們已經買下噩夢與LV，他們終將買下  
北大和巴士底，買下我被竊的一部鬼魂史。

我已經埋得深了，頭上是整個世界的屍骸，  
總有青年挖脛骨為橫笛輕吹。  
我不出來，我在地鐵站裏走了一萬圈，  
一萬圈都是黑絹花編織——

走成一個廣場，為我自己。  
我再次在水面上寫字：  
一部沒有聽眾的宣判書。  
但是我能聽見——我長出了烏雲般木耳。

2009.5.24-25 巴黎

## 錄鬼簿 · 終章

（給所有死於1989年6月4日的青年）

我靜懸在安哥拉山脈上空  
不再能承擔你這第二人稱的重量：

我飛過鍍銀的大湖，眾雲在垂釣，  
繼而流變，證明這是地球：一顆星。

你死於其上，死得其所。那一天  
沒有風，沒有雲，細微的一聲雷也被你帶去。

你仍能記住這星球上溝壑縱橫，  
如枯筆墨，舔之舌頭有血。

於是你的死不是某個無名者的死，  
你倒下激起的塵埃將使空氣中飽含了雨的分子。

雨中光芒乍現，我是躬耕它的犁。  
空弦在夜機腹中響起。亂雲不肯和諧。

2009.5.6 迪拜至羅馬飛機上

## 樹葉曾經在高處

密不透風的城堡裡閃動的光的碎片  
並非為落葉而哀傷  
它閃耀，照亮著葉子的歸去  
一個季節的遲到並未帶來鐘聲的晚點  
笨拙而木訥的拉動鐘繩的動作  
也不能挽留樹葉的掉落。你見證了死亡  
或你已經看見所有生命歸去的蹤跡  
它是距離或速度的消逝，是鐘聲  
敲鐘的拉繩和手的消逝。大地並非沉睡  
眼睛已經睜開，它伸長了耳朵  
躁動並在喧嘩的生命，不要繼續讓自己迷失  
大地將把一切呼喚回來  
塵土和光榮都會回到自己的位置  
你也將回來，就像樹葉曾經在高處  
現在回到了地上

2002.5.6 牛塘

## 和G同看《天安門》

這夜半三更時  
充滿秘密感地觀看  
看到了我們的老師  
看到了我們的校友  
看到了我們的同學  
但是沒有看到  
你和我

憶往昔崢嶸歲月稀  
騙我在宿舍等你  
你卻意氣風發地遊行去了  
堵我在貼出北島詩篇的路口  
用斥責提醒我  
我是幹甚麼的

為甚麼我會在半年之內  
第二次獻血  
我的400CC  
流到哪裡去了  
親愛的  
只有你瞭解  
為甚麼我會在畢業照上  
虛胖得像一塊  
新鮮出爐的麵包

借此重溫一場革命

並試圖做出今天的重估  
慶幸我們當年  
共同做出的樸素抉擇  
我們當年所做的  
只是兩個革命群眾  
為自己而做的  
在此之前以及漫長的以後  
我們早已厭惡了  
對立雙方的政治  
以及政客的嘴臉

你哭——  
在這和平的夜晚  
為攔在隆隆坦克面前的  
那個偉大孩子默默而哭  
你哭——  
我不攔著你  
只是暗自思忖  
這場革命對於  
你我的意義——

那以後接踵而來的  
輕浮歲月中  
風花雪月多  
注定相伴永遠的人  
必有共同穿越的  
如上風景  
革命為愛情而發生  
生死相託過  
兩老無猜者

2002

## 野 草

在泥濘陰雨的柱子旁  
在荒原  
在久等不來的火車站  
在地獄的大門  
繼續生長

在燕子與烏鴉的合謀中  
在狼孤獨的睡眠裡  
在豬圈  
在蛆蟲蠕動的臭肉間  
繼續生長

在逐字逐句的閱讀時  
在困倦關頭  
在極度可恥的愛情黑煙裡  
在火葬場  
繼續生長

在陌生的人群中  
在背叛的手臂擁抱裡  
在蝸牛的恐嚇下  
在啟蒙的枝葉交叉遮蔽處  
繼續生長

在老鼠的教誨下  
在時間的魔咒中  
在諷刺的真誠裡  
在難忘的春夏而非春秋  
繼續生長

在四月  
在五月  
在六月  
在十年加五年以後  
繼續生長

2004

## 六 月

所有的日子  
都繞不過「六月」  
六月，我的心臟死了  
我的詩歌死了  
我的戀人  
也死在浪漫的血泊裡

六月，烈日燒開皮膚  
露出傷口的真相  
六月，魚兒離開血紅的海水  
游向另一處冬眠之地  
六月，大地變形、河流無聲  
成堆的信札已無法送到死者手中

2004.6.9

## 晴朗的天空上（組詩）

### 1、晴朗的天空上

晴朗的天空上  
種植著一株單色的向日葵

那是傀儡們的耳朵  
預報下一次地震

在地震來臨之前  
天才們的雙腳還在地面  
爬行，他們的雙手高舉著  
像綠色的枝和葉

只有我，拖著長長的根鬚  
走向更深的黑夜  
走向另一處埋葬帝王的宮殿，那裡  
有「我的領地，我的蘇打」

## 2、我在自己的房間裡

我在自己的房間裡  
找到了死者的位置  
牆上的鏡子張開大嘴  
一字一句吐出帶血的供詞

一杯茶、一縷碎髮  
眼中的沙礫  
我痛恨發病的牙齒  
咀嚼被疏遠的真理

黑夜展開想像  
報復這張沉睡的面孔

### 3、我關閉了白晝

我關閉了白晝，進入了夢鄉  
我關閉了黑夢，我醒著

我捂住耳朵，血在反抗  
我詛咒上帝，無人理睬

飛鳥衝來，啄傷  
我的眼睛，惹我發怒

雷電給我重重一擊  
我仍能聽見自己的尖叫聲——

結束吧，脖子上的傷口在潰爛  
螞蟻從四面八方趕赴我的墓地

### 4、病人張開大嘴

病人張開大嘴  
表達痛苦的尊嚴  
思想在胃裡活著  
等待製造下一次饑餓

無休無止的性欲  
被克制，一張小小的白床  
竟然被無聲的戰爭折磨  
青春期的眼淚濃縮成一小瓶

鹽水，吃力地射入衰老的血管

## 5、舌頭吸進去一口涼氣

舌頭吸進去一口涼氣  
一團冰冷的咒語含住  
像水管鑽進堅固的樓房  
每一戶人家都住滿喘氣的病人

我的罪惡只有我自己  
知道，我的牙齒  
向牙科醫生保守了所有的秘密  
此刻，只有我的嘴唇還活在世上

## 6、用你的雙手，輕輕握住這裡

用你的雙手，輕輕握住這裡  
大腦的方向，殯儀館上空的濃煙  
我們駛向同一座宇宙

人類從他們自己的灰塵中  
誕生，再繁殖更多的  
灰塵。用你的雙手，輕輕撫摩這裡

## 7、廣場上升空的氣球

廣場上升空的氣球

製造著視覺新的疼痛  
那一刻，宿命已無法  
將它們喚回，像體內的垃圾  
沉澱，輕鬆地逃離

咬碎岩石的風  
又開始咬碎自己的名字

## 8、螞蟻小心翼翼地哭泣

螞蟻小心翼翼地哭泣  
我說  
那是我的眼淚

在你小小的脊樑上  
體驗  
最偉大的夢想

2004.7.13

## 混沌詩篇

六月一日

進去，古牆在身體裡  
我們進去，為了棲居  
在深處，像汲水的井  
等一個跌落，一個，波紋與顫動  
蛇在它們的集會上不停地發言  
每句話都有兩個方向：  
這是尋求判斷的時刻，只有一個決定  
將被我們遵循，其他的都是錯誤  
（我不知道我們所犯的錯誤  
會是如此深重）  
像一雙孩子的腳陷入淤泥，他只有哭著轉向母親  
當淤泥在我們腰際，她將我們踩至肩頸  
兩個發狠的母親互相對峙著  
在一座四十四萬平方米的廣場上  
她們都失去了，她們僅有的兒子，這不幸  
離我僅有一張供桌的時間  
我毫不諱言我是你的  
一個叛變的兄弟  
在二十年的苟活中，絕望已經失去，絕望已經失去。

## 六月二日

我試圖喚醒，被釘死的鐘點  
在晚上十點半，在貓頭鷹和田鼠的十點半  
人們走上街去呼喊，為了自由  
人們首先讓語言是枚子彈  
其次才是血和痛苦。  
但我，連自己都不能喚醒，玻璃和鐵  
它們組成消音器，任何一種聲音  
都只是為了返回自己的身體  
儘管針尖已經落在我們身上  
抽搐在臉上十分明顯，我們被孤獨驅趕  
每一條街都很擁擠，羊群  
沒有羊圈可回，牧羊人都在外面  
抬起他們的手，揮響鞭子，天空中有無數雷聲  
從母親們的哭聲中傳來。  
一支黑暗的队伍正在閃電中行走  
我們必須沉沒，沉到遺蹟中去  
自由，他必須是個青年  
他得愛著寬恕。

## 六月三日

放下簾子，我聽見外面的吵鬧聲  
機槍和燃燒瓶，坦克越過四座古老的城門  
自行車的絞鏈斷了，人群都在地上  
像一群失去領袖的昆蟲  
被包圍了，石頭和石頭，樹木和樹木  
沒有人說自己從哪裡來

來的地方已經被佔領，被抹去，我們現在需要一張席子  
包裹自己的身體，當它呼吸微弱時  
死亡是何其輕信的事情  
在奔跑中仆倒，羚羊沒有越過流彈  
從空中直接墜落，像星辰  
像母親手中的線團無聲滑落，滾動  
火爐裡映著你的臉龐，多麼年輕  
我說姐姐，你們這是去了哪裡

## 六月四日

六月將被賦予更多的雪，熱的  
像火燄般著魔的雪，滾沸了  
它們的六個稜角都是矛尖，都是刀刃  
在黑夜中固守城池的人們  
不需要更多武器  
你們冷靜，冰在血管裡，電流  
在穿經走脈。  
墓碑邁著雙腳走過來，讓你們刻上名字，它離去  
走到人群中去立在人群中間。  
沉默是頭顱和手，你們沒有抬起另一座  
雕像，在自己的靈魂之前  
血流出來，已經是條河流  
滲入我內心的已經不止一條河流  
這個民族新的恥辱  
根本不算甚麼，他之所以是今天這樣  
是因為他曾經這樣。

2005年6月

## 木 樨

經常見到木樨這個詞  
但是一直不知道木樨是一種甚麼樣的植物  
我常常把木樨想像為木頭橛子  
那種在農村的牆上經常見到的掛東西的橛子  
後來我才知道  
木樨  
是一個地名  
在中國的首都

想起木樨地是北京的一個地方  
想起木樨是木頭橛子一樣的東西  
我就想像到  
北京的那塊地兒一定曾經轟轟烈烈地豎立起來  
像一面巨大的牆壁  
長出密密麻麻的橛子  
掛滿了甚麼東西  
就像農村年關時掛滿的豬啊牛啊羊啊甚麼的

過年的犧牲品早已消失  
但是  
十六年了  
還一直掛在我腦海的想像裡

2005年6月20日，華東師範大學

原載《詩參考》總第25期，北京，2007年8月

## 2008年6月4日，在南京

早晨起床的時候，我發現變得陽光燦爛了，  
午夜的一場大雨，猶如一場秘密轉瞬被光明擦拭而去。  
南京，總是彌滿腐朽的氣息。  
曾經，在一場初春的新雨後，走在厚厚的落葉上，  
散發出的刺鼻的氣息讓我和胡弦不約而同地使用了同一個詞語：  
腐朽。  
南京充滿了過多的逝世者的紀念地，中山陵，美齡宮，雨花台，  
渡江紀念館，三十萬大屠殺紀念館。  
這場春夏之交的夜雨，又把十九年前的血腥味道激蕩出來，  
南南北北，蔓延千里

十九年了，  
假如他還活著，現在呢，已也到了不惑之年，  
他看到那些倖存者與苟活者一樣，很幸福，歷史清白地活著。  
假如再讓他重新回到青春，他又會做何打算？  
如果死意味著新的時代的開始，  
那麼，今天，新的一代，也已經十九歲了，已經長大成人。  
他們的腦袋，一次次被頻繁地刷新。  
異常純潔。

今天，你看我，跟俗人沒甚麼兩樣，  
依舊是老樣子，上午十點起床，一日三餐。  
跟大街上的人、辦公室裡的人、課堂上的人沒有甚麼兩樣。

我在內心懷揣一隻血碗，在碗裡植一盞小小的燭光。

穿過內心的廣場……在正午……我忽然感到一片黑暗……  
一陣虛脫……我努力把血碗端平。  
我努力裝得跟大街上的人、辦公室裡的人、課堂上的人沒有甚麼  
兩樣。

2008年6月4日，東南大學

原載《詩歌與人》總第25期，廣州，2011年2月

## 悲愴四章（選二）

### 第2章：土豆

一

土豆！當我使用文字來敘述

你小小的黃金內部所包容的無邊的黑暗  
殘酷的春天已接近尾聲

我坐在潮濕的地  
一盆土豆伸手可及  
讓我品味到文明的虛妄  
與每日的腸胃之間多麼遙遠  
在存在的真實層面上  
我已看清這二者之間相隔無數河流  
謊言的河流  
愚昧無知的河流  
在人類的額頭上滾滾流淌  
只有土豆，這金色的鳥兒  
悄然地穿越而過，一日兩餐  
停留在我冰涼的嘴唇邊  
使我的饑餓  
有了一塊石頭的閱歷和創痛。

我真怕如此已玷辱了你的高貴，土豆！  
來自土地母親懷中的土豆  
發芽的、被蟲蛀過的土豆  
你目睹了一個生命在最慘澹的時刻  
呈現出金子般的光澤  
你默默無語地賜予我的  
比這個世界所能給予我的全部還要多。  
我突然想起一幅油畫  
食土豆者圍桌而坐  
燈光如豆，饑腸如鼓  
在荷蘭，在十九世紀  
也許就是我此刻的寫生

人啊！當時空崩塌，萬物消逝  
只剩下你的空胃和土豆獨自面對  
你就會在一道奇異的金色光芒中  
看到雍容華貴的土豆  
以王者的氣度  
圍繞你的昏暈翩翩起舞……

二

一間房子在地球上  
我坐在這間房子的陰暗處  
伸出蒼白、細長、神經質的手指  
去剝土豆的皮  
我掐掉芽瓣，挖去蟲斑  
把撕下的皮小心地堆在一起  
作為午後的點心

我要把它珍藏起來

盆中的土豆冒出淡淡的熱氣  
像一座海水包圍的小火山  
我俯身其上，冰涼的肌膚開始暖和  
在這間幽閉的小室內  
我久已記不清  
太陽最後一次照耀時  
我如何像一個紈袴子弟  
無視白天，讓百萬財富從手上白白流失。  
現在，從發抖的嘴唇  
到熱烈的土豆  
大約只有十幾公分的距離  
至少在這一距離之內  
我是幸福的！

這中間，季節和生命瞬息流逝  
高高的鐵窗外  
昆蟲、落葉和雨雪次第飄過  
哦，流淚的詩歌！哦，夢中的家園！  
只有土豆的金色光芒  
把這一切串起來，像一串金鑰匙  
掛在我的胸前  
使我不至於永遠迷失

三

土豆！我現在坐在你的面前  
屏住呼吸，像一個

來自外省的窮孩子去晉見帝王  
不敢有任何輕薄之舉。  
一種與生俱來的敬畏  
突然間使我忘記了饑餓  
我四肢乏力，雙目無神  
紫霞祥雲中我聽到一支聖樂  
從天而降  
喚醒了另一種更加致命的饑餓

這種饑餓與牙齒和消化無關。  
這是一聲鐘響，從德意志黑森林傳出  
點燃了聖徒們的狂歡  
這是一場大雪，從西伯利亞南下  
覆蓋了最後的一塊大陸  
這是來自黃金內部的謊言  
腐蝕了眾多天才的大腦  
這是源於太陽深處的黑暗  
吞噬著大地上最後的火種

這種饑餓！不是因為沒有食物  
而是由於食物過剩。  
食物之口，在於饑饉。  
傾吞了百年的人性、良知、正義  
一代又一代青春、夢想和血肉之後  
我看到了又一場饕餮豪宴  
在全球最大的廣場上悍然擺開。  
這場豪宴啊  
它所帶來的更深、更徹底的饑餓  
使一個國家淪陷其中  
不斷地被卑視、被拋棄、被遺忘

從古到今  
嘔吐著無盡頭的胃酸和孤獨。

#### 四

面對土豆和饑餓的槍口  
我無法選擇，哪一種  
對我更加仁慈。  
我不知道  
人類需要多少歲月的咀嚼  
才能將這饑餓一點一點地消化

而土豆，你帶著大地溫熱的土豆啊  
我除了你  
還能依靠誰  
來繼續我的生命和歌唱！

啊！黃金的土豆！金色的鳥兒！  
親愛的太陽的使者！  
金色的夏季即將來臨！

我閉上眼睛  
深深地吸一口氣  
我伸手取食  
輕輕地咀嚼，細細地品味  
以一個世紀的速度狼吞虎嚥。  
最後把落在地上的碎末揀起來  
放入口中。

暮鐘敲響了

食土豆者安睡了

他的內心充滿了對上蒼的感恩。

1991年初稿，2005年修改

#### 第4章：罪與罰

那年路過唐山車站  
如路過二十世紀司空見慣的圖景  
大地震遺址赫然，傾斜的屋架赫然。

路過這裡，看到昨日之自己  
在三分鐘之內  
經歷了地質編年史上的全部戲劇。  
生命有多麼榮耀  
那排山倒海的震盪就有多麼的輝煌。  
瞬息間凝固的死亡  
比古代的凌遲和現代的焚屍爐  
更具備後現代的藝術感。  
幾十萬具生命的呼號  
臨難時的萬念俱灰  
再一次驗證了上帝的不在場。  
是的，一個世紀以來  
他對於我們，總是不在場  
總是唯恐避之不及。  
我深知其中的原因，但又怕它真的是這樣。

世界再次被震驚。可是  
幾個小時後，伸出的援手失望地垂了下來。  
其實此刻，死亡正像無邊的潮湧  
每一分鐘都在我們賴以存活的國土上  
肆無忌憚地展開：  
在每一個山谷、每一條河流  
在每一個單位、每一戶人家  
在礦井下、在長安街、在被拆遷的宅院前  
在集中營裡、在秘密刑場  
在我們怯懦的內心  
它談笑間手起刀落  
十步殺一人，千里不回頭。  
書籍上的蒙蔽和話語中的蜷曲  
我們早已習慣。  
當一個國家以死亡為正常呼吸  
毀掉一座小小的唐山  
只不過是偉人臨終前的一聲歎息。  
消息在報紙版面上被輕易閹割  
然後迅速地堆在新聞的垃圾山下面  
人類的生活一切照舊。

我的犧牲註定與歲月無關痛癢。  
一隻蜥蜴爬出潮濕的洞穴  
在崩潰的堤壩前發愣。  
一群鳥雀逃出失火的樹林  
在熾烈的火海上墜落。  
我站在這裡不知多少年了  
這裡沒有空氣和水  
只有一副屋架似的骨骼  
從地層深處兀然伸出

像一隻手在論證著甚麼。  
其實除了必然走向滅亡，或早或遲  
我甚麼也論證不了。  
那骨骼之上長滿黴斑似的  
密密麻麻的眼球  
我的眼球和我的同胞們的眼球。  
它們看到了一切，並經受了一切。  
但一個衰老的聲音在說：  
你們看見的，都是不存在的  
為了偉大的遺忘  
我要毀掉所有卑微的記憶。

載滿遊客的特快列車駛過唐山車站  
我聽到人們照例唱著  
幸福的歌謠。

經歷一次地震  
如經歷一個世紀的露天電影。  
路過自己的遺骸  
就像路過內心的審判法庭。  
死亡在幾分鐘內  
已經走完了它的全部歷程  
多麼輝煌的史詩！  
久久地徘徊在這裡的  
是眾多在浩劫中失去了面容和記憶的肉體。  
那擁擠在地獄之門的景象  
是但丁當年所想像不到的。  
我憑空在那廢墟之上  
舉起白森森的殘骸  
如舉起一顆天地之心。

同時，我又在擠滿遊客的車廂窗口  
欣賞著一閃而過的奇異風景。

物質的毀滅和靈魂的死亡  
確實不可同日而語。  
我是演員，又是自己的熱情觀眾  
我是預言家，又是夢境遊戲的參與者。  
世界的圖像被刻錄下來  
所有的人  
都無法否認他自己不在現場。  
經歷過了，可是失去了記憶  
這已經是我的原罪。  
而看見了，又不敢說出  
在良知上必須罪加一等。  
一次次死去  
但又一次次苟活著  
只有我才知道，這是何等的罪責！  
現在我渾身冰冷地站在這裡  
無助、茫然，失去了  
為自己辯護的資格  
只剩下那種滔天的恥辱感  
像億萬個紅血球，在內心淹沒我  
作為一個人僅存的高貴。

我只不過偶然路過唐山  
偶爾的在一個巨大的死亡靈前感到寒冷。  
廢墟之上，赤裸裸的謊言  
和無所不在的暴力  
像野草一樣在瘋狂地生長。  
顫慄之中，我看到

一座巨大的千年之城像積木玩具  
靜靜地塌崩。  
它所揚起的塵土遮天避日  
天堂的光線暗淡了  
再也無法打亮眾人的額頭  
和那唯一的逃亡路徑。  
一切就是這樣，也只能這樣：  
我們永難拋棄的正是我們深深畏懼的。

而預感總是切骨地存在：  
在世紀末，或者世紀之初  
一場更大的震盪將帶來最為徹底的死亡。  
到那時  
國家、人民和我們唯一的家園  
將不得不連同  
正義面具下的邪惡和權力武裝起來的私欲  
一齊玉石俱焚，同歸於盡。  
白茫茫一片大地真乾淨  
星空之下  
萬物滅寂。  
難道只有這樣  
才能宣諭造物主最後的懲罰  
和宇宙間的公正

2005.9.9 改定

原載互聯網《博訊博客·獨立中文筆會·力虹文集》

## 異鄉人的秋日

1

在秋日的哈德遜河邊  
火車逆流而行  
滔滔景色捲起  
遊人悠遠的瞭望

岸邊的殘堡閃掠  
群鳥嘩啦飛揚  
移民者開墾疆土  
原著民流離他鄉

黛色的山巒  
被殘陽籠罩  
迸火的車輪輾出  
異鄉人黝黑的憂傷

2

帝國的秋日  
易拉罐廢棄  
人民依然焦渴  
高聳入雲的黑煙  
席捲GDP沉灰的天空  
在通往地球的咽喉處  
人民呼吸的鼻息淹沒

帝國的群馬狂奔  
人民的莊稼被收割  
不可啜飲的污水  
揮霍魚兒愛情的歡愉

在帝國蒼茫的宮殿裡  
失敗的旗幟飄揚  
骰子弧線般拋擊，尖叫  
廣場上向日葵狼狽而逃

2005

## 突 然

昨天，也就是正月初一  
我正在樂趣園某詩歌論壇發帖  
突然，彈出了一個對話方塊：  
「你被查封了」

記得去年  
也就是創建和諧社會的去年  
我正在車間幹活呢  
突然，組長走過來告訴我：  
「你被辭退了」

還有呢  
某年某月某日的某個深夜  
（大概是「六四」過後不久吧）  
我正在燈下翻書  
突然，家裡闖進了一群人  
其中一個著警服的把一張紙  
朝我面前一亮：  
「你被逮捕了」

2006

## 老 歌 —— 邊聽歌邊敲下了這首拙作

聽一首歌吧

一首老歌，因為我也老了  
而五月是青春的五月  
是五月的鮮花和鮮血

一首老歌

讓我回到五月  
回到鮮血染紅的風采  
回到激情燃燒的歲月

回到虛擬的炮火和硝煙  
回到記憶的愛人的懷抱  
回到一首歌中，回到真實的  
現實生活：春夏之交  
天氣尚好，吾心亦然  
尚能飯否？老驥伏櫪

2006

## 人們……

人們往樗樹下埋下髑髏  
然後在瓷片上刷上存物  
而夜鳥迷苧過幾層  
俯銜你臂的導引

兀突的飛盤蹦響於火輪  
岸上有樂隊向它致哀  
石頭波濤嬉耍定形  
細鉛筆能忘掉它走出之地

鵓鷓凝成的血方塊中  
我仍記得你紅娑羅的手臂  
夜晚搖著頭的白碩頭  
傳彼著另一世界的汐咒

棕鳥骨架棄於開水壺祭台  
兩個板塊喉嚨噁噁  
灰塵之桌車廂的啞悸  
你行過訥克索斯那段小路

2006.5.23-6.3

原載《蜀道》第1期，成都，2011年

## 水薄荷敘事詩（一）——現實哀歌

履帶下血紅的泥濘

是

一月的梅花還是六月的槐花？

鋼鐵縫隙間擠出一張臉的茫茫

旋入石頭的漩渦

當你走過不會絆住你的腳步

當你突然記起 甚至有一縷幽香

甜甜絞著喉嚨

當季節複印一片片碾平的花瓣

讓你不知死在哪次

哪個清明雨聲不在縫合絲綢的眉眼

你的驚愕 「撲」地濺出時

複數的第一次在偷聽唯一一次

眼淚炎熱而空洞

我們走過不會絆住我們的腳步

當 褲腳下輪軸辘轳滾動

國關筒子樓裡幽暗的甬道

永遠開著燈 炒鍋的黃昏

緊倚著公共廁所凍硬的黃昏

一月的瀑布沖走他夢中喊出的名字

北風抱著照像冊痛哭

分娩般急切的死 顧不上羞恥的死

他追趕的年齡迎著母親瞳孔中  
放大又放大的雪花

六棱形晶瑩的冷  
藏進刷新病房的梅花雨  
震落如彈片的槐花雨  
你是否能認出？

被否認的白撐脹年年滋長的白  
被否認的肉體  
凝結下水道中的凝視  
你是否能認出？

我們是否能認出  
圍觀的星星間  
（女巫說）成群輪回的親人？  
被毀滅不盡的歷史締結為親人  
一塊黑色大理石墓碑深處  
母親掠過 今夕何夕  
掠過 家庭輾轉 履帶輾轉

夜砸開小屋的窗戶 田野盯著他  
回來找 炕桌上亮著的鬼火  
一個卡在碎玻璃間的初戀  
給地磚漫上薄薄的雪花的沙子

倒映牆上一塊耀眼的白斑  
小黑狗剝皮時的慘叫 被釘著  
繼續慘叫 斷壁殘垣一如對稱  
別人越看不見的越令他如醉如癡

離開的日子都是清明

## 雨滴細數

雨滴內微雕成顆粒狀的宇宙  
淋濕的白布條上字跡依稀  
玉砌台階下垃圾堆星閃著校徽  
自行車腥臭的骸骨  
絆不住你因為你不知死在哪次  
月光失蹤式的存在多次  
忘 性感女兒似地長大  
只有一個故事的生命讓我們暈  
我們太多的故事 每本書  
夾著一枝含鉛的紫丁香  
不變的體積  
不停抽出一株植物裡  
更空虛的美  
再來 房間才空了 情人真的走了

死亡的戲劇扭歪了五官  
一隻黃銅門把手 攥緊  
拎起滿滿一桶鮮牡蠣的那隻手  
滿滿一桶目光在霉爛的地毯上攤開

他打開的信箱有個偷換的名字  
他以為是自己的地址 讀出  
鬼魂就布滿舞台 斧劈時腦漿迸湧  
懸頸時隨風飄飄 總不乏激情

引爆碧藍海面上一團鎂光  
照耀那遠眺 一架樓梯錄製下  
死者死去多年後才被還回的笑聲  
哀傷地埋入他異國的自我

花瓣的眼淚  
該驚愕花瓣的虛無  
    滲出廣場稿紙的眼淚  
    該驚愕 一行詩蛻變的虛無  
世界不多不少是塊封死的石板  
    你該哭你的忘 我們忘了又忘  
    才配上哭這不動的動詞  
    用不停的哭演繹不哭  
    用人性本來的潮濕  
        拒絕添加更多潮濕  
藍天開足馬力馳過  
        履帶重申  
所有死亡說到底無非一個私人事件  
踉蹌孩子們金屬的舞步  
    線民 臥底者 處境廠商 交待材料的花匠 老大哥  
    艾滋村 黑煤窯奴工 塔利班 裸體飛翔的瑪格麗特  
    革委會 超級粉絲 G20 Ground 0 盜墓者 搜查者  
    柬埔寨骷髏 人間蒸發者 杜撰日曆的人 造句的人  
    我 任何人

    回到表面總不太晚  
    一場雨攜來河谷的幽暗  
    朝南的窗戶都濕了 清苦的肖像  
    似曾相識中一株水薄荷靜靜佇立

    野鴨橘紅的腳蹼 蹬開他  
    水聲簸著水泡的空心珍珠  
    綠的舌尖倒唱一首黯淡下來的輓歌  
    尼祿媲美楊廣

水之茫茫  
他蘸啊吮啊她開花的粘液  
漂的手指 浸進月色和這首詩兩個表面  
一滴水之內的茫茫

虛構的哀悼鑿穿一月和六月  
蕊 時而梅花時而槐花  
在無數臥室的特洛伊  
空出一件扮演女性的白袍子  
死者的月亮傍著簇新的牌坊  
夜把玩它的形式  
一架擺進周年的照相機拍下  
不在  
和母親鏡框前的燭光一起  
和釘牢一座城市的燈火柵欄一起  
高高的亭子中  
暴露著性交  
原地陷進黑暗

沒有訣別的訣別  
在一座書寫的橋上 看一條河  
用無數自沉慢慢釋放出渾濁  
躲著釣魚的人正被鉤住上顎

沒有現在的辭  
擺進石珊瑚裡的三億年擺在  
他桌上 腐爛的獨一無二  
對應藍天上一場靜靜精巧的解散

沒有甚麼不被倒敘

倒映一匹冷冽水面的絲綢  
滿坡芒草的羽毛筆銀光閃閃  
畢生簽署一種最耐嚼的寒意

沒有別的絕對 除了盲目  
愛上一個為自己虛構的理由  
因此再寫一首只對自己值得一寫的詩  
並被慫恿成它的造物

現實不是一個主題 一張  
鋼鐵詞語間擠爛的臉  
不是任何人的  
旗子的啪啪掌聲已褪色為風聲  
一頂帳篷搭過的地方  
急急傳遞一碗水的地方  
是這裡嗎？  
你的腳步 我們的腳步  
在金屬雨聲中濕濕粘粘狂奔的地方  
是這裡嗎？

但這裡是哪裡？  
這無人是哪裡？  
絆不住花瓣的日日清明  
驅逐不知疲倦的嫩嫩生命  
輪回之綠從未輪回出一隻眼眶  
茫茫 梗在咽喉下  
淡淡的紫色

虛構一個搖曳的姿勢  
最擅長一種流淌的幻象  
流成 血肉的難熬的奇跡  
一株水薄荷用一隻粉撲擊著灰燼

一天沒嘔出那條履帶 一天就在活祭  
海水洶湧的裂縫灌滿盲音

「今夜 我為自己 為你 為離開一哭」

到驚愕之外  
繼續死去

2007-2009

## 監 獄 ——獻給LZ

在鐐銬中，如何  
維護一個緘默的上帝。

他數學的貴族氣質。  
他的蠻力、空曠、刀割……  
和向死而生的輕。

一種被迫的含混比它自身  
積蓄得更多。真理也更毒辣。  
尤其當一種屠殺  
從集體的信仰中醒來。

四壁形成的意志  
具有極強的非邏輯性，它靠知覺  
換取抽象的生活  
和一顆五分錢的  
子彈。

對於被封存的雪，  
消融是奢華的，  
尤其在春日的田野上。

2007.4.10

## 前 傾 ——致LZ

在最前排，  
向那些撤退的人致敬，  
向子彈。  
恐怖永遠是匿名的。  
而我，多麼渴望前傾，  
以我的懦弱。  
這是左傾右傾之外的一種傾向，  
它交給我一張紙條：  
「寬恕，堅持，質疑。」  
交給我不息，  
像五分錢一樣  
活得質地剛硬，  
迎著混血的陽光。

2008.8.20

## 遺 忘

1

日晷。頭顱。誰退藏於密？  
誰的儀錶畫出虛妄的圓弧？  
你眼睛的祭壇深陷著  
在未來某個龐大建築的對面

彗星落向木樨地時  
倘若我是你，你或許就是他：一個尾數  
她最後的回首穿過了  
呦呦鹿鳴

2

雪的諧音噴湧  
花，無痛地綻放  
一朵催開了死亡的非花  
是真的。它攀上了你的名字

痙攣的灌木下  
道具般的腳趾塗著螢火蟲的黑鹽  
也是這麼被抬走了  
像極了新近地震中的場面

3

噴槍那閃電節奏的火舌  
吻遍嬌嫩的臉。清晨的水龍頭  
把夜的灰燼灌溉了又灌溉  
結痂的將長成石筍，在心臟部位

一個失蹤者走來，一個失蹤太久的  
失蹤者，瘦長的手臂像唐·吉訶德  
讀秒的時間到了。你來讀，像秒針一樣讀  
履帶的嘎嘎聲裡是甚麼已對峙了千年？

2008.6.4

## 三個招魂者

### 之一

是時候了，回來吧。回到這  
你生長過的城市，你熟悉的城市。  
像燕子和失蹤的貓那樣，  
靈魂的定位系統將把你帶回到家中。  
又一年，我和你父親坐在餐桌旁，  
信任著斗狀的七顆星和永恆的輪回，  
等待你，從燃燒著晚霞的胡同口，  
張開鈴聲的小翅膀，  
震顫我們的耳鼓。

## 之二

起初我用撲克牌和硬幣占卜，  
請求陌生的碟仙捎話給你，  
看瘋瘋癲癲的女巫在沙上寫你的名字，  
但在所有的徵象中都沒有你的身影；  
後來我做了尼姑，在妙峰山的岩石下  
獨坐冥想，再次陷入思念的悲傷。  
一隻小松鼠出來看著我，  
似乎想告訴我它所知道的。  
滿樹皆響，是你站在樹後面嗎？  
出來吧，親愛的，別再躲著我！

## 之三

不記得多少回了，我爬上屋頂，  
向西呼喊，向東呼喊，向北呼喊，  
用家鄉的方言呼喚你。  
儘管又老又瞎，我的雙耳敏銳：  
回聲追逐著回聲，直到遙遠的鬼城。  
歸來吧孩子，異鄉不可久留，  
榮譽和知識都不可寄託。  
快快啟程呀，作為我的回聲歸來！  
我手中的艾草將為你驅邪辟害，  
南山的澗水已照亮你家的門楣。

2009.6.4-5

## 廣 場

多年來，我認識的人  
卻在瞬間讓我感到距離  
是的，即使在人群  
我仍然與你們無法團結

多年來，我貌合神離  
從聚集的人群裡抽身  
是的，混雜的隊伍  
我只能成為你們的叛徒

多年來，我是孤獨的  
更多的人與我形同陌路  
是的，黑壓壓人群  
我未能指認出你們中的誰

多年來，我自尊尚在  
軟弱的人群也是有力量的  
是的，當你們散去  
我還堅定站在廣場中央

2009年2月3日

## 二 十

二十年前，他五歲  
他坐在電視機前，看見很多人  
那裡是北京、上海還是香港  
他問爸媽發生了甚麼事  
爸媽和他換了黑衣，上街  
從銅鑼灣走到中環  
從中環又走到新華社  
六月初的一個上午，在幼稚園  
老師說著前天晚上北京發生的事  
許多人死了，死在軍隊的鎗下  
今天的圖畫課  
我們不畫太陽、不畫花草  
來！每人一支黑蠟筆  
畫下你們知道這兩個多月  
所發生的事

五年前，他二十歲  
他在學生會辦公室  
徹夜製作六四特刊  
他在資料室尋找十五年前的剪報  
挑出報紙社論和聲明  
在特刊中招魂  
他寫編首語，沉重得寫不下半個字  
如何把小時候發生的事，連結當下

畢竟，這可能是最後一期  
由當年已出生的人，編寫的五年特刊

今年，他畢業  
他在維園附近的中學教書  
書本對二十年前的事  
只寫下兩三句  
他在黑板寫下寫作課的題目：  
二十  
學生在低頭寫作  
他搬開教師椅，也低頭書寫  
二十年前  
他十七歲，她二十歲，他二十八歲，她三十五歲  
他死在子夜的長安大街  
她在維園點起蠟燭，年復一年  
他阻塞軍隊，判監五年  
她出門尋找兒子，至今下落不明  
二十年後  
他十五歲，她十六歲，他十七歲  
他的教科書告訴他軍隊在平暴  
她以為附近公園每年在說的是場內戰  
他坐在會考試場，二十年前的事  
不在考試範圍，不用理會

2009.5.26初稿

2009.6.29修訂

## 招 魂

走，讓我們回到維園去  
參加一場祭禮  
點燃白蠟燭招魂

魂歸來兮  
每年招魂曲響起的時候  
雨水帶著逝者降臨足球場  
而這年燒衣的火正旺  
而這年沒有下一場雨  
逝去的靈魂已成肉身  
穿起素衣參加他人和自己的忌日祭祀

魂歸來兮  
讓招魂曲夾著往生者的名字  
那死在北京死於天安門的  
但更多的是穿上素衣的終於歸來  
他們其實沒有死亡  
她們回來重新點燃那段歷史的起點  
或者1989、或者2003  
或者更遠或更近

啊，我身邊再次道成肉身的人們  
你們還記得那一年夏天  
我們一定要迫入維園

然後播起戰鼓，唱一首毫不悲壯的歌嗎  
那一天究竟是太陽猛烈還是水浸街頭  
我已無法記起  
我只是記得那一年之後  
我們的記憶像被刪除了一樣  
電視的影像瞬間勾起又消逝

走，讓我們回到維園  
在別人的祭禮上  
為自己招魂  
當蠟淚滴在草地或足球場  
請不要鏟起它  
請讓它滲進土地  
待二十年後  
人們能從那從痕跡中  
為這段沒有文字記載的歷史  
為無法道成肉身的往生者  
也為自己招魂

2009.6.6凌晨初稿

2009.6.29修訂

## 不能說

這一天  
不能說廣場  
這一天不能說孩子  
不能說學生  
不能說槍  
不能說血

不能說很多很多

前一天也不能說  
前一年也不能說  
二十年都不能說

不說  
不說  
越不說，越存著  
越存著，越多

2009.6.4

## 六四20周年祭詩並小跋（組詩·十四首選三）

### 9. 想念老朋友

在這個特殊的日子  
走在北京天安門  
我想起了一些老朋友：  
愛喝可樂長得像貓的不銹鋼老鼠劉荻  
第一愛女人第二愛革命的西北狼陳教授  
長得高大儒雅坐了9年牢的李海  
開桑塔納住豪宅已不知音訊的高戰  
不知幾進宮估計現在監獄的劉曉波  
這些人都比較好玩  
只可惜不大喝酒

### 10. 確實不敢喝酒

遠遠望見掛在城樓上的毛澤東像  
我有些害怕，也慶幸自己沒有喝了酒再來  
我害怕自己喝多了，把毛澤東像給砸了  
那我得坐多少年牢呀，想想都害怕  
我想起20年前  
有三個年輕的湖南人  
往毛澤東像潑墨水  
沒有人知道

他們是被終身監禁  
還是已被秘密處決  
又找了找孫中山像，一一沒有  
印象中有朋友告訴過我有幾天掛過孫中山的  
我想了想，這兩人是一路貨色  
老孫和老毛差不了太多

## 11. 天 命

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濟天下  
那是古人說的  
那我說點甚麼呢  
如果運氣好  
那就痛痛快快幹一場大事  
運氣不好  
那我們還有啤酒、愛情、友誼  
我們要精彩的生活，不枉此一生  
在高大的人民紀念碑面前  
我這不可救藥的酒鬼  
彷彿又略有了少年時的理想和情懷

2009年6月4日 於和平門南，京天通網吧

## 六四是中國人的清明節

一位台灣的朋友說  
二二八是台灣人的清明節  
那麼，六四便是中國人的清明節  
二十年沒有祭祀的地下清明節

端午之後的幽州  
是幽靈之州  
無數永不瞑目的幽靈  
在燈紅酒綠的大街上遊走

屈原是幸運的，在兩千年前  
他選擇在水底詩意地棲居  
倘若在今天  
哀民生之多艱  
本身便是一項罪狀  
足以讓他的軀體，布滿汨汨的槍眼

那天，孩子還來不及嚐一口母親包的粽子  
便一去不返  
如今，母親被劊子手幽禁在家裡  
不能去孩子的墓地  
死去的孩子，永遠是孩子  
而母親，已是白髮蒼蒼

我早已不是那個十六歲的少年  
那個聽到噩耗之後咬牙切齒的少年  
而穿警服和穿便衣的警察，此刻傾巢而出  
因為警力不足  
他們還臨時招募了一群無業少年  
站在樓下，沒日沒夜

他們都是旁邊村子裡的失學少年  
皮膚黝黑，衣衫襤褸  
他們的土地早已被掠奪  
為了每天二十塊的工錢  
爭先恐後地報名  
因為這件工作不需要流汗

他們還不到二十歲  
在那場屠殺之後，才來到這個國度  
他們不知道為甚麼要監視這個人  
也不知道這個日子為何敏感  
他們像蒼蠅一樣停下來  
他們在午夜抽菸  
黑暗中，火光閃閃

二十年後的孩子，目光是那麼呆滯  
二十年前的孩子，眸子是那麼明亮  
二十年前肉體的死亡  
與二十年後精神的死亡  
息息相關  
因為，所有的葉子  
都長在一棵樹上

我不會怨恨他們  
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知道  
但那躲在黑屋子裡下命令的人呢  
那個說自己是中國人民的兒子  
卻連骨灰也不敢留下的人呢  
他們以為降禍的日子還遠  
便坐在位上盡行強暴

是誰流無辜人的血  
是誰行欺壓和強暴  
是誰繼續侵害我們的自由  
是誰在中南海的亭台樓閣的背後  
摘掉血跡斑斑的白手套  
然後，枕著權力的鑰匙  
鼾聲如雷

而我的父親，從一場噩夢中驚醒  
他夢見警燈閃爍，警車呼嘯  
一群如狼似虎的警察，將從家中我抓走  
可是，父親，你依然要慶幸  
因為我晚生了三年  
否則那躺在街頭的孩子  
便是你的孩子

今天，是我們的清明節  
在一場五分鐘的暴風驟雨之後  
我還能做甚麼呢，除了低頭禱告  
哦，天上的父，行公義好憐憫的父  
求你讓孩子在陽光下奔跑  
累了便回到母親溫暖的懷抱

求你把羊群中剩餘的  
招聚出來，領他們回本圈  
求你讓公平如大水滾滾  
使公義如江河滔滔

2009年6月4日 下午5時，雷雨大作之後

## 六四組詩（七首選四）

### 1. 在香港文化中心廣場自由戰士雕像下

這也是一個廣場，不同於20年前。  
我不知道今天是甚麼日子，這個甚至不能以數字顯示的紀念日  
是甚麼日子。我不知道  
今晚為甚麼要來這裡，紀念你——  
你是一尊雕像，被命名為「自由戰士」。  
古銅色的身體，有淡淡銹蝕的痕跡，手持槍械，  
槍口橫掃，指向對岸萬家燈火，岸邊高聳的巨大商業樓群，  
霓虹變幻，時時刻刻的多彩圖案……  
你是一具骷髏頭骨，又像是一具焦黑的乾屍，  
你曾用生命實踐「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  
而我，是一個淺薄、無知、遲鈍、不思進取的人，  
我只知道，人生最大的自由，  
是相互自由溫存的身體，並能像著火一樣去熱愛。  
今晚，廣場上的人們重溫著一種群情的  
悲傷和憤怒，心火傳遞著當年廣場上的啤酒，  
詩人們以醉清算存在的「醉與罪」。  
一如以往，不勝酒力的我總是半杯不過崗，  
惹得體內的細胞橫衝直撞，腳步浮浮，像一首詞語不穩的詩——  
我很暈，看不清該把你放在哪一行，  
哪個語言的缺口！而我真的不願停留在這裡。  
陪著一個冰冷的雕像，懷緬他慘澹的生存，輝煌的紀念。

隔著，玫瑰、燭光、凌晨夜雨和高高的台階。

2009年6月3-4日凌晨

#### 4. 在公園草地上

白天與黑夜的政治鬥爭跟草有甚麼關係？  
只因白天的風吹在身上，晚上的星星被它看見，  
冬天的凜冽寒了心，春天的雨又打濕了衫。  
冬天與春天的角力與相持，是理想的蕭肅與浩蕩，  
可是，拿小草的生命力做甚麼試驗？  
蹂躪與摧殘——總是把它們擺上地表，象徵與見證  
你們的力量與威嚴，以它們的枯黃與返青，  
陪襯你們的光榮與勞績：所謂  
「不死的生」與「不生的死」的一本陳年爛帳。

2009年6月5日

#### 6. 在旺角西洋菜南街

如果詩歌，像一把新鮮碧綠的西洋菜，擺放在  
熱鬧長街的一角——如此，  
詩人們的街頭詩歌朗誦，就像喧鬧人潮中的一個孤島。  
人流如過江之鯽——  
每秒鐘，無論身旁流過100人？或1000人？  
他們都會沾上一滴詩的浪花：  
詩、自由、花。  
哪怕所有路人都長著背耳，但只要  
有一人順風聽出

一把西洋菜煲五花腩肉就像音符挑撥蕭邦的五線譜，  
我會很滿意於《練習曲》的文火，  
熬出清潤的湯水，無所期待，常飲有益健康。  
我的過江之鯽，吐露，呼吸著  
孤島上空潔淨的空氣，大隱隱於市朝。

2009年6月7日

作者註：此詩寫於香港中文大學「吐露詩社」於6月7日下午在旺角西洋菜南街舉辦的詩歌街頭朗誦會「詩是血的吶喊」。

## 7. 在油麻地百老匯電影中心旁的書店

火，不會在這裡燃燒，這裡有冷氣、  
敘舊，似曾相識與不相識的懷念。逸聞、軼事，  
心的在場與不在場。像一株二十年前遭遇雷劈的樹，二十年後  
落下枯葉，或長出新葉。假以東風。  
當局者不在，局外是一件衣服，可以花哨，  
可以著火。隔壁的電影院裡，周末好戲一場接一場，  
這裡，輕聲的朗讀者，在書店一角。

2009年6月7日

作者註：此詩寫於周日在電影中心旁書店舉辦的「書堆裡私悼『八九·六四』燃燒詩」朗誦會後。

## 一束獻給六月的小白花（組詩·八首選四）

### 第一朵：在這個夜晚，我穿上花裙……

在這個夜晚，我穿上花裙，套上綠絲襪，著上紅舞鞋  
滅掉一切燈盞，滅掉我的結局與開始，滅掉我的悲喜  
在黑暗中，我們裸露向日葵的金黃  
面朝月亮的皎潔交出一生的命運  
在黑暗中，我們  
甚麼都不說  
甚麼都不想說  
甚麼也不能說

我們不說地名，不說動詞，不說時間  
我們不描述，不記敘，不慨歎，不流淚  
我們彼此牽掛，彼此想念，彼此披上禦寒的衣  
我們彷彿消失，卻分明存在

在這個夜晚，我是一名單身女子  
在這個夜晚，我只為自己美麗  
獨自吸一口菸，獨自酌一小口酒  
我久久牢記：今夜，不說時間和地點……

2009.6.4 20:00夜色中

## 第二朵：給今天

今天——還剩下三個小時，即將成為昨天  
成為一個悼念的記號  
一個簡單的阿拉伯數字

一個鋒芒而又遲鈍的詞  
在今晚化作掌心裡的燭火  
火苗映入鏡子 反照出森嚴的空氣  
堵住通往明天的路  
對影只成一人  
易碎的鏡子散裂成影  
片片寒光四射  
沒有燈光的夜晚照見天明之後  
我的靈肉在灰燼中游泳

還剩下三小時，不到三小時  
今天——即將成為昨天  
成為食指上永恆的結痂  
逝去與存活的 骯髒與純淨的  
甚麼也沒有 沒有一個詞的意義

今天的我，就快要在寂靜中隱去  
夏天的紅顏躲入落葉紛飛之間  
燈火闌珊的辭典裝不下一個詮釋  
說不清為甚麼，一種魂牽夢繞的情愫  
讓我瀉下十萬八千里的憂傷

2009.6.4 21:30夜幕裡

## 第五朵：草根對草尖的襲擊

人生是沒有邏輯的  
小小的草尖在狂風暴雨中飄搖  
它深深的根埋在土裡  
向草尖供應養料  
使它有足夠的力量立足大地  
坦克碾壓在它身體上  
草根支撐了這一切

人生是超越邏輯的  
草根埋在看不見的世界裡  
用鏟挖不到的深處  
鐵鍬使不出勁的鋼筋水泥底下  
它給草尖足以存活的土壤  
也給草尖足以致命的打擊  
一棵小草  
永遠走不出腳下的土地

2009.8.5 深圳至寧波航班中

## 第六朵：六月的場景

人類對金屬的征服  
這青銅器時代的光芒  
使我想起水泥澆注地面的場景  
那是一道隔離機動車與非機動車道的綠化帶  
工人們把水泥澆在長滿青草的土裡  
死死封住生長的土壤

令它平整，光滑，便於踩踏  
如同巨大的災難降臨  
這些被封住口的小草  
——永遠埋在地下的火種  
我淒婉的心攪拌著水泥  
歲月的大地上一片丟失的希望——

2009.8.24

## 白色十四行

街上白花花  
都是白衣人

天上白花花  
都是二十年前的人

一面面牆都是白花花的  
都是凝固已久的記憶

今天不寫詩的人  
將永遠不會寫詩

今天不點燃燭光的人  
將永遠不知光明為何物

奧斯維辛之後  
寫詩是可恥的

一九八九之後  
不寫詩是可恥的

寫於2009年6月4日

## 歷史三章

### 一、歷史——致弱冠之年的你們

只有年輕的死者們深知  
自己已不年輕，而這首詩的失敗  
在於每一行鞭痕都已結痂。

當它被署上名，並被夏天  
以悶不透風的聲音朗讀，聽眾們都在遠處  
盯著被煙熏成臘腸的鞭子。

為甚麼它不變成蛇，順著屋頂的繩子  
溜走？它靜靜地吊著，只是  
那根繩子上用以記事的

古老的結，沉默如懸掛的窗簾。  
窗簾內，有人在燈火下表演吃詩，  
用憤怒的嘟囔塞滿嘴巴。

太神秘了。這首詩如果讓坦克來寫  
也許將成為傑作，具備血和骨頭的深度。  
現在，只有黑夜從玻璃牙縫

擠出毒液，噴在他們眼裡。  
而牆上的鐘走著，在均勻的鼾聲中

它將夢見烤火雞一隻。

2009.6.6

## 二、結繩記事

道路的灰塵被撚成  
一股繩子，纏住那些腳。  
在神秘的收割儀式中  
馬臉彎成一把鐮刀。

廣場上晾曬著糧食——  
許多年後，只能找到沙礫。  
堅硬的稻茬挺立著。  
鬼的哭號，沾滿稻殼。

帝王們一個個復活  
像捆成一串的螞蚱，  
或中山裝上整齊的鈕扣。  
國家是一本線裝書，繩子穿過

冰冷旗桿製成的書脊：  
它打了一個又一個  
死結，只有背後  
每天升起的太陽是一個活結。

2010.6

### 三、野 史

有一天，上帝夢見了龍，  
醒來後裝扮成一個普通人  
來到中國。參觀過長城和故宮，  
瞻仰過偉人的遺容，

他疲倦地抬頭：一隻鳥  
在夜幕上疾書，翅膀插滿了羽毛筆  
直接從血管裡蘸取墨水——  
一種古老的疤痕的語言。

它認出了你的藍眼睛  
書寫著一個啞謎。從廣場望去，  
所有建築都是紀念碑，  
每一張浮動的臉都是浮雕。

這裡並非天堂，而是  
另一個國度：你看見黑暗  
在鳥巢中跌落。你讀過杜甫的詩，  
只有那隻鳥向你告別，

為你指引太高的歸途。  
這個國家的紀念品  
是斧鑿和刻刀——買一把吧，  
因為在天堂裡只有泥土。

2009.11

## 坦克過後

都被壓碎了吧  
掙扎的人？  
二十年了，從遙遠的時間漩渦處  
和空間不可知的謎團中  
自由的遊魂送來掙扎的歌

掙扎著說：掙扎的你好！  
都被那貪婪的黑色之腳壓碎了吧？  
或還在那可恥的時日中拼命頂著？

是的，我就是如此，從一片  
被坦克壓過的紅爛泥醬中  
看見一個甚麼也不是了的人  
看見一朵呼喊自由的玫瑰  
看見一個甚麼也不是了的我

在被壓碎的我和拼命頂住的你之間  
我也是你的兒子  
你也是我的女兒

有甚麼兩樣嗎？

我不過是被壓碎了還在喘著  
你不過是終有一天

碎若那個甚麼也不是了的他或她

而孩子們卻早於我們被壓碎

哭喊著：爸爸 媽媽 救救我

我們跟著垮了

我掉下去了

我被砸 被砸 被砸

然後我們就被砌進了磚中

你們也溶進了欺騙的奶粉

他們埋在我們的廢墟下

與餓斃的 槍殺的 各種死法的遊魂相遇

沒有甚麼兩樣，正如螞蟻與螞蟻

沒有甚麼兩樣，你是我，我也是你

掛在輪回的臍帶上

擠在人海 苦澀的 無邊的腹部

忍受紅旗翻捲抽打耳光

抽打你我，也抽打他，一個都沒漏掉

忍受灼烤的劇痛的一代又一代

舉著侮辱的火炬滿世界瘋跑

忍那噴濺的焰火，猶如忍受

他們狂噴的、腥臭的精液

強暴著死去的孩子……

我們怎麼會這樣呢？

給了那黑暗的部分太大的權力

我們何時住手呢？  
給了那黑暗的部分太久的時間

二十年了，從一片  
被坦克壓過的紅爛泥醬中  
一個甚麼也不是了的人  
一朵呼喊自由的玫瑰  
看見一個甚麼也不是了的我

沒有甚麼兩樣  
正如這一年與那一年  
我的螞蟻和你的坦克

嘲笑著我們的每一個碎片  
抹去碎片中閃耀的玫瑰  
參與著碎片中變黑的碎片

彷彿那黑色之腳有它無上的權能  
它就是要踩我們，玷污我們  
而我們竟然只能忍著

直到第幾個二十年？

2009.6

## 一首詩，二十行

關於六月，我還能說甚麼呢，  
我們中間永遠隔著一個  
海，從二十年前開始。  
那一年在華盛頓，遠遠看見  
另一個廣場上的你，  
我就知道這片海一直把我們  
連著，也將把我們分開。  
二十年，一株苗也該長成  
大樹了，但有些日子是灌木，  
它們不會長高，也不會長矮，  
只會由鮮活變為乾枯，  
然後濃縮到一個鐵盒裡。  
關於生命，我也不想說甚麼，  
我知道時間每分每秒地流過，  
偶爾擦拭一個名字，偶爾  
沖走一個夢，而更多的時候  
在玻璃杯裡，觀望捲起的茶葉  
無可救藥地一片片綻開——  
它們想回到樹上，回到廣場，  
或比小玻璃杯更安靜的海裡。

2009

## 一首短歌，二十年

來，給我你手中的小本子。  
這麼輕，怎麼沒有被風吹進  
帳篷與帳篷之間的空隙裡。  
名字喲，比星星多。  
來，為我講完二十年前的  
傳奇，為甚麼中斷了？  
你知道我不能走進，只能  
在結局等候。你是不是怕細節  
會像噩夢一樣清晰，線索  
如眼裡的血絲？情景，對話，  
會帶來長久的沉默，不如  
像地鐵一樣，開闢一條隱秘的  
隧道？來，脫下黑色的外衣，  
我們一起把樹上的白葉摘下來  
放進湯裡。比鹽輕多了。  
晚飯後，我們開車去露天影院，  
看他們怎樣篡改那個故事，  
然後，聽一首很老很老的歌，  
一切回憶都在一無所有裡。  
而風，在廣場之外。

2009

## 為花園的積雪而寫

被牆擋著，才留到了今天  
發硬，不再有飄落時的  
柔嫩。變粗的死白之皮  
鋪開一個中年婦女的憂傷。你

望著我，絕望地。說：你  
是第幾場雪？我無法說出  
這場雪與那場雪的差異  
冷，疊在了一起。指針返回12

我來回踩著，用同樣的姿勢  
而你卻全然無動於衷——你  
不再發出悅耳的呻吟  
或吟唱。腳印模糊。哦，厭倦！

返回第一場雪？回到一去  
不再回返的時光？那時，我邊踩  
邊興奮地叫喊，並打量  
鏤鏤狀的詩行如何從深處浮出

你也在唱，像潮濕的海灘  
對著一雙裸露的腳。好像  
唯有如此，你的墜落才有意義  
「看，生命在裹屍布上簽字！」

2009

## 和諧頌

「你去乾坤四海問一問」  
——《西遊記》

一

山崩地裂的一刻奔命的  
小孩子，是你，是我們的大法師在預演  
撒豆成兵的魔術嗎？

幾萬年後，他們將輪回成煤炭  
我的後代，會為你的後代當挖煤工人嗎？

我抬頭，銀河首次出現中毒的跡象  
我倒地，仍相信你代傳的神諭：向下

進入永恆的革命，有理但不合法  
有仇卻必須無怨，一支革命的小分隊  
繞過腎結石，挺進勃起的烏托邦，直到無路可走

射入波光中巨大的，爬著河蟹的蓄水池  
它懸在小縣城的頭頂，化身放大鏡，照著螻蛄與小民

## 二

小民需要信仰，就像傳說我是愛你的  
我學習的是薩滿教，當你揮舞奧林匹斯山的電棍

在希臘人的跑道上，我一邊支持你  
一邊被嚴打，一邊裸體做俯臥撐，一邊嚇出冷汗治療感冒

掌聲中，你的幾個腳印壓過夜空  
我們在大地上的奔跑，拉起了你壯觀的飛行，為人民服務

跳進井裡報國，一行草書紋在了我們背後，勝過日本的極道黑社會

## 三

最初的設想，是宇宙大革命  
十年動亂，不過是小打小鬧，真空家鄉  
絕對的地母菩薩，滲透了漢民族的反抗力量

漂流在海外的幫會朋友，遇到了洋羅漢  
克魯泡特金，當他們在飛島上生火做飯，虛無僧正懷抱  
自製炸彈，四處同歸於盡——最大的動盪，從遙遠的角度看

是無數圈星雲美麗的和諧，是的，宇宙與人類的欲望  
一直都在膨脹，給你做胃鏡的時候，需要動用發射禮花的天文台

從古生物化石，到今世受困的鱷魚，都被你消化成  
面目模糊的，半夜在我們身後歎氣的黑影，我們無力驅散的白日夢

#### 四

潛意識能和諧嗎，佛洛伊德  
適合陪酒嗎，低俗的人生理想

配跟惡勢力較量嗎，當我在金字塔上推石  
你告訴我致富是光榮的，黑白兩道的貓糧，可以任選

我的讚歌，幾乎不是假唱  
古老的理想，是認識你自己，而更偉大的  
是你來說明我，認識人類的渺小，搞清你的無限

面對廣闊的世界，我扔出的飛去來，擊中了風暴中  
掙扎的鴿子，在它鋒利的返回之前，我是否會發出馴良的咕嚕聲

#### 五

杯中的酒調和過，鏡中人逢迎著  
三位老人，會同五大領袖走下一條湖船

開槍並成功上市，而我頂著雷  
而我的孩子，被我的懦弱責打，我的父母

被我的貧窮呵斥，我和鄰居，互相研究著  
對方神經質的妻子，這就是我製造的混亂，你們笑了

因為你們理解，並造就了，改變了我  
匆忙而無力的口頭反抗，證明了進一步和諧

才是硬道理，強光照射著我步步後退，看到時代壓頂  
遠望自己的投影，疊成了紙飛機，翅膀擦出金邊的火苗，向未來  
佛的手心飛去

2009

## 八乘以八

這個數字已經沾上了風塵的味道。  
揩油的客人若過江之鯽，論鮮美  
江鯽不如河鯽，血流成河，河鯽自然肥碩  
但人心沉入了江底，屍身卻像饅頭漂在河面上  
但大壩高築，號哭的淚水化作逆流的江水。  
這些淪落的日子，被懦弱的人虛度  
如我，醉生夢死  
如他，獨善其身  
如沖洗，必帶著血腥味，壓倒悲傷  
壓倒的還有試著再站起來的人。  
浩瀚如廣場，清水裡拎出來的是刀子  
那逆流的物種肯定是魚了  
開膛破肚，大卸八塊  
八乘以八，最後的得數是錯誤的  
如果是正確的呢？  
這個數字已經有了腐爛的味道。  
廣場是一張桌子，它不是僥倖的圓桌  
六個角的桌子擺上了四道菜  
寧為刀俎啊，開水裡的娃娃魚像一個謎語  
猜著了可以動筷子  
猜不著的只能耍嘴皮子  
那是一群魚的殘酷青春，魚不可與水談判  
否則，衰老的是餘生  
腐爛的是鰓

鯁像個八字，八乘以八，最後的得數是可疑的  
如果是確鑿的呢？  
這個數字是一道不祥的符。  
誰撞進了圈套誰就解不開繩子  
繩子縮成死結，像說不出話來的嘴巴  
巴和八讀一個音，如八卦的八  
媽了個巴子不是媽了個八子  
八乘以八，最後的得數是危險的  
你想說出甚麼呢  
你們回去，這裡布下了陷阱  
觸電的人必死無疑，繩子裡面包含著禍心和電線  
斬斷的繩子是要封口的  
你看見，你能說出，你能說出你藐視的一切嗎？  
一說出來就變成了讖語  
——我老了，無所謂了，你們還年輕

2010.6.4

## 危言危行

你還拿著電話  
一條街都聽見了  
一個女兒國都搭進去了

六月四日的時候，你多大  
你在上面  
瀑布一樣流下來  
河北平原也有這樣的美景，這樣的黑人  
你不動是叢林；一動成赤道

我們把打炮的聲音傳到西單  
那裡是國家心臟的西門  
當年我就站在四輛坦克的前面  
跟小丑一樣站著  
英雄們無法通過

我給你講了許多故事  
故事姓故  
長年累月任人打扮  
大故事嫁給歷史  
小的上大學  
還沒畢業姐姐就自殺了  
撇下埋她的山焚燒她的火

沒有說出的  
就像這雷陣雨，快來快走  
我在甚麼地方  
中指觸到了你和胃  
我愛它  
曾經翻山越嶺

你沒有看見的青春  
是一隻虎，它現在學習捕食  
生活搖晃著猶如地震  
猶如被抓回來的朝鮮饑民  
鎖骨穿上鐵鍊

我有本能離開你  
我有迴旋的餘地  
六月只留下一天給兒童  
其它的就像遍地的自行車、拖鞋、毛巾和麵包  
循著血跡

2010

原載作者自印詩集《單門我含著蜜》，2012

## 豬最聰明——致朱江

于珏「蠻橫」的樣子  
死神奈何得了他嗎？  
「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在車上你說出這詩句  
卻反問，詩是甚麼？

從青春相遇，到消失  
再從各自的角落浮出  
聚於一個莫名其妙的地方  
——一所醫院的走廊上  
與當年主樓的走廊有何不同？

白色床單裡睜著眼睛的  
是我們中的一個！  
「晚上你們聚吧。」  
他已先我們嗅到  
那冷漠之物的氣息

酒桌上，丹珠提起那場事件  
她穿過危險的街道  
找到你被安置的醫院  
過道上都是血，粘到腳面  
她數了，前後有70多人

從敲開猴的頂蓋到吃豬腦  
你突然說豬是最聰明的  
「甚麼東西？要幹甚麼？怎麼回事？」  
你摹擬小豬的樣子  
但，虎、鼠乃至蛇的崽不都如此？

「大的豬就不一樣，  
它不會再看你一眼。  
因為它甚麼都明白了。」  
你接著提到了野豬  
是啊，家豬和野豬誰更自在？

這一刻，豬脫離了自身  
在映出我們面孔的酒桌上空  
在為屠宰的與野生的晦冥地帶  
盤旋，擴張，延入角落  
瞬間，消失於無形

作於2010.12.8



六日詩選

新聞與社會 輯四 2011以來

## 最年輕的鬼

我們是最新的賤民  
我們是最年輕的鬼  
沒有下巴。我們  
不曾因政權移交而獲得  
重新的尊重。我們衝向  
領袖的講台時，不免被人摔倒。  
我們被狠狠地摔傷腰背  
被帶往的地方  
不是醫院而是  
警署；所付的錢  
不是藥費而是  
保釋金。

他們以為歸還六千文  
最年輕的鬼便可  
買個下巴，把尊嚴  
接駁身體，把鬼魂  
交還廣場。他們以為  
民賤不能移。他們以為  
喪失常態的鬼害怕極權，在麥克風前  
他們沒有聲音。他們以為  
死去的身體不說話。

他們決定毀掉所有  
阻礙鐵路的村莊，他們決定  
堵住所有反對暴力毀壞行徑的民眾。

他們決定在人民的尊嚴上放一把火  
在上面煮一個蛋猶如利比亞狂人  
在上面投放炸彈。他們決定要做  
道德勇士，在加班市民剛要回家的時間  
公布傷勢，用倦怠的容貌告訴人民  
怎樣才算是社會敗類。

在我們尚未出生之前  
他們成功採摘  
勾結的碩果，在都市  
尚未回復本國從屬之前，他們  
會為廣場憤怒和哭泣，並且痛斥  
奏樂者錯彈子彈在午夜喧囂，在清晨  
沉默。他們會為年輕的鬼致意  
並且答應自己要為年輕的鬼  
拒絕忘記。然而清晨  
清晨鼓勵沉默的自己  
在花前與旗幟下更新  
遺忘的定義猶如  
網站更新敏感詞。

我們自警署走到街上，看見  
更多年輕的鬼。他們跑過馬拉松  
把強積金交給主辦單位。他們照顧  
還年輕的雙親，他們討論  
哪個月費計劃適合新年機，他們閉上  
應該睜大的眼睛，  
跟隨電視新聞所接收的  
宛在的音容，奉勸大家  
不要跑得太快。

2011.3.3

## 盲然所失

我不止一次地走向  
北京的落日，  
走向忘記，  
巨大的吸鐵石在遠處  
喊我，讓我  
從急促的落葉中  
加入逐步的真實，  
而空氣裡仍有我熟悉的沼氣，  
一種焚身的味道  
加劇了咳嗽，  
今天，一些人走向  
我的落日，  
一些人再次聚集的地方  
已沒有篝火，廣場  
將徹夜為我  
虛無。

2011.5.18

## 廣 場

沉睡在動物中，我的庭院，深水中，  
他獸性的結構是毛皮質地的，我摸到  
呼吸，他呼吸給我看，禁止我發言，  
禁止神性，血從詞裡，閃著刺刀的光。

他愛我，不像一個廣場，在愛我，倒像撒旦  
愛我屈辱的頭顱、身體，漸漸乾枯的皮膚，  
但不愛我的心。我黑暗的心。他也怕黑。

他甚至讓我感到親切，碑文般的親切，  
他指給我一條路，在多條路中，  
他，指給我死亡之路。  
他升起我的恐懼，在船上，甲板的苔蘚裡  
我看到他同樣恐懼的眼睛。

我與他之間，有一段歷史，很具體，  
挺著胸，目視他給我的遠方  
多年後，那遠方成為不斷拷問我的枷鎖。

我知道他也不過是流水，  
他也害怕與河流對話，風緊的時候，  
他躺下，不說出事實，他不說，  
不是說那些事實就沒有發生。

2012.6.4

## 今夜我誦讀經文

今夜我誦讀經文，這是  
石頭的驅逐，強硬的寬恕。

這是奔赴，迷茫的建築，  
它們幫助我生活，並再次毀掉我。

每次我讀到那些早於街道的人，  
聚集成黑色的海灘，突然就哭了。

就相信了。謊言穿過了廣場，  
燈火洗白了脖頸。

今夜我誦讀經文，鞋裡的水  
跟隨我，順著我，給我折斷的名。

給我美國，午睡時它揭開了我的傷疤。  
給我匍匐的人性。動物們啊，

我的同類啊，我給你們講述對抗，  
講述自己也講述你們，

保持力的結構，我  
誦讀你們的荒蕪。

今夜，我端著塑料碗，  
我只吃燒熟的輪胎，它給我的遠方

在你們心裡，也是遠方，  
也是一段蒙昧的經文。

2013.6.4

## 北京的冬日

寒冷像一把利劍向我刺來 城樓上面的紅旗在哭泣  
此時 我沒有看見自由的鴿子在飛翔 也許  
這不是我該來的地方 北京的冬日裡 作為過客  
我又能感受些甚麼呢 或者無數人嚮往的北京  
要向我們呈現甚麼事物 多麼空洞的生命一直在顫抖

當我在長安街行走時 陌生的人意味正濃的竊竊私語  
也許就是這樣 我的出現會讓許多熟悉的面孔尷尬  
儘管我的舉動並不那麼玄妙 而我看見的東西 別人  
不一定也會看見 我屏住呼吸 喜歡聽隱秘的叫聲  
這時候 冷漠的陽光讓我感到多少有些恐懼和失望

而我還能憤怒嗎 那些儲存多年的勇氣是否壓彎了腰  
火焰在心裡燃燒著 就憑著一直孤獨翅膀能否高飛  
穿過正義路 我發現邪惡的力量依然存在 那些移動的影子  
也在產生質的變化 而我還是我 歲月的雕刻刀  
已在我的記憶裡刻下如此的景象 廣場上空的烏鴉比喜鵲多

2011年11月22日 晚寫於北京

## 碎片8

我常常注視讀到過的  
死亡之光  
覺得溫暖  
別為不得不離開感到悲哀  
我想去有光的地方

多年來保持的頑強  
變成了塵埃  
一棵樹  
一陣閃電就可以將其摧毀  
甚麼都不想

未來對我而言  
是一扇關閉的窗戶  
窗內的夜晚沒有盡頭  
噩夢從沒有消失

我想去有光的地方

2011

## 沒有墓碑的墓誌銘（長詩節選）

沒有墓碑的墓地，我扛著墓誌銘在此裸行  
——題 記

【獻給這塊土地上不安的靈魂，  
以及我們未來的孩子們】

1

時間的骨頭斷裂在履帶內，尖叫遙不可及  
情緒自焚，肉體落地為冰，組裝零件之夜  
虛詞退讓，形容詞慘敗，動詞橫行的時刻  
鮮血從頭開始，拒絕抒情的抒情打倒抒情  
言語一直顯得殘酷，只有喘息才是光鮮的  
只有喧囂才是勝利者，黃蓮真綁架了啞巴  
事件構不成事件，如同新聞從來不是新聞  
死活進化成一種遊戲，每種面具都是配角  
屁股確實豐滿，吻脗的油唇硝煙中的旗幟  
統統被武裝到牙齒，正是收割的大好光景  
憤怒顯得牛頭不對馬嘴，羞恥心那麼可恥  
開始從來不是結束，結束從來不會是開始  
活死人仍在吃喝拉撒，棺材仍在吹拉彈唱  
貓頭鷹在陽痿中受精，卵巢已被殭屍掐斃

2

塵世的情歌都成哀歌所有的歌唱皆成敘事  
問題是故事不再有故事地震死者皆無姓名  
沒有回家的概念，這就是你有去無回之地  
食品加工廠天天冒煙軍隊的腳步時時轟響  
真相是抽象的，如同現實一直是超現實的  
恐懼再也沒有殺傷力，紙老虎都成坦克狀  
長期跳動的只是鋼鐵，千瘡百孔已無所謂  
地溝油就是這裡的血液，乳汁是三聚氰胺  
怪胎在日夜裸奔，多彩的非人間沒有黑白  
這也無關死亡，也沒有死亡之說，都活著  
這也無關活著，冤魂的疼痛進入不了空虛  
唯一享受是非死非活，絕望深處一無所獲  
烈火與玫瑰不會化為一體，磷火也不牢固  
尊嚴是奢談的，看看能否躲過下一輪暗殺

43

尖叫遙不可及，時間的骨頭斷裂在履帶內  
沒有甚麼簡單之說，也沒有甚麼複雜可言  
時間能照暗傷口，人世間再沒有殘酷之事  
今天不過又是與死者同生與生者同死罷了  
風仍將骨頭穿針引線，鮮血仍滴回了刀鋒  
不用區分甚麼樂章，仍是單音序曲複音著  
這不是猛獁的地盤，這是進化論中的猴子  
甩掉了尾巴與德國的幽靈相互雞姦的空地  
是碎裂的露珠割破野獸之眼露出的紅屁股  
是十二月黨人的屍骨腐化之地十月的炮響  
西伯利亞的鐵靴與梅毒，從南湖紅船復發  
是黑色的卐字，是紅色血暴，是鐮刀鐵錘  
上空的一顆黃星，是四顆黃星環一顆黃星

是天安門廣場全國各地一直飄揚著的履帶

44

一張厚重的肉片，一種乏味的觀念與露骨表演，從繁複的玻璃遊戲中脫穎而出而又與世隔絕，再沒有甚麼想像中的蛋黃，能掀翻生鏽的藍色鳥巢，將敏感的耳朵打磨成一根諸神之柱，深淵即平地，再淪陷也是平的，比北京南站的冰還平，比馬家樓久敬莊蒼白，修辭一直都無關現實和瓶頸無聲較量在無色中暗自發力，冷戰在各種原子彈內部堅硬對峙，屍體只是一種籌碼玉碎瓦全之外一塊無關痛癢的灰白遮羞布被遺忘的行走只能走在鏡子之外刃口邊緣馬三家牆外行走著招工小廣告，幼女開苞熱線，專治菜花肉芽流膿流白尖銳濕疣的醫術，使勁給路人猛磕頭的殘疾流浪分子

56

坦克人終成為一種全球皆知的符號，獨自一人擋住長安街長行坦克群，隨後王維林不知所蹤，只能夠出現於倖存者的回憶中一個名為撕裂的末日的電影，其中也閃過坦克人畫面，其成一種象徵，如V怪客的面具，如曾經頭戴白布的青年口中的吶喊如砸向毛像和城樓的三個雞蛋，如群起的身影舉高的浪潮，亦如群倒的屍體鋪就的理想之路，還有面對愛人那剛硬的誓言和深情的凝眸，身上的彈孔，眼中的淚光及冒著履帶和子彈不斷奔跑搬運屍體的汗珠

當硝煙如血肉橫飛，重歸於噴水車的寂靜  
和走進新時代的歌舞的統戰，那些已不叫  
創傷的創傷，會凝固，會流亡，會守著夜

## 60

朵朵茉莉花飄散墓園廣場，遠方是遙遠的  
趕屍者的草鞋仍深一腳淺一腳踩踏地上的  
水塘，身影還是原來的的身影，行走的屍群  
若細看卻各有面貌，在現在進行時中踩著  
凌亂卻有些許節奏的步調，他們也支撐起  
時間的空虛，空虛中有李旺陽脖前的繩索  
也有肉眼看不到的紫色氤氳，還有自焚者  
決絕燃燒起的已把世界刺瞎的雪火，每團  
火焰中無聲響亮著雪獅的怒吼，經脈斷流  
肚皮朝天的死魚們陷入黃河與長江的河床  
作為一種鐵樹的果實，牆壁內的化石，與  
巴士底獄牢底沉埋的血書海鷗的歌謠，及  
一塊矗立天地間的無形墓碑，或許某一夜  
屍群意外暴亂，它就粉碎成顆顆氣體鑽石

2011年6月起筆，2013年底結稿。2014年2月底刪改修訂

## 流放者歸來

在太陽升起之前，我已想回家  
回到人心曲折的街巷  
回到禮貌不周的城鄉

我像傷兵，用傷口思念遠方的親人  
不能說，我喜歡從前的蒼茫  
喜歡災難像貨幣，居然可以到處流通

我只是一隻螞蟻，瞭解大地裂縫對雨的渴望  
只是腳印，不怕把漫漫長路走得更長  
我知道，春天尚未到來  
只有假花才開得最豔

我要把自己像瘟疫，送回疾病發作的故鄉  
我要備好孤獨和嚮往，不學牛郎織女  
一年一度的七夕，不把傷口當慈悲……

寫於2011年

## 政治課

課本中，槍彈齊響  
死去的都是人  
無產階級說：觀眾眼裡湧出了憤怒的暴雨  
資產階級稱之為淚水  
幸虧，老師沒問我，那時我的心是石頭做的  
它只想賽過課本中紛紛高舉的鐵拳

「誰能救我？」  
四十年後，死者在夢裡向我提問  
青春種下的希望，為甚麼只換來對生活的歎氣？  
彷彿只有傷口是幸福的，它從永不閉合的縫隙  
死死盯著我們——今世的焦慮像海浪啊，永不停歇  
我開始領會，死者在土裡呼吸的艱辛  
他們用地下水，還在為活著的人慟哭

我選擇某天，用鞠躬來回答四十年前的考卷  
用星光一樣長壽的鬥爭，向死者道歉  
用考試一樣短暫的寬容，與真理周旋  
用不肯卸妝的政治，假惺惺地請求原諒  
告訴死者，我的幸福同樣充滿煎熬——  
那是夾縫中的舌頭，早已沾滿說辭的空洞

2013年1月15日

原載《衛生紙+21》詩刊，台北：黑眼睛文化，2013年10月

## 聽 雨

後夜兩點，重雨  
喚醒我。湛河土堤，  
這艘巨制兵艦正沉錨猛城。  
堤上孤燈閃爍。鬼魅桅桿、  
樹影深喉，加重了雨聲，  
女貞林小路壘砌夜的恐怖。  
如此廣夜，無法穿越  
——也不適合祈求。  
——這般雨夜中原，適合獨坐  
坐成厚甲，臃腫沉思的河馬  
等待雨層深處，一列列  
——蠻橫的鐵殼閃電的吞噬  
……那些半生之夢，  
——沉沒在後夜  
後夜在加強它特有的空。

——唯一擠滿雨，  
叮叮咚咚雨篷，  
說著「不動」和「不懂」。  
一場被夜雨懷想的青年——  
銀杏樹葉，低空唰唰急唱——  
夜雨之聲，暗暗撥叫——  
雨的電流，遞來下一期衰變，  
有時，雨的集合，又是增勢。

我無法按捺夜雨的全部心音。  
它的話語灌注進黑暗，  
它用言語密度把我空置。  
雨嚟在後夜，向土下延展豐富根鬚  
被夜雨所淹沒的黑色青年世界……  
——所忽略的，所有夜雨的形體……

2011.6.4

## 孩 子

我們還是孩子的時候  
徒步找到了三江的源頭  
一隻皮筏漂過長江  
做盡了讓家長提心吊膽的快事

那年春天我們沒有同行  
你離開正在飄散麥香的家鄉  
父母也沒擔心過  
以為你去了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

你卻在開鏟的當天  
倒在平坦的石板地上  
不是黃河淹死  
也不是長江溺亡  
不是父母苦口婆心提醒過的任何一個有危險的地方

我在對你的懷念中  
一天天成人  
一直大到  
能把你的年齡叫做孩子  
一直大到  
我的孩子和你當年一樣高大

太陽升到八九點

你都沒能看到升國旗  
為了看到朝陽  
倒在太陽該出升的時候  
和地方

2011.6.4

## 復活節

年年今日  
都會有千萬似曾相識的大男孩  
到這裡來  
和我相遇

迎面而來的孩子  
密密地遊走在我身旁  
年輕得絲毫不知道  
自己的往事和前生

他們踏著春日輓歌的尾聲而來  
從來不會爽約  
為一則他們出生之前的噩夢

他們像流水  
歲歲相逢  
年年不同  
只有嶄新的、還帶著橫平豎直

摺疊印痕的新衣裳  
和燦爛黑紅的臉

像你們  
也像我的兒子  
甚至想讓我相信  
那就是你們  
來尋找自己的靈魂

在我無法趕來的時候  
他們替我到達  
在那裡等候我

今年我沒能到那個地方去看你  
我把整個下午的時光用來和人輕聲地談論你們  
在這個所有人都偷偷地談說你的午後時光裡  
一道光照亮我

如同領受到一個神示

這一天  
是復活節

2012

## 廣 場

他們說廣場上那些雪白的鴿子  
是那年死去的人的靈魂

他們說那面每天早上升起的大旗上  
有幾千萬人的鮮血

他們說那幾千萬人的死  
不是為了讓某個人做皇帝

他們說那個叫小招的自殺的流浪詩人  
那年走在廣場上，就是為了讓酷美的黑衣女警  
搜一搜他瘦小的充滿性欲的身體

他們說那年廣場上布滿了鋼鐵怪物  
有的人再也沒有回來

他們說廣場上那些雪白的鴿子的身體裡  
充滿著那年死去的人的鮮血

寫於2011年6月4日

原載詩刊《地下》2011-2012卷

## 6月5日

一

如果沒有文字  
我該從哪裡開始今年的屠殺

悶熱的空調下 一百位同學  
坐火車離開了北京

二

我修改著別人的書  
黑色的小東西 從紙上飛起

全深圳的蚊子都有同一個姓

失血的圖書館：  
你們的祝福和死

2011.6.5 深圳

## 取義波蘭

詩人生於1945，那一年  
蘇共在波蘭行使社會主義  
第二年，邱吉爾  
站上了美國的講台  
拉下了舉世的鐵幕  
1980，團結工會挑戰蘇共  
整個國家都是監獄  
37歲，詩人移居巴黎  
1997，齊奧蘭死去兩年後  
詩人引用了他的話  
「人們笑得不虛偽  
而是真誠地笑  
因為他們是波蘭人  
而不是某國人」  
1989，東歐劇變，波蘭自由

2011.9

編者註：詩人，係指亞當·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 1945-），波蘭詩人；齊奧蘭，即埃米爾·齊奧蘭（Emil Cioran, 1911-1995），法籍羅馬尼亞作家。

## 我是王維林（一九八九安魂曲·第六章）

（美國攝影記者查理斯·高爾（Charles Cole）從北京飯店高層窗戶裡拍攝的圖片，多年以後，仍然震撼西方神經。這張圖片攝於1989年6月5日中午。那時，軍隊血洗木樺地隨後控制了天安門廣場，少數勇敢者和悲憤的家長們，六次試圖進入廣場尋找自己孩子而被槍彈擊退打散。這是最後的抵抗，北京被擊中了喉嚨，負重倒下，在驚恐、悲憤中歸於沉寂。就在此時，一位青年手無寸鐵，拎著背包，走上長安街心，面對坦克裝甲陣列站立。中文世界稱這個青年叫王維林，英文世界稱這位青年是“Tank Man”（坦克人）。大約十分鐘之後，他被幾個人擁圍著離去。從此世間再無他的音訊。唯有這張圖片和鏡頭忠實紀錄了這歷史的瞬間，成為永遠的定格。）

### 我是王維林

一個沒有刪除就消失的名字  
一個沒有告別就終止的性命  
一個不再有溫度的存在  
一個神秘失蹤的青年  
在那個子彈穿過的早晨

### 我是王維林

隻身面對長驅列陣的坦克  
我站在世界最長最寬的街心  
手中的袋子甩動自由的定律

雙腳騰挪擋住裝甲的行進  
在那個嗜血的早晨

我是王維林  
背影勾住了全世界的眼睛  
對峙攝取了四海五洲的心魂  
鏡頭定格為震撼世界的畫面  
畫面刷新了所有大師的傑作  
在那個萬古不赦的早晨

我是王維林  
在漫長殘忍的閹割之後  
我是中國尊嚴的守夜人  
隔代傳承往聖先賢的基因  
生命複製萬世不絕的勇氣  
在那個四九年後唯一的早晨

我是王維林  
山海經奠基我的骨骼脈絡  
經史子集塑造我的血脈精魂  
履帶可以輕易輾過我的身體  
但即使一萬次輾壓我依然站立  
在那個三千年後的早晨

我是王維林  
是大陸總要旭日東升  
是人類終將公義和平  
即使時代穿上盛世的名牌行頭  
即使長街生長遺忘的水泥叢林  
我作證，在那個硝煙瀰漫的早晨

我是王維林

代表血泊中倒下的北京  
象徵人類自由精神  
在長安拆除柏林牆第一塊磚石  
從中國結束世界冷戰的命運  
在那個紅色喪鐘敲響的清晨

我是王維林

當你沐浴冬季大雪飄灑  
當你迎面秋天落葉繽紛  
當你仰望舒雲長空漫捲  
當你聽見排浪江河翻騰  
那是我，來自那個不朽的早晨

我是王維林

悲歌如訴我就在你們中間  
我也將指揮歡樂的凱旋  
不必再找尋我吧，朋友  
我訂購了永遠在場的歷史門票  
自從那個永不消失的早晨

為八九六四安魂曲交響樂合唱隊而作

寫於2012年2月

增補修改於2012年6月

## 血 國

走一步踩一腳鮮血，這是我的國度。  
舔一舔吞一嘴鮮血，這是我的國度。  
呼吸一口兩肺也灌滿了鮮血，這是我的國度。  
我每天聽著鮮血浸著鮮血吃著鮮血  
拳打腳踢不打不踢都是鮮血，  
鮮血從無凝固，  
疼痛從未停手，  
畜牲從未惡化成人，

都是我的國度。

我們於其上耕種，  
做節，  
讀書，  
血的種籽鼓脹著爆出來，

寄這血書信  
給無處不在的你。

我的，  
你的  
國度。

我們

流慣了血  
痛慣了的

群獸，

看一看猩紅色的天，  
竟不再把它  
比做黎明。

2012.6.8

## 連陰天——兼懷吳寅

連陰天，  
遺落在晾衣繩上  
雨燕的細絨

成團雲朵裡，滴墨的筆芯  
寫吧，在審查中品茗！

筆亦從容，歌以詠傷  
於此停雲時分  
煮沸心頭一滴水

且問師：度惡何如？  
為碎地獄！

連陰天，母親改舊衣  
百片裁為一衲袍  
反舌無聲禁  
北平春無色。

2013.4

## 雨。六月

雨，從夢裡揪住窗簾的手  
一盒洗白的錄音帶或彩磷火柴

雨，擦不亮的白日  
透過紗簾撕裂的口子  
一次長久的自我審視

鳥兒被熄滅在樹梢  
風兒被掐斷

洋火廠溫暖的產值  
在收縮的大盤裡

雨，肥腴的表達

而黎明  
，，，國槐齒縫裡爆發鳥類的  
合唱。

2013.6

## 百鬼夜行抄——『六四』二十四年祭

點著白燭的時候。  
我們也如靈魂照像於激流。  
點著白紵的時候。

勒緊飄帶的時候。  
我們若新鬼學舊哭於閃電。  
勒緊殍殆的時候。

唱出裂帛的時候。  
我們一絲不掛行走於忘川。  
唱出罹厄的時候。

割裂家國的時候。  
我們考槃在失玄馬的春山。  
割裂頰馘的時候。

買賣醉梟的時候。  
我們傷足在自殺者的苦林。  
買賣罪銷的時候。

以血洗衣的時候。  
我們見無頭之倒影於銀河。  
以血翕翼的時候。

剪紙手銬的時候。  
我們越獄乃四蹄羈絆牽火。  
剪紙守犒的時候。

檢點悔書的時候。  
我們的十指緊扣如劃匕首。  
檢點彗束的時候。

拆離骨骼的時候。  
我們是新蓮渾忘初嬰故夢。  
拆離鵠鵠的時候。

數到一百的時候。  
一億個名字借用我們屍體。  
數到溢白的時候。

一億零一顆，星球晝行。

2013.5.28 零時

## 今天菊花開遍原野

今天冰雹打壞了司法院的屋頂。

今天有人在電視民調上寫追悼詩。

今天暴雨趕來聲援維園的燭光。

今天伊斯坦堡的警察退去，被噴霧打瞎的人群守住了綠地和老樹。

今天中學查禁了學生的刊物。

今天大人惱羞成怒，不再和小孩說話。

今天統治者宣稱救世主是丑角。

今天菊花開遍原野。

今天你像一個傻逼一樣站出來。

今天天安門如24年來一般平靜。

今天到處找不到今天。

不足為奇，我們沒有忘記昨天的血，沒有停止探問明天

的光。一腳踩在過去，一腳踩在未來。

今天我為你讀這首詩。

\*據《蘋果日報》2013.6.4即時新聞：

今天是六四24周年，中國之前不但長期在網路封鎖「六四」一詞，今天甚至連「今天」一詞都封鎖了。《蘋果》記者今天在中國「新浪首頁」，以及「新浪微博台灣站」上打了「今天」兩個字搜尋，不料竟都出現「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今天』搜索結果未予顯示」。

\*\*「菊花開遍原野。」「像一個傻逼一樣站出來。」為艾未未〈傻伯夷〉歌詞。

2013.6.4

原載《衛生紙+20》詩刊，台北：黑眼睛文化，2013年7月

## 南京2013——兼致黃梵、明慧、蘇小北

金陵王氣  
被拔地而起的高樓  
踩在腳底  
吞聲無語

一片降幡  
以房地產廣告的面目  
興高采烈地  
將整座城市獻出

詩人壓低帽沿  
像民國初年的小孩  
等在路邊  
把商賈的鞋面擦亮

八九年的學生  
重新投胎  
在一樣的年紀上街  
卻迷失在新建的地鐵裡

每個街口，電子監控著  
任何違規違法犯行  
堵在路上，司機搖下車窗  
驀然聽見老梧桐的低吟

今天最危險的  
可能是停車場的車輛  
是埋在書中的詩行  
是挖泥船還沒挖起的淤沙

偉人閉門謝客  
他的名言四處懸掛  
「天下為公」的「天下」  
如今也許只意味著「天天下雨」

雨忽大忽小  
就是不肯停  
所有人踩著濕了的鞋襪  
行過圍牆的告示：「有困難找警察」

我脫下襪子  
走進書店  
在撲鼻的咖啡香裡  
尋找窩藏的切·格瓦拉

2013.6.8

原載台灣《聯合報》副刊2013年7月11日

## 歷史的命運

歷史，推開死亡，來到黑暗  
冰冷的無情，席捲肅殺的荒原。天，已經很老  
一片片凍土，艱難地呼吸，撕扯醬黑的骨肉  
除了歷史，天地，不再堅強。包括人，包括那條通往明天的道路  
不遠處，一堆銅鏽的骸骨，住在黑暗深處，黑色，而又無助。  
它的呼吸，它的吶喊，沒有人看得見，沒有人聽得懂

不讓人把頭顱，抱在懷裡。石頭，炭渣，鐵屑，和許多歷史  
走路的聲音，孤單地醒來。無數血與火地較量，  
張開一隻隻黑色的眼睛  
望著今生和來世。他們在想甚麼？他們為甚麼會把一點點希望  
扔進惡夢的苦澀？歷史真的十分無情。生活，下滿迷霧。許多翅膀，  
撲騰著跳躍的掙扎。密密麻麻的眾生，推湧各種各樣的欲望  
在歲月中行走。沒有命運可以選擇

話題敏感而又疼痛。聲音尖銳而又痛苦  
歷史的一切，等待著陽光，等待著力量，等待著思想  
點亮的光明，把眼睛點燃，把黑暗點燃

呼吸吧，塵土。吶喊吧，太陽。許多人擁擠在歷史的路上，骨肉在分離  
思想在墮落，靈魂，看不見幻想。歷史，抱著頭顱和四肢  
坐在塵世的一角，一聲聲號角，還在等待，音符的飛翔

堅硬，固執，一頁頁史志，划動氣流的聲音

像煙雲，在迷霧中旋轉。土地，一直沒有真正認清  
眼前的人，那麼多人，那麼多歷史的面孔，擁來，還在擁來  
看著眼睛，看著頭顱，看著紛紛受傷的理想。看著鮮紅的內心  
歷史的命運，來了麼？人，都來了麼？數不清有多少  
熙熙攘攘的欲望。活了那麼久，  
命運們等待著，觀察著，不露聲色，不著痕跡

這是無心的塵埃，這是榨取鮮血和骨髓的人，這是活著的機器  
這是行走的肉體，這是掙扎呻吟的貧民，這是痛苦的骸骨，  
這是引領大眾的思想者，像物質，出生、繁衍，和死亡  
這些小小生物，在歷史的煙雲中體會著生死和恐懼  
沒有人在乎失去甚麼。擁擠的死亡，堆滿時間。一群群棺槨  
盛滿人世的艱辛，走進黃土。很多淚水，出現了  
感動的招魂。看得見時光的號角，鼓動著腮幫，大音吹奏著蒼茫

空氣，沉悶飛翔的聲音，撕扯著歷史，厚厚的帷幕  
天啊，要來的，都來了。死亡，神聖的意志，頑強，不可避免  
大地，喚不醒頭顱，黑色的眼睛。只剩下淚水，在地底下呼吸  
無邊的黑暗，在死亡中靜靜流淌。嗆血的天空，推開地心的窗戶  
物質消失了。塵土在繁殖。人的生命，在黑暗中散開  
沒有窮盡的欲望。天地之間，歷史，懷抱著頭顱和四肢  
頑強掀開黑暗的一角。一切都正在醒來，一切都在稀薄的空氣裡  
席捲肅殺的時間。歷史，作為人，偶爾寫下的良知，撐開漂亮的羽毛  
在空中，劃破黑暗，劃破光，劃破宇宙，物質之光。嗚呼，歷史之光

2013年9月27日

## 橡皮攤的鬼

凌晨十二點

（不以零點起步）

西方人慣用慶賀的招數

倒計以慰虛實相和

一根紅燭，六十三根白燭

他頂開東邊廣場膝蓋

莊嚴猥瑣地逃出

白骨迸濺尾隨著華衫

福爾馬林澆灌肉身

吸附所有致癌物

「我的臣民」

他狂哮。

「臣民，我的螻蟻」

他狂哮。

扭曲的脖頸和扭曲的眼凹

斷裂的骨骼帶來

一陣嘔吐的倦意

軍裝筆挺的衛士巡邏

踩到一地玻璃的碎渣

——鬧鬼了！

他狂哮。

——鬧鬼了！  
形體軟化變作字母  
癱軟，蜷曲，凝固

後來橡皮攤的鬼  
在佔地一個國的廣場  
遭到六十四個書生綁架  
有人勸有人奔  
有人冷眼速速回家  
「不在我的管轄範圍」  
那位抖一抖肩膀  
嬉皮笑臉的植物人說

寫於2013.10.1

## 友愛（或天安門之歌）

我於我的奇思中去回味化不開的蜜，  
彷彿在飛著，一個極為沉重的輕巧，  
它因為我的省心而負疚，  
不敢把現在視為永恆，  
我有時想就此罷休，  
窮盡一時，之後可以放開自己，  
接受任何不幸，  
於我的殘缺處，天光  
耀眼，如你點菸時劃過的火焰，  
我盯著石頭塑造的神發呆，  
彷彿為婚姻討回永久的美滿，  
聽取一個嬰兒的哭聲，沿著寺廟高飛，  
於黎明迎接晨光一般的清冷，令城市埋伏在過去的歷史當中，  
我有一種痛失的快樂，彎腰撿拾未來，  
一個陌生人從屋外走過，  
高聲尖叫，  
故事被隔離在一個普通人的生活裡，  
它也許就是一陣風聲，我們不能去傳播這種想像與猜測，  
因為它在激發愛，讓兩個身體去抵擋危難，  
為少女的成長留下記憶，記住的，就是溫暖，  
跟一朵花的開放一樣，雨水落下來，泥土吸進去，  
是在空中出現了花瓣，  
穿越四季的雪，更是突出了它的品格，  
而我是在任何人都看得見的地方顯露了我的笨拙，

他人的美德圍在四周，  
對我來說，是恩惠和友誼，  
以至於無以為報，  
敗壞了人世間的耐性，  
但若兩人長久相處，經歷革命，  
開創一個新的國度，互為長短，  
在臨近背叛的邊緣回過頭來稱呼幾聲戰友，  
在功勳卓著時低頭思過，承認自己脫離過黨，  
以此表白忠心不二，讓不安寧的一方捏住短處，  
再無別的可想，惟有恨入骨，  
將整個身體重新支撐起來，  
氣未斷，  
危險怎麼也離不開身，  
遷就的一方是最安全的，  
倒逼的一方八面受敵，  
與人民為敵，官僚為敵，同黨為敵，敵無形，  
睡著了，是敵人加害的時機，  
眾人在廣場上高呼萬歲，活著死後皆是神話，  
也有同氣相求的一對，  
賜予福字，  
取回家，修一山，藏在山中，  
難道不知他，富可敵國，因為要得到霸氣，  
而捨福氣給親臣，用他的邪氣去平衡正道，  
如果我死，你則不能活，  
滿門抄斬不傷國戚，這是一個成全的方法，  
恩威並重下的愛，  
留給後人萬古不朽的秘密，  
兩人治國，原來有這樣的小巧，  
爾等寡民相見甚歡，  
愁無名，

隱於自我相欺，  
名山古剎，等於鬧市半日閑，  
喜窮，仇富，在山腰上聽叮噹，  
只有三能突破二，我站在兩點之間，  
一邊是水塘，一邊是良田；一邊是流水，一邊是高山；一邊是天空，  
一邊是海，  
左邊是男，右邊是女；兩邊是友誼，中間是愛，都說理想主義，  
有一桿長槍專挑戰風車，  
個個把它捧在手中，一頁一頁，翻笑個不停，  
現實有很多漏掉的便宜，可以買賣，  
朋友挨個換，只有永遠的利益；只有恩格斯成就了馬克思，  
親愛的提奧成就了梵高，娜杰日達·曼德施塔姆發揚了曼德施塔姆，  
竹林美化了七賢，樂得不出山，三顧茅廬之後留下忠義二字，  
音樂創造知音，龐德創造艾略特，  
維特根斯坦在羅素的客廳裡沉默，  
有多少人生活在不可知裡，  
就有多少人生活在神秘的王國，  
它是卡夫卡寓言中的城堡，周圍是羅馬廣場和紅場，  
區別於巴黎聖母院，沒有絞刑架，流浪漢和丐幫，  
是一塊墓地，死亡是權力的中心，  
遊客，訪民，士兵，便衣警察，川流不息，  
遊行慶典，散發傳單，自焚，爆炸案是它的節目，  
它在朝霞與落日之間顯示威儀，  
單個的人極其渺小，像一個失去身體的幽魂，  
通過課本種植在最幼小的心靈，  
終其一生，夢想著為它朝聖，  
好大啊，有人流下了眼淚，哽咽著說不出話來，  
它時常隱藏於文明世界的陰影裡，  
我伸出全能的手，舉過額頭，  
蓋過天安門層樓上的瓦片，為失去友愛的王君

深思片刻，多少無知的少年瘋湧而至，  
帶著泥土上的露水，和工廠裡冒出的濃煙，  
陽光把行人的影子貼上高牆，  
這是有形的權杖，無形的權威空中高懸，  
逼視江河，湖泊，每一寸土地，  
團結者是陽謀，向背者疑為陰謀，  
都是大地上的異鄉者，讓彼此不得安生，  
製造恐懼，壓抑個性，傳播謊言，  
自負，自欺，修習犬儒，事實上，  
誰的手，能搓斷友誼的鏈條？  
一個拳頭，象徵自由，公義和愛，  
那是成千上萬雙手緊緊相握，  
而我，必須正視：我的殘缺，  
行眾人之禮，穿行街道，山路，  
行渡，空中飛行，雲組成叢林，  
廣袤無邊，轉眼匯聚雲海，  
屬於每一個我，高高在上。

2013.12.1-4

## 風，醒自於劫餘

我們為土地付出了十個天空的代價  
——曼德斯塔姆

那是父兄們靜坐的廣場  
鴿群的羽翅正懷抱著最熱的隱喻  
向夏天俯衝  
一些破碎的影像此時此地  
正在倒帶、播放  
所有充滿血腥的舌尖  
靜默如一場冬日的葬儀  
繁複的，零碎的  
死亡氣味的

一個謊言的美好  
宛如我們不得不凝視的存活之種種  
宛如和平盛況下虛構的山蔭和海洋  
風醒來，在壁與壁之間擺盪  
顯影其上是瘋狂的火焰  
與靜默的隊伍  
驅趕、獵殺，奔逃四散  
所有的驚恐在暗夜火光中  
形容枯槁

屍橫遍野。

活下來的人們終日流離失所  
越來越多的雨落下來  
越來越多的人們加入送葬的行列

始終靜默，卻隆響四起  
三十年後的廣場  
大部分的記憶都尾隨風走入空屋  
稀薄且痛，輾過曾經青春且輝煌  
熱烈被談及又永不能說起的昨日  
那些殷紅得冒出血來的嗓音  
正在百劫後的廣場低低地  
唱著同一首歌

2013.12.13

## 廣 場

廣場上有很多人  
他們長則千歲，少則雙十  
東、西穿越時  
他們鼓盆而歌  
儘量縮短我們的間距……凌空尋找蟲洞  
和奇點……是因為，他們要會見異數和外空？  
是的，他們要戰勝死神和死人……  
穿越過來的人，會見了千年後  
六四或者六三中間的人群，那些生生又息者  
——他們之間，可曾對話？可曾嚎哭？  
是的，影子間靈魂和實體有了對話  
借助一種世界的語言，一朝托起太陽  
又捨不得月光奏鳴的時刻  
他們的帳篷，正在訴說著  
西方結束而東方開始的故事  
(但是，西方真的結束了嗎？)

廣場上有很多人  
他們是逝者，是活著的人  
他們忽略天外來客，帶來了名分不同  
來歷相同的旗幟和象徵  
他們把廣場看成神殿和議會的所在  
辯論，再造了辯論的歷史  
音符中炙熱的火焰噝噝燃燒

在死者和復活中間，千年的傳統  
不曾凋敝，不曾轉向，不曾疏離  
我看見六五上午，廣場升起黃霾  
身裹著壓迫和自由之輪者，搶前滾動  
他們血跡斑斑  
……時過多年，希臘的半島夭折了  
拿破崙的金幣蛻化了  
金錢邀買了更多的說客  
放棄廣場，讓她變成一場死海  
一本古卷，……但是，人心尚能聚會  
就像從羅馬到神聖，AGORA——廣場  
她歷經滄桑，從來不會缺席  
（但是，東方，真的開始了嗎？）

廣場上有很多人  
雲布晦明，花朵，在一千頂帳篷裡開放  
營造廣場的朋友，也是花朵的種植者  
雖然，她們尚不能辨識百魅  
是我們，一起走到偶像面前  
把一種莫名的光華，就此分享  
環城的護花，早就人去樓空  
而廣場上，「這個人」，回光向日，立莖挺身  
雖然，使命讓這裡的人，一度尊嚴環繞  
天使復活而自然誕生，究竟該屬何日？  
愛，和很多魔鬼對峙，時間固然長久  
折臂的維納斯，現在忽然轉回  
舞姿燃起心血，一股火焰騰空而升  
她的飛翔沿途復原，而復活之路  
開始了，但丁的又一次「新生」  
天空，如今歸於大地

大地，仍舊面對上神  
人群一日奔跑，萬日不竭  
……廣場的結束，當然，就是廣場的開始  
人一神，集於一身，從他們，變成我們……

廣場上有很多人  
廣場上一人皆無  
西山的雲彩被染紅了，東方的朝霞被塗黑了  
廣場是一副大山之圖，勢如我們的馬丘比丘  
那一座升起的大山，和她的倒塌一樣雄偉  
有人呼喚格爾尼卡，英雄和戲子們四散奔逐  
我被擠壓到小巷裡面，記憶昨日的死亡和婚禮  
那是一場異樣的讚歌，紅色，依舊成為圖騰  
一場為了分離，悲淒和再生的離別  
早就消逝，而又無處不再  
她們敘說著生命的力，於畢加索的年代  
不是為了樹立牛頭馬面  
組成廣場的年代短促而久遠  
為了虛擬而實際，我們從這個廣場走到那個廣場  
而坦克不能阻止方向和路徑  
就在這片新的格爾尼卡廢墟上  
東、西合璧，人一神聚在  
呈上一顆目滅光在的玉石  
她，閃耀著生、死兩重光輝

2013年12月

## 敏感詞

艾未未/革命/廣場/槍聲/六四/十八大/共產黨/法輪功/毛澤東/文革/中共/You Tube/習仲勳/習近平/李鵬/鄧小平/趙紫陽/胡耀邦/New York Times/紐約時報/色情/男根/女陰/廖亦武/溫家寶/溫總理/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周永康/中國民主黨/胡錦濤/谷歌/Google/零八憲章/南方周末/民主/自焚/天主教/耶穌基督/達賴喇嘛/希特勒/西藏/獨立/東土耳其/勞動教養法/勞教/人權/權益/佔地/新疆/城管搶屍/集合/遊行/抗議/公安/許志永/薄熙來/毛臘肉/違法運動/五毛黨/今天/和諧/翻牆/64……

## 平庸導致的邪惡

從德國逃到美國心口如一的大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同名電影裡洋溢著成年女人的智慧和感情。對她來說愛是永存的，永遠是現在時的，她的愛只針對個人，不賦予哪個民族哪個國家。思想就證明活著，思想沒用，卻讓人成為人，就像詩一樣。（最後一點是我加的）。

平庸導致的邪惡（banality of evil，是阿倫特對現代

集權制度的一種批判) 是否存在? 平庸的「隨大流」、  
「緊跟形勢」是否存在? 平庸的道義冷漠是否存在? 平  
庸的「極度消費」是否存在? 平庸的不思考是否存在?

平庸的不讀詩確在。

## 事的四季歌

岸上的青草，明天的青草，  
細雨毛茸茸，而生在心坎的草  
鋤也鋤不盡，蕭紅說。

出水的就要面對，茁壯而簡直  
攪拌遺忘的深淺和幸福感  
易碎的沉積。只有風追問，蓮葉何田田？

算帳和收穫關於過去也關於未來  
這時候這裡寫下的一行挑剔這裡這時候  
躲在葡萄架下品嚐白雲的無為。

看不透這場肥皂劇，猜不出黨魁心計  
避不開河邊污泥，聽不清錄像裡村長在說甚麼  
只覺得經濟不是泡沫，百姓不是，雪也不是。

以上3首選自作者詩集《這還不是早晨（2009-  
2013）》，待刊行

## 記憶：土色瓦片與黑樹枝

——獻給六四死難者

一個人想在冬天裡忘記夏天  
這個人多麼渴望指縫能忘記手指

這個人與那個人忘記一棵乾枯的樹，街上有風吹過  
那個人告訴其他人沒有夏天會在冬天裡被記起

一個人精神憂鬱，夏天每天消失  
這個人眼看大街上的人都在冬天出生卻在夏天死去

沒有人記得夏天住著多少人死了多少人  
空空的房屋沒有窗戶

一年裡只有一個月模糊不清  
一個人透過影子為一棵樹包紮傷口

這個人看著土色瓦片上的枯樹枝精神憂鬱  
這個人患了嚴重時間強迫症

她把自己倒掛在樹上讓冬天向下  
像壞了的時鐘堅持逆向行走

一個人像壞了的時鐘與自己行走

2014年1月12日 CHINA HILL

## 祭壇與其他

### A. 祭壇

火焰燃燒過後  
除了灰燼  
就再也不剩下甚麼了——  
1989年的一段時間裡  
一叢叢的火焰  
不分晝夜地  
在大街上，在廣場上  
燃燒，仿佛是梵高的向日葵  
和鳶尾花

一群又一群的人  
行走在烈日下  
行走在漆黑的夜中  
從雞鳴寺到鼓樓  
從金陵飯店到中山門  
瘋狂地呼叫  
呼叫，呼叫  
他們像是在呼叫一個祭壇  
一個把自己和同類推上去的祭壇

## B. 恐 懼

恐懼來了  
它來的時候悄無聲息  
像古代諳熟輕功的劍客  
用劍一下子抵住對手的喉嚨

恐懼是H7N9一樣的病毒  
它潛伏在雞身上  
然後安靜地等待  
經過它身邊的買菜的人

恐懼，吹起悲傷的安魂曲  
撫慰著路燈下絕望的臉龐  
在深巷的拐角處  
它說要嫁給每個飛奔的背影

## C. 腐 爛

誰說腐爛不是一種樂趣？

在腐爛的庭院裡  
跳中世紀的舞  
與枯枝敗葉一起  
享受落日的輝煌

還要腐爛下去嗎？  
這取決於一種價值的判斷  
還要腐爛多久？

這考驗著人們忍受的限度

炊煙繚繞的屋頂

升起無數的PM2.5一樣的鄉愁

這裡雖不是天上人間

卻也可成為外星人臨時棲息的家園

#### D. 咒 語

當時間的沙丘坍塌

祭壇終將顯露出來

火焰早就熄滅了

火焰再也不會燃燒——

在冰冷的祭壇上

只剩下1989和64

這兩組無情的數字

編織成的魔法咒語

眾生期待有一天這咒語

被解除，或，被摧毀？

歷史往往選擇

錯誤的一方

寫於2014年2月13日

## 悲哀也該成人了

一拖就是多少年啊  
那時候的死亡也長大了  
大到悼詞也能生兒育女了  
一部分留在那年的我也長大了  
儘管長成了一個被攔截的網址  
但學會了翻牆翻柵欄  
翻閱歷史的沉冤

激情的長鳴沒停過  
長鳴上也疊加著新鮮的花圈  
但這遠遠不夠表達對現實的質疑  
為甚麼霓虹燈下  
整個世界的黑白可以互相祝酒  
為甚麼每次我上街散步時  
總能看見一些名叫遺忘的人  
在廣場上朗誦未來

2014.2.

## 二十五年前的中國夢

天堂感知不到  
血液  
地獄感知不到  
眼淚  
人間感知不到  
感知者

欲望的霧霾  
從放牧良知的草原  
漂來  
空氣中的  
懸浮物  
惡毒如  
教科書所掩蓋的  
白骨千里的  
懸案

那些未曾消化的  
歷史悲哀  
腐蝕每一個  
渴望自由的細胞  
在互相毒害中  
進化成征服世界的  
喪屍

或  
蝗蟲

放眼看去  
那些俯吮權力唾沫的  
喪屍  
正是二十五年前  
在自由浪潮中  
曾經朝拜真理的  
信徒

生產力和破壞力  
是同一個硬幣的  
兩面  
第三面是  
一雙空洞的眼睛

以欲望為燃料的  
車輛  
跟二十五年前的  
子彈一樣  
呼嘯於一座  
王府林立的城市  
一些碎片  
依然刺痛著  
保有夢想的地球的  
良知系統

一位士兵  
守衛著城牆上那位

可以把一切轉化成仇敵的  
偉大的  
魔術師  
大地  
在其偉大中  
顫抖和收縮  
於是  
樓價在其偉大中  
超英趕美

歲月  
緩慢而不可阻擋  
像一列進入古城的  
坦克

另一位士兵  
揚起了一面冰冷得  
讓血液凝結的  
紅旗  
肅穆如  
鐵甲前無所畏懼的  
那位勇士  
提著的  
只是一個  
血紅的塑膠袋

同一種血  
同一種紅  
不一樣的恐懼  
污染著同一個良心

別人的現實  
是我們的夢想  
別人的天堂  
是我們的地獄  
別人的自由  
是我們的枷鎖  
別人的我們  
正是我們的別人  
別人和我們之間的  
壕溝  
是一條淌滿血液的  
河

溫暖絕望的  
為何永遠只有血液？

2014.2.24

## 你貧乏得只剩下國家

你貧乏得只剩下國家  
張口閉口都是你回不去的中國  
中國是一張巨大的盾牌  
你用它來遮掩自己的懦弱  
來阻擋襲來困難和責任

你不敢把溫暖的陽光  
清潔的水和空氣，歡愉的心情  
也當作自己的權利  
你活著就要受罪  
要實踐愛國主義的童話

你不敢把國家當作看門狗——  
好狗對主人搖頭晃尾，抵擋外人  
壞狗對外忍讓，專咬主人  
你不敢揪住那狗的耳朵  
告訴它「再胡來，就沒飯吃」

其實，你只是一粒  
從中國的齒縫間滑落的米  
而你卻把它當作神  
當作你的宇宙——  
你苦難和幸福的依據

## 中 心

你必須守住自己安靜的中心  
在那裡做只有你能做的事情  
如果有人說你是瘋子或傻瓜  
就讓他們饒舌去吧  
如果有人誇你執著  
也不必歡喜，只有孤寂  
才是你永久的朋友

你必須守住自己偏遠的中心  
天搖地晃也不要遷移  
如果別人以為你可以忽略不計  
那是因為你堅守得還不長久  
只要你年復一年原地不動  
終有一天你會發現  
一個世界開始圍繞你轉動

2014



## 作者簡介（按書中分輯排列序）

沈澤宜（1933-），現居中國。

崔衛平（1956-），現居中國。

孟浪（1961-），現居香港和美國兩地。

阿鐘（1959-），現居美國和中國兩地。

劉霞（1961-），現居中國。

廖亦武（1958-），現居德國。

焦桐（1956-），現居台灣。

鬼叔中（1967-），現居中國。

桑克（1967-），現居中國。

顏艾琳（1968-），現居台灣。

唯色（1966-），現居中國。

簡政珍（1950-），現居台灣。

羅任玲（1963-），現居台灣。

王丹（1969-），現居台灣和美國兩地。

馬蘭（1963-），現居美國。

殷龍龍（1962-），現居中國。

馬博良（1933-），現居美國。

李劫（1955-），現居美國。

馬少方（1964-），現居中國。

趙思運（1967-），現居中國。

劉漫流（1962-），現居中國。

野夫（1962-），現居中國。

也 斯（1949-2013），居住香港，已故。

浪 子（1968-），現居中國。

蕭開愚（1960-），現居中國。

徐敬亞（1949-），現居中國。

楊小濱（1963-），現居台灣。

周倫佑（1952-），現居中國。

島 子（1956-），現居中國。

郁 郁（1961-），現居中國。

貝 嶺（1959-），現居台灣和美國兩地。

家 路（1963-），現居美國。

邱正倫（1961-），現居中國。

羅 青（1948-），現居台灣。

俞心樵（1968-），現居中國。

季 風（1962-），現居中國。

葉 輝（1952-），現居香港。

瀟 瀟（1964-），現居中國。

宋 琳（1959-），現居中國。

黃 翔（1941-），現居美國。

劉曉波（1955-），現居中國。

雪 迪（1957-），現居美國。

曾 宏（1960-），現居中國。

汪建輝（1966-），現居中國。

杜 力 (1970- ) , 現居中國。  
李必豐 (1964- ) , 現居中國。  
李知行 (1970- ) , 現居中國。  
黃燦然 (1963- ) , 現居香港。  
蔣 浩 (1972- ) , 現居中國。  
寒 煙 (1969- ) , 現居中國。  
亢 霖 (1973- ) , 現居中國。  
駱 駝 (1963- ) , 現居中國。  
斯 平 (1960- ) , 現居中國。  
顏 峻 (1973- ) , 現居中國。  
麥 芒 (1967- ) , 現居美國。  
廖偉棠 (1975- ) , 現居香港。  
東蕩子 (1964-2013) , 居住中國, 已故。  
伊 沙 (1966- ) , 現居中國。  
師 濤 (1968- ) , 現居中國。  
申屠嘉 (1984- ) , 現居中國。  
力 虹 (1958-2010) , 居住中國, 已故。  
沉 戈 (1961- ) , 現居中國。  
楊 煉 (1955- ) , 現居英國。  
孫 磊 (1971- ) , 現居中國。  
余 叢 (1972- ) , 現居中國。  
洛 謀 (1984- ) , 現居香港。

小 招 (1986-2011) ，居住中國，已故。

余 杰 (1973- ) ，現居美國。

江 濤 (1967- ) ，現居香港。

夢 笛 (1970- ) ，現居中國。

風 (1968- ) ，現居中國。

唐不遇 (1980- ) ，現居中國。

唐丹鴻 (1965- ) ，現居以色列。

明 迪 1960年代生人，現居美國。

李 笠 (1961- ) ，現居中國和瑞典兩地。

王 敖 (1976- ) ，現居美國。

趙 卡 (1971- ) ，現居中國。

李景冰 (1961- ) ，現居中國。

袁兆昌 (1978- ) ，現居香港。

雨 田 (1956- ) ，現居中國。

王 藏 (1985- ) ，現居中國。

黃 梵 (1963- ) ，現居中國。

張 杰 (1971- ) ，現居中國。

蕭 冬 (1968- ) ，現居中國。

宇 向 (1970- ) ，現居中國。

北 明 (1956- ) ，現居美國。

曹疏影 (1979- ) ，現居香港。

陳家坪 (1970- ) ，現居中國。

- 高曉濤（1972-），現居中國。
- 鴻 鴻（1964-），現居台灣。
- 逃 荒（1971-），現居中國。
- 唐 醋（1994-），現居香港。
- 龍 青（1973-），現居台灣。
- 劉自立（1950-），現居中國。
- 張 耳（1960-），現居美國。
- 井 蛙（1975-），現居美國。
- 吳晨駿（1966-），現居中國。
- 嚴 力（1954-），現居中國和美國兩地。
- 凌 谷（1976-），現居澳門。
- 哈 金（1956-），現居美國。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六四詩選 / 孟浪主編. -- 初版. -- 台北市 :  
黑眼睛文化, 2014.05  
面 ; 公分  
ISBN 978-986-6359-39-2(平裝)  
831.86 103005703

## 六四詩選

An Anthology of June Fourth Poetry

主編 | 孟浪

題字 | 陳世憲

設計 | 吳慧雯

出版 | 黑眼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 10049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北路5巷9號3樓

電話 | (02) 2321-9703

傳真 | (02) 2321-9713

E-mail | darkeyeslab@gmail.com

印刷 | 鴻柏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 | 2014年5月

初版二刷 | 2014年6月

定價 | 新台幣350元

ISBN | 978-986-6359-39-2 (平裝)

【主編簡介】

孟浪，本名孟俊良，一九六一年生於上海吳淞，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二年就讀於上海機械學院（現名上海理工大學）。讀大學期間開始文學創作並投身非官方的地下文學運動，先後參與創辦和主持編輯《海上》、《大陸》、《北回歸線》、《現代漢詩》等多種詩歌民刊。一九九五年離開中國，應美國布朗大學之邀任駐校作家（一九九五至一九九八），也曾任《傾向》文學人文雜誌執行主編（一九九五至二〇〇〇）。二〇〇一年參與發起成立中國獨立作家筆會（現名獨立中文筆會），任自由寫作委員會首屆召集人。著有《連朝霞也是陳腐的》（台北：唐山出版社，一九九九）等詩集四種。現居香港和美國兩地。

# 六四詩選

An Anthology of June Fourth Poetry

